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2000/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太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615 -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二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蘇文奇賞五十卷

〔宋〕蘇軾撰 〔明〕陳仁錫選評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陳仁錫刻本

.....

蘇文奇賞五十卷

〔宋〕蘇軾撰 〔明〕陳仁錫選評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陳仁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文奇賞

五十卷》提要

蘇文忠公文選序



此余丙寅削逐待泮潞
河所閱逆璫追我濟寧
藍旗白牌塞路填舟妻
孥瀕危殆于河上余呼
小艇避之十里四更歸
几案狼籍怖人哉書也
遭逢

堯舜之興攝敝衣冠事

上經筵代言貳雍較閱兩

闡多習文事言念翰墨

之林先生在焉呼之或

序

出及宣

詔寧錦之郊持

節大梁之都每携公書莊

誦數過不敢褻視重九

憇家園爰付剗劖蓋漢

唐以來能文者三人疏

廣疏受張象也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廣受兩言

序

止耳人謂國忠泰山我

謂冰山象亦兩言止耳

比元成之季頌莽譽鳳

士大夫風節掃地而後

知二疏之慮遠也唐將
相以下如張進士彖者
幾人哉身旣隱矣焉用
文之噫三人少而傳坡
公多而亦傳豈各操其
誠不言同然者歟乞身
當念早過是恐少味坡
言何似也然怪蘇文滿

天下几于寢處坐臥咳
咲詠歌皆是正恐睹指
識歸匪夷所思誦公之
詩約略可見我本山中
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
少作勉強非天稟旣得
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
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

序

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
瀋此邦東南會多士敢
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
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
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
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
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
桂釀咀嚼沙礫礮廣睂

六

序

成半額學步歸蹕蹕維
時老宗伯氣壓羣兒凜
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
淦至音久乃信知味猶
食榘至今天下士微管
幾左袵謂當千載後石
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
此學初誰訟權衡破舊

七

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
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
周孔出弟子淵騫寢却
顧老鈍軀頑朴謝鐫鏤
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
噤聊欲廢書眠秋濤春
午枕味斯言也公宗尚
歐陽以文章爲已任故

其詩曰後學過呼韓退
之韓歐皆以氣勝公昌
志以昌氣有物于中傾
倒出之晚年大悔故其
詩曰自少多言晚聞道
從今閉口不論文又曰
筆老語翻踈悔之甚也
則曰却思少年嘗聲價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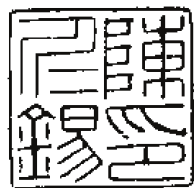
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
作叉手速公且恨不十
年讀其發憤深造今侈
口小品掇拾殘潘家置
一坡仙正公所悔也余
謝公之筆墨頗學公悔
雅不欲附會俗喙質而
少諛昔也呼公韓退之

序

十一

不喜豈今日相隨患難
間敢一字媚公哉

崇禎辛未仲冬旣望長洲
陳仁錫題于介石居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一

賦

屈原廟賦

昆陽城賦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中山松醪賦

酒子賦

老饕賦

蘇文奇賞

卷一 目次

颶風賦

復改科賦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

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形勢不如德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書論

禮論

蘇文奇賞

卷二 目次

春秋論

鄭伯克段于鄆論

黑肱以濫來奔論

秦始皇帝論

魏武帝論

管仲論

孫武論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

論

留侯論

賈誼論

晁錯論

霍光論

思治論

正統總論

正統辨論

蘇文奇賞目次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續歐陽子朋黨論

治道道德論

治道刑政論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

論

養士論

秦論

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論

管仲論

周東遷論

始皇漢宣李斯論

經義

蘇文奇賞目次

君使臣以禮

問小雅周之衰

問大夫無遂事

過英進讀

狄山論匈奴和親

講筵進記

書韓維讀三朝寶訓

策問

私試策問四首

雜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蘇文奇賞
卷四 目次

工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五

策略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策別課百官一

策別課百官二

策別課百官三

策別課百官四

策別課百官五

蘇文奇賞
卷五 目次

十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六

策略

策別安萬民一

策別安萬民二

策別安萬民三

策別厚貨一

策別厚貨二

策別訓兵旅一

策別訓兵旅二

蘇文奇賞 卷之六 目次

策斷一

策斷二

策斷三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七

策略

御試制科策 并問

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 狀問

蘇文奇賞 卷之七 目次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八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晁繹先生詩集序

樂全先生文集序

田表聖奏議序

晁君成詩集序

邵茂誠詩集序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文奇賞

卷之八

徐州鹿鳴燕賦詩序

南行前集序

送章子平詩序

送水丘秀才序

送張道士序

牡丹記序

說

剛說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九

記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醉白堂記

李太白碑陰記

凌虛臺記

眉山遠景樓記

墨君堂記

寶繪堂記

蘇文奇賞

卷之九

墨寶堂記

放鶴亭記

石氏畫苑記

文與可畫竹記

游桓山記

石鍾山記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

記

睡鄉記

雪泉記

錢塘六井記

獎諭勅記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

順濟王廟石碣記

子姑神記

蘇文奇賞目次

雪堂記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一

傳

陳公弼傳

方山子傳

杜處士傳

江瑤柱傳

黃耳陸吉傳

蘇文奇賞目次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二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

張文定公墓誌銘

蘇文奇賞

卷十二

目次

一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三

墓誌銘

滕元發墓誌銘

代張文定作

王子立墓誌銘

朱亥墓誌銘

亡妻王氏墓誌銘

乳母任氏墓誌銘

保母楊氏墓誌銘

蘇文奇賞

卷十三

目次

一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四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蘇文奇賞
卷之十四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五

碑

表忠觀碑

淮陰侯廟碑

伏波將軍廟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峻靈王廟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五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六

碑

富鄭公神道碑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六 目次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七

銘

邁視銘

王定國視銘二首

天石硯銘

漢鼎銘

文與可琴銘

香林八節 琴銘一

南風 琴銘二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七 目次

徐州蓮花漏銘

裙靴二銘

參寥泉銘

遠遊菴銘

德威堂銘

雪浪齋銘

談妙齋銘

擇勝亭銘

頌

仁宗皇帝御書頌

石恪畫維摩頌

箴

東交門箴

蘇文奇賞

卷七

目次

二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八

贊

延州來李子贊

二跋圖贊

夢司馬相如求畫贊

孔北海贊

李西平畫贊

王元之畫像贊

王定國真贊

蘇文奇賞

卷八

目次

韓幹畫馬贊

三馬圖贊

郭忠恕書贊

文與可枯木贊

偃松屏贊

文勛篆贊

小篆般若心經贊

應夢觀音贊

參寥子真贊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九

表狀

密州謝上表

徐州謝上表

徐州賀河平表

湖州謝上表

謝失察妖賊放罪表

謝量移汝州表

乞常州居住表

蘇文奇賞 卷之十九 目次

到常州謝表一首

登州謝表二首

辭起居舍人第二狀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辭翰林學士第二狀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謝翰林學士表一首

謝對衣帶馬表一首

笏記一首

謝除侍讀表二首

謝賜御書詩表

謝三伏早出院表

謝龍圖學士表二首

杭州謝上表二首

杭州謝放罪表一首

目次

蘇文奇賞 卷之十九 目次

二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

表狀

賀坤成節表

謝再入學士院二首

謝三伏早休表一首

潁州謝到任表一首

賀興龍節表

賀幸太學表一首

謝賜曆日表一首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

謝兼侍讀表一首

進郊祀慶成詩表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二首

謝對衣帶馬狀一首

到惠州謝表

到昌化軍謝表

慰皇太后上仙表

景靈宮奉安表 代滕達道作

湖州謝上表 代滕達道作

謝量移永州表

謝復賜看墳寺表

賀冬表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

十一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一

奏議 狀書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浙燈狀

上神宗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目次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二

奏議 狀書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徐州上皇帝書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論給田募役狀

蘇文奇賞

卷二十二

目次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三

奏議 狀劄子

乞留劉別狀

乞不散青苗錢斛狀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乞張方平加恩劄子

辨試問劄子

乞錄鄭俠王游狀

論擒鬼章稱賀劄子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因論羗夏事宜劄子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乞約討阿里骨劄子

參定葉祖洽試策狀

盧君修王燦等貢院劄子

轉對條上三事狀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綴歐陽修狀劄子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四

奏議 劄子

乞郡劄子

辨舉王鞏劄子

論周穉擅議配享自幼劄子二首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論行遣蔡確劄子

論高麗進奉狀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五

奏議狀

奏浙西災傷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進單錫吳中水利狀并書

辭撰趙瞻神道碑狀

薦宗室令時狀

論積欠六事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目次

一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六

奏議狀劄子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乞免五穀力勝劄子

奏內中車亂行劄子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奏馬澈不當屏狀

奏校陸贄奏議劄子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目次

一

謝宣諭劄子

辭赴定州論事狀

乞修弓箭社狀二首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七

制勅

傅堯俞吏部侍郎制

趙瞻戶部侍郎制

田待問淮南運判制

孫昌齡知福州制

故樞副包拯男總妻崔氏封永嘉郡君制

士齋西頭供奉官制

謝卿材福建轉運制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七 目次

趙俛淮南轉運制

王誨知河中府制

邵剛通判泗州制

供奉張禧得轉官制

鮮于侁太常少卿制

范祖禹著作郎制

皇伯祖克愉贈官制

張汝賢發遣副使制

劉錫承父承事郎制

范純禮吏部郎中制

克鞏通郡防禦使制

劉瑛門門祇候制

王安石贈太傅制

陳薦贈光祿大夫制

目次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七 目次

二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八

制

楊王荆王子季騫等並遠州團練使制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制

贈司馬光曾相政太子少保制

贈司馬光祖法太子太傅制

李承之青州制

贈封韓維曾祖處均燕國公制

贈封韓維父億冀國公制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目次

蔣之奇知潭州制

范純仁加封邑制

賈種民知漢陽軍呂升卿通判海州制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庭刑部郎制

張琬衛尉寺丞韓郭立通判齊州制

喬執中吏部郎制

趙高磨助轉朝議大夫制

鮮于侁大理卿制

吳處厚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通利軍制

張問秘書監制

范子奇將作監制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制

穆衍金部員外郎制

王公儀夔州轉運使程高轉運判官制

呂由庚太常太祝制

呂大廉太學博士制

劉寔知陳留縣制

蔣之奇知廣州制

吳安持知蘇州劉理知滑州制

黎珣知南雄州制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目次

劉摯兼侍讀制

燕若古知渝州制

蕭士元知隰州趙永寧知永靜軍制

朱光庭王觀司諫制

鮮于侁左朝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制

王巖叟侍御史制

錢勰給事中制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九

制勅

林希中書舍人

司馬光左僕射追封溫國公

朝散郎殿中侍御史林旦淮南運副使制

內制教文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赦

文

內制詔勅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目次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賜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康國公判大名府韓絳上表乞致

仕不許詔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

致仕不允詔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

賜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賜呂公孺乞改授差遣不允詔

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

內制批答

賜新除中大夫劉摯辭恩命不許斷來章批

答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二首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

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

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目次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批答

賜太師文彥博上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二首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二首

范純仁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呂公著上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祝文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

生擒西番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樂語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目次畢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目次

三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

啓

謝制科啓二首

謝館職啓

謝中書舍人啓

杭州謝執政啓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

楊州到任謝執政啓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

蘇文奇賞

卷三十 目次

十

謝秋賦試官啓

謝王內翰啓

謝孫舍人啓

謝韓舍人啓

謝賈朝奉啓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一

書

上富丞相書

上曾丞相書

黃州上文潞公書

上韓太尉書

上韓樞密書

上王兵部書

上劉侍讀書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目次

應制東上兩制書

上韓魏公論塲務事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上文侍中論推鹽書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楊州上呂相公論稅務書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解字書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二

書

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

與孫知損運使書一首

與劉宜翁使君書一首

與朱鄂州書一首

與謝民師推官書一首

與李方叔書一首

與葉進叔書一首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二 目次

與王庠書一首

謝歐陽內翰書一首

謝梅龍圖書一首

謝范舍人書一首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一首

答張文潛縣公書一首

答李廌書二首

答劉巨濟書一首

答李琮書一首

答李昭玘書一首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三

尺牘

與司馬溫公二首

上韓魏公一首

與王荊公一首

答范蜀公四首

答范子豐二首

答范純夫三首

與范元長一首

與劉貢父三首

與劉仲馮一首

與滕達道九首

與李公擇七首

與錢穆父一首

與王定國八首

答黃魯直二首

答秦太虛一首

答張文潛二首

答李端叔一首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目次

十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四

尺牘

與錢濟明三首

答廖明畧二首

與陳伯修二首

與鮮于子駿一首

與張嘉父五首

與陳季常五首

答毛澤民一首

與陳傳道一首

答李方叔三首

答龐安常一首

與王魯直一首

與程正輔五首

與程全父三首

與程秀才三首

與章子厚二首

與章子平四首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目次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五

尺牘

與張君子三首

與楊元素三首

與晁美叔一首

與楊康公一首

答劉元忠二首

與蔡景繁六首

答楊君素二首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目次

答舒堯文二首

答畢仲舉一首

與鄭靖老一首

與王敏仲五首

與陳大夫二首

與范夢得三首

與江惇禮二首

與監丞事一首

與趙晦之二首

與段約之一首

答賈耘老四首

與陳輔之一首

與彥正判一首

與陳承務一首

與李先輩一首

與徐十二一首

答吳子野二首

與姜唐佐一首

答蘇伯固一首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目次

十一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六

尺牘

與朱康叔一首

答虔倅俞括一首

答呂熙道一首

與毛維瞻一首

與鞠指正二首

答劉無言一首

答王幼安二首

蘇文奇賞目次

與王慶源七首

與蒲傳正一首

與巢元修一首

與王庠四首

答寺丞一首

與子安兄一首

與子明兄一首

與子繇弟三首

與子之姪二首

付邁付過二首

與姪孫元老二首

黃州與友一首

惠州與友一首

與富道人一首

與胡道師二首

與陸子厚一首

蘇文奇賞目次

二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七

書

與參寥子一首

與佛印二首

與東林廣惠禪師一首

與泉老一首

與言上人一首

答蜀僧幾演一首

青詞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目次

醮上帝青詞

鳳翔鎮土火星青詞

徐州祈雨青詞

疏文

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

薦蘇子容功德疏

修通濟廟疏

蘇州請通長老疏

裝背羅漢薦歐陽婦疏

薦雞疏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祝文

禱雨磻溪祝文

祈雨龍祠祝文

祈雨吳山祝文

春祈北嶽祝文

祈晴吳山祝文

祭常山祝文二首

謝雪祝文

謁文宣王廟祝文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目次

謁廟祝文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謝吳山水神五龍三廟祝文

謝晴祝文

禱雨后稷祝文

解諸廟祝文

祈雪祝文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八

祭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魏國韓令公文

祭柳子玉文

祭歐陽仲純父文

祭文與可文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祭劉原父文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目次

祭徐君猷文

祭蔡景繁文

祭司馬君實文

祭范蜀公文

祭黃幾道文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祭龍井辯才文

惠州祭枯骨文

徐州祭枯骨文

祭古塚文

哀詞

鍾子翼哀詞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目次

三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九

雜著

代侯公說項羽辭

擬孫權答曹操書

太息

罪言

問養生

藥誦

東坡酒經

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目次

白鶴新居上梁文

蠟說

烏說

河之魚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

史評

巢由不可廢

堯不誅四凶

管仲分君謗

管仲無後

楚子玉以兵多敗

孔子誅少正卯

宰我不叛

蘇文奇賞

卷四十目次

司馬穰苴

孟嘗君賓禮狗盜

顏蠋巧食

張儀欺楚

商君功罪

王翦用兵

荀子疎謬

陳平論全兵

趙亮真刀筆吏

酈寄幸免

生去楚王戊

漢武無秦繆之德

王韓論兵

漢俗諂媚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目次

二

月久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一

評史

寶嬰田蚡

漢武帝巫蠱事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趙充國用心可重

梁統議法

直不疑買金償亡

邳彤漢之元臣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目次

十

朱暉非張林均輸

曹袁興亡

管幼安賢於荀孔

周瑜雅量

賈充叛魏

唐彬

阮籍求全

衛瓘拊床

石崇婢知人

王衍之死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貴戚專殺

英雄自相服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目次

二十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二

評史

郝方回父子事

郝超小人之牽

晉宋之君與下爭善

王僧虔胡廣美惡

褚遂良以飛雉爲祥

李靖李勣

韓愈優於楊雄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二 目次

十一

柳子厚論伊尹

樂尺論張平叔

劉禹錫文過不悛

唐制樂律

歷代世變

相如長門賦

夏侯玄論樂殺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三

題跋

書孟德傳後

書淵明孟府君傳後

書南史盧度傳

書東臯子傳後

書劉昌事

書狄武襄事

書劉庭式事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目次

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

跋退之送李愿序

書柳子厚牛賦後

跋子繇棲賢堂記後

書濟衆方後

跋送石昌言引

自評文

記佛語

跋子繇老子解後

書汴河斗門

書杜牧集僧制

記夢中論左傳

書淵明歸去來序

書徐則事

記導引家語

跋李氏述先記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目次

上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四

題跋

書孟東野詩

題淵明詠二疎詩

題淵明飲酒詩後

題文選

書李白集

記太白詩

記退之拋青春句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目次

辨杜子美杜鵬詩

記子美八陣圖詩

書子美雲安詩

記子美逸詩

評子美詩

書子美憶昔詩

雜書子美詩

書韓定辭馬郁詩

評韓柳詩

書韓李詩

書淵明乞食詩後

書淵明飲酒詩後

書玉川子論李忠臣

書太白廣武戰場詩

書退之詩二首

書諸公送周仲州詩後

書黃子思詩 朱後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目次

二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五

題跋

記郭震詩

題子明詩後

題和王鞏六詩後

書贈陳季常詩

書黃魯直詩後

記董傳論詩

書參寥論杜詩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目次

記少游論詩文

題張安道詩後

書張芸叟詩

評七言麗句

書蘇子美金魚詩

書李簡夫詩集後

記寶山題詩

記樂天詩西掖通東省詩

書李主祠

題秋馬歌後

四首

記劉景文詩

書景文詩後

記虜使誦詩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記臨江驛詩

書羅浮五色雀詩

書王公峽中詩刻後

書馮祖仁父詩後

書程全父詩後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目次

題楊朴妻詩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二

目次

畢

卷之四十五

題跋

題逸少帖

題于敬書

題山公啓事帖

跋庾征西帖

題顏公書畫讚

題魯公帖

題魯公放生池碑

蘇文奇賞 宋甲子本目次

書張少公判狀

書張長史草書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題蔡君謨帖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跋君謨書賦

論書

跋陳隱居書

跋歐陽家書

跋陳氏歐帖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雜評

王文甫達軒評書

書贈徐大正

蘇文奇賞 宋甲子本目次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六

題跋

跋草書後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跋太宗皇帝御書曆子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跋蔡君謨書

記與君謨論書

題陳履常書

蘇文奇賞 卷之四十六 目次

跋秦少游書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書杜介求字

書贈宗人銘

自評字

跋歐陽文忠公書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

題歐陽帖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書張長史書法

書歸去來詞贈契順

書舟中作字

論沈遼米芾書

書篆髓後

蘇文奇賞 卷之四十七 目次

十一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八

題跋 琴瑟雜著

雜書琴事二首

蘇安道不及阮千里

書士琴二首

書李昂老琴

書買帖論真玉

論漆

記焚山

蘇文奇賞目次

記赤壁

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記羅浮異境

記游定惠院

書贈何聖可

書雪

書田

書蜀公約鄰

書浮玉買田

記承天夜游

再書贈王文甫

書遺蔡允元

書魯直浴室題名後

杭州題名二首

書贈王元直三首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書車錫泉

題羅浮

記游白水岩

蘇文奇賞目次

題嘉祐寺壁

記游松風亭

書北極靈鐘

書謝

書海南風土

書上元夜游

書合浦行舟

書臨臯亭

天華宮

書贈古氏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九

雜記

仁祖盛德

真宗信李沆

英宗憎臣子

神宗惡告訐

永洛事

彭孫詒李憲

范文正諫止朝正

谿洞蠻神事李師中

曹瑋知人料事

呂公弼招致高麗人

黃寔言高麗通牒虜

范景仁定樂上殿

張士遜中孔道輔

杜正獻焚聖語

王欽若沮李士衡

王伯庸知人

盛度責錢維演詬詞

張安道比孔北海

以樂害民

馬正卿守節

馬夢得窮

唐允從論青苗

本秀二僧

妙總

猪母佛

池魚自達

記授真一酒法

黃鄂之風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五十

雜記 修煉

待其公氣附

寄子由乙法

記養黃中

單麗二醫

醫者以意用藥

目忌點濯說

裕陵偏頭疼方

服生薑法

治暴下法

菱芡桃杏說

菊說

接果說

記嶺南竹

記竹雌雄

記海南菊

金穀說

金鹽說

蘇文奇賞 卷之五十 目次

十一

蜀鹽說

黍麥說

馬眼糯米

五君子說

飲酒說

嫩茶說

節飲食說

記先夫人不發宿藏

記錢塘殺鷺

記趙貧子語

蘇文奇賞 卷之五十 目次

二

畏威如疾

仙不可力求

桃符艾人語

螺蚌相論

目次畢

蘇文奇賞卷之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

賦

屈原廟賦

此是然屈
子不必代
則其志
定矣

是此又
次處

標字太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
 曰惟子之故鄉伊咎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
 里兮生無所歸而歎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歎兮
 處歎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
 瀾則張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
 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
 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
 疎生說不能力爭而彊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
 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
 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
 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惻惻乎中浦峽
 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
 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
 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斷方以為圓龜勉於亂世
 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
 謂子為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

吾與違國去俗歎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
 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
 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
 所安兮

蘇文奇賞 卷之一

二

昆陽城賦

漢平野之霽。需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
 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
 何知。方。偃。而。畦。萊。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
 臚。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狂。
 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
 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
 千。駒。之。獨。出。犯。初。鋒。而。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
 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
 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
 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
 歎。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免。豈。不。知。其。
 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決心亦速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咽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梁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
 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深於法

淺於情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高山，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僞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中山松醪賦

始予宵濟於街漳車徒涉而夜渡燈松明而議遠散
 星宿於亭阜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
 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
 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厦其已遠
 尚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
 灰燼之中免爾營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
 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其餘而小苦
 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
 池之生肥非內府之黍羔酌以瘳藤之紋樽薦以石
 盤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
 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
 跨絕峯之奔鹿棲桂壁之飛猿遂從此而入海渺顛
 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
 翳鳳爭楂竿而歌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
 坡而不可及歸餽散其醕槽漱枌風於齒牙猶足以
 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有松頭不
 顧之意也
 遠東也

蘇文奇賞

卷之一

七

酒子賦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
 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
 予寧其醅之滴以斷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為賦
 之
 米為母麴其父黍羔豚出髓乳餅二子自節口餉滑
 其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
 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穉酒之初法今若嬰兒之
 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今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
 於露室今能雛驚之毯毼味益益其春融兮氣凜冽
 而秋凄白我膳腹之瓜罌兮入我四中之荷盃聯朝
 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今與百
 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今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
 酌二子之勤今出妙語為瓊瑰歸懷璧且握珠今挾
 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蘇文奇賞

卷之一

八

蘇兒女

老饕賦

此處
有酒
不飲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江右久不改火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鑒嘗已皆肯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鑒嘗頂上之一齋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滷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葢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姪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瓈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煖響於檀槽忽疊珠之妙唱抽獨蠶之長綵閑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九

膏劍一鉅之雪乳列百梳之瓊艘各眼灑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逝簪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澗而天高

颶風賦

海子風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鷄犬爲之不鳴又嶺表錄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稜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詰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萩萩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駟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濶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潰千車而爭逐虎豹警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徒盡命龜而三卜益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喧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墻垣之隙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十

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驚懷亦爾汝之相筦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辯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髮髯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復收科賦

新天子今繼體承乾老相國今更張孰先憫科場之積弊復詩賦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迤邐陳齊之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道人狗路爲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爲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變古足以爲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爲彫篆者非壯夫殊不知採摭英華也茲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尚矣考諸舊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佇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鋪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今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今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毀曲盡古人之意乃今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歡者諸子百家抖擻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議夫賦曷可已義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定鑿括者必在於柅機所以

不用孔門惜楊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微
 隱昔元豐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爲武
 今曾試於京國通天爲王今必舒於禁籞孰不能成
 始成終誰不道或詳或略秋闈較藝終期李廣之雙
 鵬紫殿唱名果中彌衡之一鶚大凡法既久而必弊
 士貽患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隘者空自羈
 玉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負凌雲之
 志未酬題柱之心三舍旣興賄賂公行於庠序一年
 爲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是憤愧者莫不顰眉公正
 者爲之切齒思罷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
 蘇文奇賞 卷之二 主

蘇文奇賞卷之一 終

蘇文奇賞卷之二

論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始進樂之言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
 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
 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
 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
 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
 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祇霸者
 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
 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
 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
 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繫囚之中其所
 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
 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
 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
 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
 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
 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術之君旣不能是矣則舉其

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足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水火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祗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何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

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譴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儒者可與守成論

以下二首俱程試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
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
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鹽之民化爲
衣冠辨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
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
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惟之而不可去避
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
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
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
有

蘇文奇賞

卷之七論

四

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
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治病而
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
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
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
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遠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
廟蕪城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
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
故其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
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
粗也

蘇文奇賞

卷之七論

五

物不可以苟合論

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祇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焉。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

蘇文奇賞

卷之二

七

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辟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妻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口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噓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蘇文奇賞

卷之二

七

形勢不如德論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惟然而合舍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讐強者起而見攻智蘇文奇賞

卷之十論

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處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人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邑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樽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

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蘇文奇賞

卷之十論

九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禮以養人為本論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奎之人皆可以為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蘇文奇賞卷之十論

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為不可論明堂者藏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

說聖人
更訂

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足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變翼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修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宜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俾藥毒石以博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蘇文奇賞

卷之十論

十一

聞達必奇
其心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戮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廻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阻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潤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

之畫策令之而不肯聽當此之時則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從特使為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為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為不同也哉

禮論

易知錄
卷之五
禮樂之意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邊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耻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五

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僂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樨坏飲燔黍捭豚蕡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

俎之器以濟天下之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

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

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

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銅羹以

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悞而不決也

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

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

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

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

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五

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

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

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

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

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

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

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

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

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

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

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
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
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
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
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
有取焉耳

蘇文奇賞

卷之二 論

末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
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
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耶此
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
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哀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
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
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
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
曉且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
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
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哀是所
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彖周之末上自商周之
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
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
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
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
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
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

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
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
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
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
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
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
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
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
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
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
矣至於公羊段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也皆所以爲
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
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
于楚丘而以爲備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
爲吳仲孫其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
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
詞氣之所嚮而已矣

論鄭伯克段于鄆 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嬖
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
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緣故其言
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
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
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
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
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嬖人
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
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
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
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庾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
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
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已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
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
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嬖父子兄弟

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其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罔親親之近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具有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

蘇文奇賞

卷之十

幸

有取焉

君故曰克稱鄭伯識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

論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汚君也鄭伯以辟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

蘇文奇賞

卷之十

幸

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竊盜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

作
疑之所乃

公羊之說最爲踈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
故不繫黑肱於邪鳴呼雖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
論之黑肱之不繫邪也意其若樂盈之不繫于晉歟
樂盈既奔齊而還人曲沃以叛故書曰樂盈入于晉
黑肱或者既絕于邪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
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
歟穀梁曰不言邪別乎邪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
封也此尤迂濶而不可用矣

蘇文奇賞

卷之二

圭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
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
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
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
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
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
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
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
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
蘇文奇賞 卷之十
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
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
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
轂文章其食以遠豆簋簠其耕以
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
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
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
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
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惟因
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

便利尚存
下其變市
便利在上

勢不能

并諸侯自以為智衛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乎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

蘇文奇賞

卷之二

論

善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不能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益諒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官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益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

蘇文奇賞

卷之二

論

欲一天下
勝區不能
小可乎非
通論也

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
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
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衣而與之爭
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
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穴劉備
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
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
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
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
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
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
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
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
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蘇文奇賞

卷之二論

素

管仲論

晉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收其後讀管夷吾
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
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
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
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
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百之有五百
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
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
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其度而
無奇則千載之日雖煩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
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
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
爲伍五伍爲兩兩爲一十人而爲隊二百五十
取三馬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
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
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
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
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
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

蘇文奇賞

卷之二論

素

簡略速勝
亦不似

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長十鄉、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幕、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管、叢、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驚鵠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大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微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繇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得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

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下

天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管。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害。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籍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分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奮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

蘇文奇賞

卷之二

孫

蘇文奇賞卷之二 終

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噉。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潼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闖之不克。將灌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闖。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卽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繇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警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蘇文奇賞

卷之二

孫

蘇文奇賞卷之三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論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僭傲鮮腆而深折之

韓文奇賞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金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蘇文奇賞

卷之三

十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

蘇文奇賞

卷之三

年

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吊屈原悲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諫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

蘇文奇賞

卷之三

年

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乏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

蘇文奇賞

卷之三

五

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

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然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入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錯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蘇文奇賞

卷之三

六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盡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力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也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才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思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苟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盛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

思治論 嘉佑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一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嬭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規摹二字
亦宜活看
宋人學規
摹者
規摹者
心在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論議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齋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於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蘇文奇賞卷之三論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擷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與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無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

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
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
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
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
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
扞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
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
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
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惑又奇賞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以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彌敬
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
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

一篇上文
字以任子
知收歟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
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
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
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
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
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
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
臧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
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
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
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
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蘇文奇賞

卷之三

古

正統總論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轉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

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辯論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經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惡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遇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

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邪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娶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

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
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
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
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
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
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
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
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東坡奇賞

卷之三

本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
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
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
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
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
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僞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
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
則命也是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

東坡奇賞

卷之三

本

小人終不
可去即亦
非通論

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
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
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
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
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
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
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
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
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
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

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也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纍然者纍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實爲訓注然則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實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

蘇文奇賞

卷之三

主

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逼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

蘇文奇賞

卷之三

主

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

蘇末奇賞

卷之三

章

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干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

君子下
為貴
而
人計
則
進
之
則
化
小人
為
君
子
矣

尼才智之士能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
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
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
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
名臣矣昔樂豫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玉鮒謂
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賈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
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
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
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
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
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
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
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
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樂其黨以力
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
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
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
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
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
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

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蘇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

集

道德

代呂申公作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
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
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
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
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
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
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强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
蘇文奇賞 卷之三 論

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
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戡兵省刑時使薄
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
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
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
仁不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
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
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
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
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

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
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
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
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
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
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
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
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
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
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作威福將安歸乎今之
蘇文奇賞 卷之三 論

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
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
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
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
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
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
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
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
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
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相靈之君長有

天下此不可不計也

蘇文奇賞

卷之三

手

刑政

昔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盜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勅、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纁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牧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借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

不如其無
乃丁歲月

蘇文奇賞

卷之三

手

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畧計其費不下五十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克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二百萬斛靡人不致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蘇文奇賞卷之三

朱之圭論

幸

豈不過甚矣哉

蘇文奇賞卷之三

蘇文奇賞卷之四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論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後莫不寶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趙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蘇文奇賞卷之四

卷之四

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皆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妄而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三

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誠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德秦之禍以為

三

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三

論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
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
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
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
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
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
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
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之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
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
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
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
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益岌岌矣方是時猶有
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
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
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

故下齊王
是二君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五

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
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
主臣知亡之無日而帶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
入厥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
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韶齒也必以
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韶齒也可拔
遂挾其口一振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
亡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
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
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
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
勝而堅不幸耳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五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鞏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蒞襄吾將老焉懼反請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鞏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蘇文奇賞

卷之四

太

過此聖多
易於爲知
曰字
人如義
之狗

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醉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禍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七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廢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蘇文奇賞 卷之四 八

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用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譏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威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肅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者乎夫其道途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仇乎漢景帝以戰數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節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言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諂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議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諂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

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與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蘇文奇賞

朱之田

十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終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顯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史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蘇文奇賞 朱之田 十 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讓田宅，今平王東徙，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下，豈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

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爲
質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
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
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
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
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
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
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
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
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
貳也而奈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
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
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吾故曰周
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主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
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
病使蒙毅還福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
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
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
恬將二十萬人威震非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
幄爲謀臣雖有大彘賊敢睥睨具聞哉不幸道病禱
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
之遺毅殺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
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
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
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
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
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微必亡之禍
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
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
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
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主

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
 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
 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誅誅而
 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
 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
 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
 脅息以得效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
 獲禁無不止執自以為執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
 亡而無所公然後知為法之敵夫豈獨鞅悔之秦亦
 悔之矣刺刺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
 蘇文奇賞 卷之四 論 古

救者以奉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
 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
 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
 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
 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益有不及商鞅者矣
 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執立信於從水立威於棄灰
 刑其親戚傾傳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
 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寔

後
 石是中也
 身可也中
 於國者矣

刑今至使人竊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
 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
 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累於殺者也故其子如
 扶蘇之仁賜寧成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
 不訴知誅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
 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必與反而已李斯之智
 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
 世人主之累於殺者

蘇文奇賞

卷之四 論

主

書義

君使臣以禮

禮之為儀
所製可

君以利使臣。雖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
使於才而薄於德者也。若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
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
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
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為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
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為飾。宜若近於弱。然而得情
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為
蘇文奇賞 卷之四 書義 未

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
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
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
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
侮人。洗足箕踞。旁若無人。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
臣皆嗜利無耻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
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
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耻不足故
也。武帝彫彫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
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

可以太息矣

蘇文奇賞

卷之四

書義

七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周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於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蘇文奇賞

卷之四

太

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勝陳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勝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遂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識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通英進讀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蘇文奇賞

卷之四

進讀

千

講筵進記

書韓維讀三朝寶訓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通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學恭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記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

蘇文奇賞

卷之四

進記

主

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鷄鰥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蟻蟻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通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

惡殺固論皇帝陛下在官中不忍踐履虫蟻其言懇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主

策問

私試策問四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什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乃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呂氏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袞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被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羣臣請削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兩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詠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夕

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誰如江河之徒發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忠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主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世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猷貳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樂爲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

七有
之心
事可
商

其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大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繇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主

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爲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甚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於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同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于餘里。今也天下爲

不可用而
不可知

勢當究之

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
內引百郡以爲助。備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
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
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
則乘其國之馬。以是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自戰
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羅櫛用內郡
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
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
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五

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譬其勢必
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
抑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
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計。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
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
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
自災。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
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至刑
措。及唐中葉。則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甚。是時

宿兵八千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
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
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
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
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自有餘年。
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益不勝弊。今
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益
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賦則有民窮無告之憂。
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
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任其計。有所不知。而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五

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於篇。

雜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縣縣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於河之壩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尚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因濱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蘇文奇賞

宋之四

律策

夫

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洹水伊洛澠淵之屬亦從而治濬猷濬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交州作十三載而竭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蘇文奇賞

卷之四

律策

夫

蘇文奇賞卷之四

終

蘇文奇賞卷之五

策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策畧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較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之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利舉之利

蘇文奇賞卷之五

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射策火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

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畧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

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畧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

蘇文奇賞卷之五

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此句要切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繇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

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繇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由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情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

蘇文奇賞 卷之五 策
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繇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荷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卨無如之何故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木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鐵走一介之

蘇文奇賞 卷之五 策
四

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繇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繇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子大夫士女女子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殺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五

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辨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蘇文奇賞

卷之五

木

來之行入
亦不之

亦不之
亦不之

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
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
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
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
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
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
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
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
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
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
蘇文奇賞 卷之五 策

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
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
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
汎汎焉莫任其職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
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
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
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
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
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
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
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
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
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
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
蘇文奇賞 卷之五 策

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
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
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
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
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
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
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
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
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
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

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持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計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九

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抵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

生卷此

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況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

蘇文奇賞

卷之五

十

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詭人之所繇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

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蘇文奇賞

卷之五

十一

策卷四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主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治汴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儒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

亦猶利也
治亂所由

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趨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大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喻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勤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

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至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獵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獵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獵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獵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獵者之賢也故臣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

蘇文奇賞

奉之五

五

體已矣矣

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僣倨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擾卒定於漢

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鄴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擢授。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閭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慮。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開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綵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急情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情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

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適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繇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郵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眾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策別課百官一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日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日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詠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擎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繇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

策別

繇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需獄其敗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屑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豪毛齒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矣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

好杜疏

晉大臣
太監

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訓
 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
 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
 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
 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
 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
 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
 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
 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
 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主

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
 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課二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幸
 於眾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
 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
 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
 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
 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
 歛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
 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
 愛名器而驚奮者以為不可是為足卹哉。國家自近
 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
 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
 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蒞
 官之所得而為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
 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
 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
 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
 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
 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主

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

蘇文奇賞

卷之五

手

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蘇文奇賞

卷之五

手

策別

其三日。夫聖政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訟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病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大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五

此而已。百官之與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一而必應。夫足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令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愚法不明而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

天與鬼地
訴而何可
得其所欲

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掛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需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蘇文奇賞

卷之五

五

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屬精。省事莫如任人。屬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

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拆流虛至於毫毛以飽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宴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李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晏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蘇文奇賞

卷之五

十七

策別課四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可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繇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繇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管筆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

蘇文奇賞

卷之五

十八

非史不
三語說
也今史
於

踰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撞幢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繇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服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足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奏功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去夫吏胥者皆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二十九

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繁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功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三十

策別課五

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誅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不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五

此段議論
出入意太
欲作此
之今作不
可不明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五

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職吏者何也大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終

策

策別安萬民一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

藝文奇賞

卷之六

一

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困之以水早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粢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踰飾詐而相高則有之

儒生不
行以此

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使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雖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

藝文奇賞

卷之六

二

漢之世專用法律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員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民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

後以可

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蘇文奇賞

卷之六

策

主

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安四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井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

蘇文奇賞

卷之六

四

今日之賦
此者乃求
之流弊也

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繇以止。絕且其爲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鬻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

之於大抵清亂有議其之然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入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于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歛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利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姦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又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請其賦重爲之

禁而使不取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明夫自今以往貿易之際爲姦者其少息矣要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移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策別安五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其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教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七

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訖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繇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

百姓不知
其無以養
之也此於
此處尚未
豁然

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粗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蘇文奇賞

卷之六

八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專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

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
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
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
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
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
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
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
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貧民皆習於兵彼知有
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發豈不
亦甚明歟

蘇文奇賞

卷之六 策

九

策別厚貨財一

厚貨財者其別有二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
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
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
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
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
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繇此觀之夫財
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爲功仰
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
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
其窘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
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
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
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
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
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
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
足爲患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
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
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

蘇文奇賞

卷之六 策

十

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二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開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人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嚴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急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稱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如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登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

蘇文奇賞

卷之六

士

不來生而
米節此一
領也惡家
之死費不
止於此

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官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主

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上

策列一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輪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人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

唐兵之妙在此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上

京師兵出
鎮以防餘
無尤可嘆

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據兵而不服。太祖躬振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繇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不可以長失而不變乎？費其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萬，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主

府兵之壞
亦以此

一家且數十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殊，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主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蘇文奇賞

卷之六

末

策別二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七

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繼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大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恐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七

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設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囚人今天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卒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上九

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三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次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擬與檣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下

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聞聞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聞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

通釋
知中事

劍柄相持勝負之勢未有兩決而一軍之士矚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州繼矣天下之人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夾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主

故凡緩急而官爲倡者必其土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其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

關漢書

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略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受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主

策斷一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備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

蘇東奇賞

卷之六

重

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

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

蘇東奇賞

卷之六

重

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嫌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

秦用自已
三等案正
不地

高麗一
是

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
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
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春
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
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
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
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
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
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
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
蘇文奇賞 卷之六 策 壹
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
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
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
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
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
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
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
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
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
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

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
以為敵國無業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
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很
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
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
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
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
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
宗嘗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
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
蘇文奇賞 卷之六 策 壹
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

臣聞用兵有可以逞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及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蘇文奇賞

卷之六 策

壬

至于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忌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

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患在於千金之計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埋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上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

蘇文奇賞

卷之六 策

夫

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國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國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囿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

此說亦似
穰集更有
一緊句未
兵完而末
標多出縣
論也

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
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
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
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
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
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
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
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
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
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由於敵人之所不能我
蘇文奇賞
卷之六
大而不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
而陷之所以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
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三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
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
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
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
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
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天性之所
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縻
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驅草
蘇文奇賞
卷之六
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之便美也繇此觀之中國
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
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
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
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
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
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
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
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綬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

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也而不可以騎射
 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
 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綬冕垂旒而欲
 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
 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
 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
 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
 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
 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
 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中國而其
 蘇文奇賞卷之六
 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
 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
 下太平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
 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
 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
 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
 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
 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
 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
 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

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
 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
 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
 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
 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
 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
 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奇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
 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
 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
 蘇文奇賞卷之六
 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
 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
 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
 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
 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
 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
 臣此繇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
 名於國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
 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
 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

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情。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簣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故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憚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蘇文奇賞

卷之六

重

蘇文奇賞卷之六

蘇文奇賞卷之七

策畧

御試制科策一道

并問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蓋。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風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蘇文奇賞

卷之七

十

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答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

不可撓獄市。推尊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繇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與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于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二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二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

薛太深

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

蘇文奇賞

卷之七

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卑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臣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從四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

則無其具大者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誦誦其言諸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臘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

蘇文奇賞

卷之七

四

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鵠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某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風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盜田野雖闕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

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據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嘗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五

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我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

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進諫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忠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關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鑿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繇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七

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固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固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臍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服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巳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七

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命、卒、之、命、其、爲、費、豈、可、
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
之、不、知、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
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
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
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
官、吏、部、是、考、古、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
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
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
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
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
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
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
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
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
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
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
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
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
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

蘇文奇賞

卷之七

八

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
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
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
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
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累、
繁、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
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煥、氣、不、
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
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
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
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
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
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
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
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
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
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
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
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
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九

外其於人也爲虛虛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翕翕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虛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虛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煦溫煖之政萬事情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虛而不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繇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

蘇文奇賞

卷之七策

十

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眚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

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榮禁社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替秦鼓商夫馳庶人充錄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純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

蘇文奇賞

卷之七策

十一

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撓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撓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撓姦則夫曹參者是爲撓姦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卒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

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典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其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繇形于詩

蘇文奇賞

卷之七 策

主

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繇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

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泰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縛皆以剝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

蘇文奇賞

卷之七 策

主

陞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方之所以取于府而有厭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粟蓄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郡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

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七

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繇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訖訖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繇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

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七

此策引
舊唐書
公卿奏議
曰文宗不
亦當乎

擬進士封御試策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
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厥間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
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
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
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
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
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
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
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七
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
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諛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
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
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造之其
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
切務直誠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
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
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諸緒寫投進于冒天威
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
萬方黎獻之求諍延於廷議以世務豈待考于大夫
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
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
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開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
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
治足以致刑于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
弊可謂衆矣採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
後于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
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述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七

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
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
謀及于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
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
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
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
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蔽其聽功利之說已
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
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

過觸諱以忌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于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祁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率率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七

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率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謫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於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何，可以美言數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九

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主

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古之歟。孫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

之以慎重養之以教訓譬如乘輕車馭駿馬月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休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開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主

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上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

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

奏文奇賞

卷之七

三

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林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林之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

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夾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開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可與勦力同心。其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蠅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

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肅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衆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獎世仇滕帑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達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欺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七

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問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蘇文奇賞

卷之七

七

蘇文奇賞卷之七

蘇文奇賞卷之八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將雖未盡了則已私識

蘇文奇賞 卷之八

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舜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

公之謂此與古人也

為平生之恨若獲其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本豈非嗜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素定於畝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晝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王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懼為執政考其平生所

蘇文奇賞 卷之八

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篇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晁繹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晁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代病其後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克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鄒鴻豫書旣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人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靳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

不川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升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三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授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卻掃終日

蘇文奇賞

卷之八

五

范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田表聖奏議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繇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假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佞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蘇文奇賞

卷之八

六

晁君成詩集序

集序
金其報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藏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其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藏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蘇文奇賞

卷之八

七

區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邵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蘇文奇賞

卷之八

八

邵茂誠詩集序

貴賤壽夭人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難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盡氣以件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并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固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觸目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蘇末有賞卷之八序九

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驗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人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多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鼎勳上人詩集序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頽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怠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

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
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
莫之傳也

蘇文奇賞

卷之八

士

徐州鹿鳴燕賦詩序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
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
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
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
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
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苹之鹿是日也天高氣
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晡曉俯聽二洪之怒號眷
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
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
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
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
而太平之盛節也大矣庶士不鄙謂余屬爲斯文以
舉是禮余以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
所上揚雉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
必不我誚也

蘇文奇賞

卷之八

士

南行前集序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軼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吟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特之事爲也

蘇文奇賞

卷之人序

主

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序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于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湖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

蘇文奇賞

卷之人序

主

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奉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耻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迴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道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犁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

蘇文奇賞

卷之八 序

五

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卽而獨後則仙夫之展可以南矣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來別去遂默然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益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客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口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

蘇文奇賞

卷之八 序

六

城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儉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然而已非所望吾友也

牡丹記序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園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樂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與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竊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懸迂濶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醜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樵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記之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濟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繇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蘇文奇實

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勸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

臣與馬融奏君抗拒君亦奏驛侵獄市謂詳定如君
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
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
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
世乃曰太剛則折上也不剛則折長養成就猶恐不足
當憂其太剛而唯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為此論者鄙人也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
此一事遺其子觀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文奇賞

卷之八 說

尤

文奇賞卷之八 終

蘇文奇賞卷之九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

記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
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
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
其大者固已光明偉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
蘇文奇賞 卷之九 記

者猶能敦朴惺惺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
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
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
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
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
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
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
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
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一飛白筆一以
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

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載此筆
實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蠹以論音聲不若推
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歆以追嗜好不若因
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
凡見此者皆當鋒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
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此之謂之

蘇文奇賞
卷之九記

牛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
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於樂
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
於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
獨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
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
其所欲哉天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

即名天理
之在太伯
無得而稱
自孔子出
題一出樂
欲無謂不
可待矣

蘇文奇賞
卷之九記

牛

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其釋也當是時其有
美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
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
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
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
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
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
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
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
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

亦可美

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
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
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
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
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
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
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
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
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
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

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
忠彥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
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
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
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
白使脫鞵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
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
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
前踰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
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
迫脅不然非之狂肆寢興離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
識郭子儀之為人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
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凌虛臺記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兔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

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旣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蘇東坡

卷之九

七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濶。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

蘇文奇賞

卷之九

記

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益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余侯希聲。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賦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道。愛尚未晚也。

蘇文奇賞

卷之九

九

道愛尚未晚也。

墨君堂記

片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煥人者其氣焰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礪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宗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

居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
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
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達其
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蘇文奇賞

卷之九

主

畢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
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
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
所以自來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
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
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
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
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
蘇文奇賞 卷之九 主

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
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
有奸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
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
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已
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
書所蓄古今人遺迹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
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
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
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

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有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視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
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其於賢則願以
余之所言者為鑒

蘇文奇賞

卷之九

南

新雷兩鶴
出山後別
長時荷池
念之不已
其河小
家報云教
子此意放
鶴欲寬登

上讀此下
是笑笑成
族五月
十五

大楊山林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
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
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
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
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
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
則俛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
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

蘇文奇賞

卷之九

七

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
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
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
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翩然欲
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
之間兮啄苔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
月初八日記

蘇文奇賞

卷之九記

本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
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
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
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
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
其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
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
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
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
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歛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
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其
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
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
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
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
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
置之苑中子孫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
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筍也
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好畫畫能
極意入可
傳其傳

蘇文奇賞

卷之九記

七

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畧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記。

蘇文忠公

卷之九

文

文與可畫筍簞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予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林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鷺鷥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

十四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簣管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簣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簣管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餐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蘇文有實

卷之九

手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舍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近兮歌闕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冠昌朝王適王適王肆軌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蘇文有實

卷之九

手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郢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鴉，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动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輅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輅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郢元之所見，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郢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文奇賞

卷之九

圭

蘇文奇賞

卷之九

圭

蘇文奇賞卷之九

蘇文奇賞卷之十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瘥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繇不穀伏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思而遠遊冬而緜夏而緜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長也

蘇文奇賞

卷之十

十

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克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以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殷無朕脰無毛翦爪爲牲以救天災不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運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雖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

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寤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徃徃而至至則翫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蘇文奇賞

卷之十

二

零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事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輒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餘流溢去遠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說

蘇文奇賞

卷之十記

年

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零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零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輒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

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零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顙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

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蘇文奇賞

卷之十記

中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今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

蘇文奇賞

卷之十記

五

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關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關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庠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噫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北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乃堯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溝溢流南注

開井人
計於此
公之

蘇文奇賞

卷之十記

本

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海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而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北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牆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折右井皆竭民至以器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

獎諭勅記

新錄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前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收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廩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南隅不沉者。

蘇文奇賞

卷之十

七

三版父老云。天禧中。營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而南。少西以爲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牆門外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隄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爲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方皆積水。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

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青鵞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帑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干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

蘇文奇賞

卷之十

八

熙寧防河錄云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哀
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
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
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
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
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
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
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
生不滅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
體可捨而况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
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
泥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
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
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
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無異。以
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
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
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
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汎飄憶羅

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
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懼
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
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
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
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
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
地千柱浮空三層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
聞隨喜而說偈言

蘇文奇賞

卷之十記

十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
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
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
颺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
北壽且寧

順濟王廟新獲石弩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道遙江上得古箭鏃槩條而劒脊其廉可劒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櫜矢石弩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没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弩丹惟箇籒楮梁州貢礪鐵銀鏤弩弩則櫜矢石弩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集於陳廷櫜矢貫之石弩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櫜本爲弩詩今曲以矢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櫜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弩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子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筋手中而小童子扶焉以筋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何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遂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

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蘇文青賞

幸

雪堂記

注
背
處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客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爲物觸而寢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以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蘇文青賞

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簾也名譽
不足以爲簾也陰陽不足以爲簾也人道不足以爲
簾也所以簾予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
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
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患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
口執其臂猶且喑鳴踟躕之而已則簾之於人抑又
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圖之構
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
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
能疑子之和既焚而盡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
蘇文奇賞 卷之十記 五
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
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
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
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
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
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
況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自有是
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爲
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
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

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不可繪也見
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觀是雪也子之內亦不
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
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意哉蘇子曰子
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子不能默此正如
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
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
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
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
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
蘇文奇賞 卷之十記 末
出而望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
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
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
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
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邇而優不寒而栗淒
涼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水之
疾彼其趨趨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
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
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獸
膏梁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繡者被之以皮

升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梁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今春草齊雪堂之左右今斜徑微雪堂之上今有碩人之碩碩考槃於此今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碩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吾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今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轡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避世之事而避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群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今我其子歸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吾人哉

蘇文奇賞

卷之十

七

蘇文奇賞卷之十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一

傳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雋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十

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暮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質捕之德質既失黨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害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黨軍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上

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質獄未服而黨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質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令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愆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羅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死何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生免詔公乘傳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上

往代之轉運使調聖膏米而調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棗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漸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較一人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

爲道趙役如初遷京東就食趙州趙州人爲道趙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虐者歐康及其女趙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闕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徙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餉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抱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五

今爲大理寺丞，未仕公。善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心如水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以懼之，目我勇，不計禍，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蘇文忠公賞。卷之十一傳。六

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所謂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石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

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黃岡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得。晚乃遊於光黃間。曰岐亭。居之。食不與世相間。乘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人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笠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笑。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捲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實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汗。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八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遊。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推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雖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為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問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子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于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瘼藜也。今子處如易之所謂井。澤不食也。非揚淘之而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為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遠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九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九

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取
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武
斥之曰船破須筇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
祿角進者可諳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
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鳥久居此
爲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爲傳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十

江瑤柱傳

子哲過承
化十八歲
號江瑤柱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
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
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
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
何人遂棄其孥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
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
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慈而內淳稍
長去襁褓頤長而白哲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
友庖公異之且曰吾聞人多矣昔人夢寶質之美有
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
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
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
相似听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
及也生亦自養客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
節序迎婚慶賀令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
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問或逃避於
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
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
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沒不悅跳身武

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嘆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要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損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丰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爲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黃甘陸吉傳

北齊書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號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肌怡顏下氣以固藩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宮闕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相梅福聚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吐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

吉之子爲下邳侯，獲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違，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蘇文奇書

卷之十一 傳

市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葉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時，閭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礎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

蘇文奇書

卷之十一 傳

市

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嘉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固諫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和踈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訛蘇文奇賞卷之十一傳去

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踈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藹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推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推法不能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長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山居其氏於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

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推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武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末

蘇文奇賞卷之十一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二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

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塋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

索氏祖庭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麗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鑑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鑑求士可客者鑑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廡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蘇文奇賞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二

或判戶部度支令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蓋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勅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金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墜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勅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間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仁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疑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

不相知則
相爭各自
以為善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

和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變妄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閤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功也周王旣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景上不報閤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

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常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收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

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旬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勅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勅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六

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繇門下公奏繇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試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來者甚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卽位遷光祿大夫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七

初英宗卽位附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卽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九

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憊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卽

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養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於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敝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九

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達學者以爲師法凡五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

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叅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已

未薨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附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備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辯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一

哉軾以是愧公銘曰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就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穎昌皆欲忘民民不忘汝君實既來通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

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蘇東奇實

卷之十二

三

張文定公墓誌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卽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鄉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從揚州高祖克唐，末爲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嵇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誦恬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

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合垢匿瑕。順適其意。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七

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畧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涓。

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反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五

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遛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效。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上旣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

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勅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急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成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王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七

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修以屬公於是繁然復完樞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點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爲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

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羗失久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陳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峻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開盛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七

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旣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旣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

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
榷乎且今未榷也而漢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
貴虜鹽益售是爲我飲怨而虜獲利乎虜鹽滋多非
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
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戶
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
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
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皆北京至今父老過
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
樞臣特命公爲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
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
逾宮垣爲變仁宗且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
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
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
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
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
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書
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
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丞三司

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
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
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
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太畧以謂
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
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
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
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
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
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九
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畧而其
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
頗引輕峻之人布之言路違道于謬利口爲賢內則
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
將相公卿宿貫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
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
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
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
曰朕之關失國之姦蠹朝之檢諛皆直言其狀獨
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

迫人於嶮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旣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蘇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主

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今順以甲午歲知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叩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

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叩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開蜀遂大安已而得叩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主

天下四通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浚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盡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盡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幾年而京

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日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泰州。時亮祚方驕，僭開士馬築堡，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泰州有旨，再除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宜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主

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卽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陞解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

六

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達。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告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卽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塋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嘆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主

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少復用。從之。而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糧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橫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機不行，而秦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主

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犖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就長公曰：「太祖不動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瑒、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密，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傳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瑒之族，徽遷之變，三邊皆擾，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主

而朝廷始肝食矣。其宗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
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
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
議。皆行峻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訣之一柳。事成
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
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
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
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
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養養。吏士驕惰。
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銘 主
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
今禧點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
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善後之備。
故修戎事。爲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
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
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爲辭。
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卮嘗言之。朝廷
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卮不能對。錄其條目。
付卮歸。因以洙業上之。禧當辭。偃蹇臥驛中。不起執
政。未知爲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

不卽行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
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卽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
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
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
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
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
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
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
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銘 主
皆爲恐懷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
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
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
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
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
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嘗任
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
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
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
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

而還、因論交匪風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恒李公縉四易姓矣皆以大校墓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習知發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弼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侮慢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齋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莫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齋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宋

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卽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計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嘆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

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愆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中次適右朝奉郎王華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觀扎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

蘇文奇賞

卷之十二

宋

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士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容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

布衣則願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曰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失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劉夔王質目代卽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使舉明鑑自代卽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蘇文奇嘗卷之十一 手

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慨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續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薨赤氣自冥升里人望而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章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則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

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於丁卯世說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浩爲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諾見黷必冠豈不用公適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蘇文奇賞卷之十三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有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安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墓誌銘

木網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天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諫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興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益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

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懼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墓誌銘

二

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游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譏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謫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逝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違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公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

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生昭戶部
侍郎伉生贈禮部侍郎蓋生戶部侍郎贈右僕
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
官粹粹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
爲緬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
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
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愜其室九歲能賦敏
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
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環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
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三
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
年復中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
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刺守邊
之要召試學士院克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
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
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
十年既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
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
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
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

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
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郭達修堡密院
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
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救大臣
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
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
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
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
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
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四
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
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
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
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
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揚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兄興
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
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
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
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
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

聰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
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懼
足矣河朔地大震漏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
撫使官吏皆懼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公獨臥屋
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
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情吏修堤防
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
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頎者爲鄉婦隱其金閨數尹
不能辨頎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鄉婦一問
得其情取金還頎頎奮身叩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五

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選
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
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
遣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
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許其
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洲
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
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
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
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

宋之六
不米

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詩入觀力言新法之
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
者其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獎
丹人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
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
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去諸將以是服公韓忠
彥使契丹楊典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勝公可謂開
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
曰克嚴有體遣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
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六

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
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
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題其言天下大早詔求
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
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
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
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
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
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滿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
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臣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

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
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沒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田門
之勃使謝諶市物于安因緣為奸民被其毒公密疏
奸狀上為罷黜諶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訓俸以粥
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
揚徙郢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郢有劇賊
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
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
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
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

蘇東奇賞

卷之十三

七

所乞米為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
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廨屋
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
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
樵婦女沒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
視之廬舍道巷引繩基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
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
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
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
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

皆剽於有警故喜作亂事民不逞命公始
於來賀令曰辟斥無間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
而生事者皆斬自馬公邊安撫以下皆勅以軍
法西人獵境上河公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
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人
將吏休為上下番是以八月邊郡稍有警請入將皆
上謂之防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
其不來則無以突卒遣吏休而將吏懼甚扣關爭之
公謂其難曰吾已捨此矣頭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
皆劾累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

蘇東奇賞

卷之十三

八

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
不以占田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
決徙城中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
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欲據証以專
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
喜曰公保吾生當散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
寨而茂麓詠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背棄難凡西
人其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營
於土元以兵護遷令嚴整寇不能近無一瓦之
損焉公請先書界而後棄不從而人已得地則

建寧不知
惜八寸心
五

諸凡畫界以綬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綬德以二
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茂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
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
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
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弃矣公遂復前
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
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
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
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
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任自大理評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蘇文奇賞 九
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
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
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
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
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
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
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
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
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州縣
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付一人人之達時于載一君生之既難
得之豈易而彼譏人曾不少置皆在帝堯甚畏巧言
譏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勝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
將起輒什賴帝之明雖什復典小試于邊戍孰是磨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
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
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
夫豈爲公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蘇文奇賞

十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積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士

適石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繼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諡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紱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適子開葬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待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

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士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為黃冠師子厚獨
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出所
作詩論內外并指略蓋自以為決不死者然余嘗告
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
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表表然詩
益工論內外并益精曰吾黃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
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
必復為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
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

蘇文奇賞

卷之三

墓誌銘

三

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
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
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基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
完龜鰲鵠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視子復來少
宏寬毋復清詩助瘠酸龍虎尤成無或奸性駕赤螭
驂青鸞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為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
不震不驚晉鄙在歸孔嚴不抵進承其賴視如豚鯨
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刃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大
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
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
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取其養
九軀生於
者大無石
養

蘇文奇賞

卷之三

墓誌銘

四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于京師
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
之東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
非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
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朱嫁事
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未嘗
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
述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
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
蘇文奇賞 卷之五 墓誌銘 五
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
真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
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
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
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
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
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
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沒
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

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蘇文奇賞

卷之五

墓誌銘

五

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入父
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
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
從軾官于杭寄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
于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月壬午葬于黃之
東臯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歿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
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七

保母楊氏墓誌銘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入年三十始嫁蘇氏
顏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卒于
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繼不亂子由官於宋軾其柩
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
南三里廣壽院之內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蘇文奇賞

卷之十三

六

蘇文奇賞卷之十三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四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
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
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克
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
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季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堇今陝州夏縣涑水

蘇文奇賞

卷之十四 行狀

一

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
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
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
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州杭號晉六州以清
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
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人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
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
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
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
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

辭所遷它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
大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
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
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
之及是為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大常禮
院中官奏允言歎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
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
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以贈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
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諡文正公
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

蘇文奇賞

卷之十四 行狀

二

諡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
罷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已
為書力貽趙元昊始臣河東食甚官貴籍而民疲
於遠輸麟州富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
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
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
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
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
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荒野河西者長
復之耕者必眾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

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氣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令守關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為公深服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興獸謂之麟公言其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表笑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譏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權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蘇文奇賞

朱十四行狀

主

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重虧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氣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二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蘇文奇賞

朱十四行狀

四

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洩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

蘇文奇賞

卷十四 附錄

五

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手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太子不當辭遣使者不當使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母曰王無

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枝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簡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

蘇文奇賞

卷十四 附錄

六

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譚而逐御史中丞聲官恃慢而退宰相衛士面逆而獄不第姦澤加於舊軍人習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塔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薨追贈宛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

方拜兒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內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譏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是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祖父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解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銀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

蘇文奇賞

卷十四 行狀

七

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佺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佺無功而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蘇文奇賞

卷十四 行狀

八

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降、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制誥翰林學士王圭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圭卽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謫謫、御史呂誨傳亮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累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米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

蘇文忠公

卷十四

行狀

九

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幸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言：「不許上面論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事仲舒楊雄集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卿能舉如所選制誥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

蘇文忠公

卷十四

行狀

十

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鄭延鈴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諂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逆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卿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卽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

蘇文奇賞

卷十四 行狀

十一

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人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咸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卽承知州事許遵獻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張三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爲二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

蘇文奇賞

卷十四 行狀

十一

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封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詩議以爲袞自知不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溽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蠡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如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充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

蘇文奇賞

卷十四 行狀

主

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眞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

蘇文奇賞

卷十四 行狀

主

蘇文奇策

卷十四 行狀

主

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法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議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條例。苟用。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從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謫論。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

蘇文奇策

卷十四 行狀

去

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斛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愚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夫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先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上曰。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病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

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體審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為。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麩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鄆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麩飯。昔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生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願

蘇文奇賞

卷十四

七

亦非先
知但人
不致言

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祝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流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感懷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歾。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

蘇文奇賞

卷十四

本

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

于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帥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誰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勅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

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重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

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權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官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

卽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司使事有改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卽以不與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更相再拜而已免舞踏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暇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蘇文奇賞

卷十四 行狀

三

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庸扶入對小殿且口母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糴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糴皆生之弊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臨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棣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歛命戶部侍郎趙鼎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塋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居初紛拏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映湖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若實得無知之平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

蘇文奇賞

三

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
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
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
體、竊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
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
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
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
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
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
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

蘇文奇賞 卷十四 行狀 重

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
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
道德論一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
注楊子十二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諸目三卷、書儀
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
七篇、其文如金玉、教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
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忠、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
覈於人、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
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
醫、有劉向劉歆、范曄、馬為醫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

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
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
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
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遍英讀其書、賜顧邸舊
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
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
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
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
蘇文奇賞 卷十四 行狀 西

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
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
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
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
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
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
亂安危者、皆不載、諱狀

蘇文奇賞卷之十四

蘇文奇賞卷之十五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詩

碑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蘇文奇賞 卷十五 碑 一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繼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人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皆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益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而具族延及於無辜之民固有子遺而吳越地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碑

而蜀江南負其險達兵至城下方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歿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醢血為
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
廷甚大昔寶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
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
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蒼
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
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
蘇文奇賞 卷十五 碑 二
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
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
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
臣抃抃歔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頂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匱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

實畏小心厥能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昨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歸焉新宮匪私于銘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三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
天飛敷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羸氏刑慘網
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
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
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
耻跨下洎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
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帝卷關輔戰必勝攻必尅掃
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
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四

銘曰

書號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
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過人望古
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援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荒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曩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肅文奇賞

卷十五

五

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且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

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胃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念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蘇文奇賞

卷十五

本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歎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滅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七

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鯨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文夫須知此不爲昇

序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濬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八

井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香戀于潮審矣執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烈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鏡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蛟鰐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攝
牲鷄卜羞我鰲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洟
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鼎有琬琰大王魯有
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
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悅憶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
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
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
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
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
俚人謂之山牒牒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爲鎮海廣
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
達于天艤舟其下鋸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
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
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奇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
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鄴城獄取寶劍
佩之華終以忠遇既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
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
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
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
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
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辱霸而

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瘥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遠緼龍鵝鵝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瞻然照無窮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上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將人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征兀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漕利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成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天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主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入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于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鬱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入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主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拳踞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遶人夏人、遣使人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遶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姪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

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濤、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主

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人計、事英宗皇帝、

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
患及內侍任守忠姦姦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
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
下建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又部
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帝
爲遷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
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
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
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
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賜可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五

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
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
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
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
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
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
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皆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
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遂以
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

之舉如此

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于
三人重唐皆早亡康令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
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
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
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
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
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
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
休戚然猶同已則戚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六

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
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
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
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
讀之於通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
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
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
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
可以制之我故不責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
汝於李勣無思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

於臺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勳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以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就不見公莫知我先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七

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于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畢朝雄投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凱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七

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并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竝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叅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

古臣之國
田信叙始
能據本見

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
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
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貪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
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
常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
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
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
通州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
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
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
蘇文奇賞 卷十五 本

雖切而人不願濫成皇后方葬始命叅知政事劉沆
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
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
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
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
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
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
罷監邵武酒稅吳克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
贖論而克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
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克鞠
蘇文奇賞 卷十五 本

爲孝第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
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
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
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
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
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會公亮爲翰林學
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
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
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
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

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
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克真卿約景初遵皆召
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泰出守徐蔡襄守泉
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黜乞荆
南公卽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
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
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
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
外恟懼及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
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

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獨之民至今稱焉移見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

蘇文奇賞 卷十五 辛

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脩鹽法疎鑿瀆石民賴其利處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

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卽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

蘇文奇賞 卷十五 辛

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生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諱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與及

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
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
竟俞范純仁呂公著趙鼎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
譴不復無以慰經緯之望上納其說郭述除簽書樞
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恩奮而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
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
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
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
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
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
今不能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
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
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
寧二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
號寬厚抗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駭聚為惡公知
其意擇重犯者卒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逃去未幾徙
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
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墜水而盡五年成都以
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主

大
學
士
以
知
本
之
自
人
道
者

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
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
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嘉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
去至蜀默為經畧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
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
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
戢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
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劔州民李孝忠
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
具公不界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
蘇文奇賞 卷十五 主
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問之卒
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為剽掠
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
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禁婢引弓
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才殺一人居二
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過
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
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
民食其故越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抗旱與越
凡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

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塋埋圯杭人哀之
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
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
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
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
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
侍祠不至岷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雁蕩吳越間榮
之岷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岷提舉浙東西常
平以便其養岷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
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圭
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
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計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
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
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
年卒子二人長曰岷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岷也今
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
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
墅暴骨及貧無以飲且塋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
育於長兄振振旣沒恩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
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密察證繩

墨跡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
爲養氣安心之術儻然有高舉意將晨起如平時
岷侍側公與之談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
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恍然不可奪
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
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
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
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
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
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圭
盟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昭民亦有聞黃
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追晉孰如清獻
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
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
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
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蘇文奇賞卷之十六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碑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累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蘇文奇賞卷之十六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謂諸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待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其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反往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志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既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宋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

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既者。今中國畏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墜。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略契丹。周世宗復伐。取贖南皆異代。事與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人。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悔。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猶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投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書。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囑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路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頗利為太宗所。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王至今誦其語。寸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其不大用者。真

通其大者
卷一百一十五

集 12-229

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制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宋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氣。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

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鄆。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鈴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書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訴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鈴轄。公言。用守贊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鈴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恐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豐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

必數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識事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脩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兼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爲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脩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

此知人
巨無可受
之責

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蕭牆。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叅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思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見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聚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宋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

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譏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塋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被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被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爲

必、疫、及、相、路、藉、死、或、待、大、數、日、不、食、得、粥、皆、得、卜、各、
 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
 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
 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衆、握、等、得、劍、印、于、妖、師、
 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怪、之、增、楊、俊、詣、公、告、之、
 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衡、命、至、
 齊、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
 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
 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
 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
 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宜、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
 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
 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
 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
 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謙、大、臣、
 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
 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已、留、宿、內、殿、事、皆、關、白、
 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
 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

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
 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郵、民、力、
 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
 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
 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歲、
 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
 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
 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
 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
 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
 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
 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
 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
 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
 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
 從、容、至、日、昊、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
 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
 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
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
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
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
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
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
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
早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
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
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

蘇文忠公

卷十六

書

公又上疏願益威天戒建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
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
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
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
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
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
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
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
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

乃臣相
至此後
乃臣相

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
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日貴近
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
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
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
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
判詔郭遼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
願詔遼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
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
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

蘇文忠公

卷十六

書

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
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
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彥故緩其事人無復
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
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
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祇候六年閏六
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
使其子之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
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贈卹其家者甚厚贈大
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塋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

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湯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結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之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益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居家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跂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緣因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

蘇文奇賞

卷十

五

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璪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益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綴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就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謫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以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無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議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

蘇文奇賞

卷十

五

輕重然一趙濟敢播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
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
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放復議雍容進
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
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
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
殺爲儼兵交兩河腥聞于上帝厭之命我祖宗昇
爾鎗鍾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
殺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
剿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
蘇文奇賞
卷十六
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筆答之既
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
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
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雁降克其處云有天赦已
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
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
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
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
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
賦作頌以配崧高
卷十六

蘇文奇賞卷之十七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銘

邁視銘

邁德興責以視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
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王定國視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劔予以試墨劔止
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
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墨雲浮空
漫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天石硯銘

并序

軼年十二時於所居沙穀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
爲戲得異石如魚脂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
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
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軼曰是文字
之祥也軼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

顧予安取仲脣備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追過其匣彈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蘇文奇賞

卷十七 銘

上

漢鼎銘 并序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怠周者以實在焉故也

蘇文奇賞

卷十七 銘

王

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決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任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之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此鼎

存而昌鼎公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之亡有以存而鼎猶傳者乎不實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乎悲矣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磬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愕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辭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鄒忌論琴云攫之聲磬之倫此言爲指法之妙耳。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蘇文奇賞

卷十七

四

南風

聲歌兩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徐州蓮華湍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湍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替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過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過速有度不加於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裙靴銘

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官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撼六銖。絳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起。

參寥泉銘 并序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頻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於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遐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真身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遠遊菴銘 并序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作遠遊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

蘇文奇賞 卷十七 銘

七

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而少留乎

德威堂銘 并叙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攷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

擇勝亭銘

維古頴城固頴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瀨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延楹樂梁髹桷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肯洗禪而楊可使莊周觀魚而忌可使逸少後俾而祥可使太白沐月而狂既齊我茶亦醖我漿旣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敞又改爲

蘇文奇賞

卷十七

十

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卿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延世育

頌

仁宗皇帝御書頌

并序

天祐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爲太子諭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爲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爲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仁宗恭已無爲以天爲心以民爲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爲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二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蘇文奇賞

卷十七

十一

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以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遺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瓊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熈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三千師子坐皆悉客受不

蘇文奇賞

卷十七

主

箴

東交門箴

漢武帝爲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謂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而前更無譏焉作東交門箴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唱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干國亂常旣不能戮反以爲好予飲子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鬻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

蘇文奇賞

卷十七

主

蘇文奇賞卷之十七

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八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贊

延州來季子贊 并序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令尹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八

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親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聽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皁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

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譚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子房贊曰
秦伯之德鍾於先生奔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成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八

二

夢作司馬相如求画贊并序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欲求公作画贊余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既成子雲戲余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余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八

王

孔北海贊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賊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歿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啜嬰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八

四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許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于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定國真贊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素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踟躕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三馬圖贊

元祐初上方聞

呂大防范純仁

至熙河蕃官句

遂擒猾羗人者

使告永裕陵時

齊而豹章出東

父老縱觀以爲

廷未嘗一顧其

不問明年羗渴

蘇末奇賞

魏太師潞國公

駿馬汗血者右

之奇爲請乞不

狀云朝廷方

寢于時兵革不

賦嘗私請於承

使鬼章青宜結

獻在惠州謫民

三馬之神駿乃

吁鬼章世悍驂

即馬圖
通其奇贊
共余信

郭忠恕圖贊

右張曼得所藏郭忠恕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試涇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盡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八 九

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画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画小童持線車放風勢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恕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効輦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謠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指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臺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

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攬天蒼壁挿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
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八 十

偃松屏贊并引

松之不幸

余爲中山守始食非嶽松膏爲天下觀其木理堅密
瘠而不瘠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多
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
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面寒
松傾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氷谷凜然孤清
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硤硤驚
方春不知冱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
以洗我瘴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八 贊

士

文勛篆贊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
意在隸前汲冢魯壁用鼓泰山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八 贊

士

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棟
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
牆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
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有形聲與點畫何暇復
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
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
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
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
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
般若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八

七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
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蘇文奇賞

卷之十八

七

參寥子真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厄榮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蘇文奇賞

卷之八

主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蘇文奇賞

卷之八

主

蘇文奇賞卷之十九

表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密州謝上表

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于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孥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誰云疎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仰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慙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昇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願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總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得蘇文奇賞卷十九 表狀王

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俱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遇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蘇文奇賞卷十九 表狀甲

謝徐州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裴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五
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併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群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效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矜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惡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

是微臣之自貽威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饑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六

謝量移汝州表

臣賦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詔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賦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竝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猖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頓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刎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乞常州居住表

臣賦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賦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在獨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于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餽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

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
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某令購捕凶黨致
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
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日昧自陳出於
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
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
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
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
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
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
蘇文奇賞 卷十九 永獻 九

一大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
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鳬鴈飛集何足計
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
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
威

到常州謝表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
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
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眾未免
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 中謝
伏念臣猥以凡材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
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于田野泝公萬里偶脫命
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
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
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
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剝肝尚未知其死所

蘇文奇賞 卷十九 永獻 十

登州謝上表 二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
于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
驚縲綬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
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
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
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
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
復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
春末奇賞 卷十九 表狀 主
方春而萬物作于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于愛君就
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
恭惟先帝全臣于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于散官
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

二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
于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
臣愚忝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所領
州下臨漲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
老載白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
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聖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
孝每下號令人皆涕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維新之
政言雖甚拙意則可知見朝廷擢臣于久廢之中謂
臣愚必有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主
臣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
身將何以上答聖知下慰民願伏惟太皇太后陛下
以任奴之位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爲百王之令
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燭火之微更助
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右臣近奉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于子。惟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同之意。伏念臣受性偏狃。賦命奇窮。既早竊于賢科。復濫登于冊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來未有。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相安。驚魂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于至誠。止欲自處于無過。追還新命。蘇文奇賞。卷十九。表狀。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可爲不知止之戒。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感誠懼。稽首頓首。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于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旣任止于訓詞。故權移于胥史。恬不知怪。習爲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于四禁。俾分領于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旣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神獨斷出成命于省中哀病增光溢虛名于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誠懼稽首頓首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于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劍以長號分簪履之永棄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為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修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修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為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于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于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嶮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五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者奉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謂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亮其惴惴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六

謝宣召入院狀 二首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僕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秘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京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

蘇文奇賞

卷十九 奏狀

七

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作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請

二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

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干座上功成異域得頗牧于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顯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于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

蘇文奇賞

卷十九 奏狀

太

謝翰林學士表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
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于遐陋學雖篤志皆場
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于憂患望絕
綰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
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
敢不臨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于功名庶幾少
逃于罪悔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九

謝對衣金帶馬表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
令德分六閑之駟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
與茲寵拜恩俯僕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
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綰紳駕欵段以
言歸終安猷猷豈謂便蕃之錫萃于衰病之軀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綢
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于空谷不違寒陋亦被
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輟自誓敢忘希驥
之心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十

劄記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
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
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于盛明惟有什忠誓不
回于生死

蘇文奇賞

宋十九

圭

謝除侍讀表 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
復加于寡訥官聯愈近職專在于討論退省其愚莫
知所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顧末技以何施聖敬日
躋豈群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篤學寂量懷素之
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
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
以好學方高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
陳悉洞照其情僞陳編一覽已周知于廢興察臣衰
病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駑臣
蘇文奇賞 宋十九 圭
敢不溫故知新粗辦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
之忠

二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
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
稱愧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爲職考
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
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
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托爲神孫經遠之謀故
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

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于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于盡瘁終致此心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

謝賜御書詩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笋金尊席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涓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于游夏書已遍于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木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饒之金石庶傳玩于人付與子孫俾輪忠于世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

謝三伏早出院表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風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于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嚴于恭已恕以馭臣事既省于清心日自長于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逐疎愚之性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圭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議其間省躬非據臣軾誠惶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于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于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職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擠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大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適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圭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謝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北扉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榮爲懼有珣在顏臣軾誠惶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繼蒙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餅餌之溢故求閑散以避災適豈謂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

下固無異于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分于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華然臣辭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于卑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修履水知戒廢全孤節少答殊私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手

杭州謝上表

二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于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廢黜驟登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材不任于斧斤而病馬空糜于芻粟故求外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爲蓋虞舜之仁篤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畏以末技日奉講帷凜然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不移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之報期于殺身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手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于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于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

一幅
謝上表

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蠢迂。欲報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于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于晚節。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堯

新錄

杭州謝放罪表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奸猾之敢行。方俟譴訶。豈期寬宥。臣軾誠惶誠恐頓首伏以。法吏網密。蓋出于近年。守臣權輕。無甚于今日。觀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方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願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

蘇文奇賞

卷十九 表狀

辛

蘇文奇賞卷之十九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表狀

賀坤成節表

臣賦言仁惟天助壽不假于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于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于無心神智實生于至靜同守大器于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縑褐豈如散廩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祝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 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克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于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接于虛名復使榮加于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于堯仁復躬行于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于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

二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

旨召臣入院克學士承旨者衰遲無用寵既溢于常
 年眷待有加恩復隆于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聳
 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
 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犬之先後斷自上心
 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
 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
 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關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杆豈
 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
 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
 群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忠
 鯁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
 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
 之心猶思後效

蘇東坡集

卷二十一

三

謝兼侍讀表

臣賦言今月四日伏奉詔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
 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賦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
 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
 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
 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
 爲宜而況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
 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
 之昭實常負水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
 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
 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
 其憂本無分于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于死生

蘇東坡集

卷二十一

四

謝三伏早休表

星、火、見、而、金、微、日、方、可、畏、朝、氣、銳、而、晝、情、恩、獲、少、休、
上、既、知、勞、下、皆、忘、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勞、謙、恭、已、
內、恕、及、人、雖、天、地、無、一、物、之、私、而、父、母、有、至、誠、之、愛、
臣、等、仰、蒙、寬、假、動、獲、便、安、未、明、無、顛、倒、之、衣、省、循、何、
幸、風、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等、無、任、仰、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

蘇文甫實

卷二十一

五

穎州謝到任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臣已於
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于小
器豐年事簡非徒飽煖于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
書于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軾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以汝穎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于南北人物
推于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
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群英生知仁孝之全
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
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
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
桑榆誓不忘於畎畝

蘇文甫實

卷二十一

六

賀興龍節表

臣軾言天祐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
軾誠歡。忭頓首頓首。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儉
之寶，輿情共獻。蓋憂勤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
然。天人之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
莫大。于好生，故以不殺爲神。武道莫尊，于問學
所聞。爲高明，敷錫庶民。嚮用五福，臣備員內閣。
近畿雖遠，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
則同。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
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
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
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
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
何煩燭人之助大厦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
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
鼓鐘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

蘇東奇賞

卷二十一 表狀

九

進郊祀慶成詩表

伏觀今月十四日郊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
兼陳祖宗六廟之典參用漢唐三代之文夷夏來同
人神允答臣賦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聿追來孝對越
在天外修神考之文章內服文母之慈儉四方觀禮
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歲美知豐
凶之在人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陳詩
以達民言雖無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慚
懼屏營之至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表上
進以聞

蘇東奇賞

卷二十一 表狀

十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二首

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者衰年自引久抱此心異數併加實為非意辭不獲命愧何以堪臣賦中謝竊惟以殿命官本緣麟趾之舊因時修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于今為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未有名冠兩職之重而況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迂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于愚直之中論治道于文字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患失之鄙夫故授以禮樂清閑之司使專于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願輸歲月之勤度已所宜終遂江湖之請

二

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併為儒者之榮臣賦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為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慙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效而有志莫遂負媿何言今乃以文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覩面目故于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

此一未可
補盡文字
之職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表狀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表狀

與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是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為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卽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費省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邇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于人譬之藥石則為耆木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于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

幸甚

蘇文奇書

卷二十 表狀

幸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義郎知英州軍州事
 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
 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叅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界之民
 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
 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
 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
 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
 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
 蘇文奇書 卷二十 表狀 古
 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厯魑
 之馬猶獲蓋惟殼觫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膺嚴
 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
 魅為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
 草之忠

謝賜對衣帛馬狀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服章在笥貴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屢致于匪頒道路竊窺或反增于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于求賢卑宮菲食而侈于養士士豈輕于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于兼金當思所報臣無任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表狀

五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竝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表狀

五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

衣冠出游巍乎宮闕之盛。祖考來格燦然日月之明。新禮光前。彌文範後。繼以作解之雷雨。仍收繪像之子孫。聳觀華夷。淪浹枯朽。竊以祀無豐疎。祭不欲昵。自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庶民子來。五福交應。蔚山河之增氣。紛嶽瀆以來朝。仙木蟠根。五聖既聯。于龍。袞靈芝。權秀九莖。復出于齋房。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典。故潤色祖宗之規。摹壽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支百世。共臣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壇奉文奇賞。表二十表狀。下莫覩燁然之光。留滯周南。竊興命也之歎。

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

郡歷五湖。城交二水。既先世舊居之地。亦年少初仕之邦。父老縱觀。不謂微臣之尚在吏民。感涕共知洪造之難酬。中謝臣聞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況臣早蒙希世之恩。常有捐軀之意。豈容賤昧略不辨明。然疑似之難知。實古今之通患。漢文帝賢君也。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奇之冤。此小人諧夫。所以得志而欺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累朝之深怨。無半面之先容。而新章朝開。恩詔夕下。歷數千載。唯臣一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問。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厄。收之九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馴圖後效。老當益壯。未甘結草之幽途。死且不辭。尚欲據安于前殿。

慰皇太后上仙表

伏觀正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詔者慟發六宮悲
纏九土奉諱哀殞不知所云臣賦中謝大行皇太后
德冠三朝化行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于太山之安
退避東朝復明辟爲萬世之法奄終壽祿莫曉天心
恭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豈復
行會閔之難以民爲心則當法舜禹之大願少寬于
追慕庶下咎于臣民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闕庭
無任哀痛隕越之至

蘇文奇賞

卷二十

表狀

十九

尤鈔

謝量移永州表

海上囚拘分安死所天邊渙汗詔許生還駐世之魂
卽招合浦感恩之淚欲漲溟波中謝伏念臣生而愚
朴少也艱勤猥儀中謝而行不知所屈衝衝而活何以爲
生言則招尤勅常遠禍顧已于時齟齬使人費力保
全仁宗之朝早得名神考之朝終見貸謂宜飭躬自
省去惡莫爲而乃肆言元祐之間放意太平之際凡
獲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幸過既暴聞衆知不赦先
皇帝明罰勅法使萬里以思讐今天子發政施仁無
一夫之失所凡在名籍舉賜洗滌俾離一海之中復
至五嶺之外拜天恩之優厚知聖化之密庸挈是破
家賊以一葦蛟鰐潛底風濤不驚遂齊編戶之民不
爲異域之鬼視偕飛走施謝乾坤天日彌高徒極馳
心于魏闕鄉關入望尚期歸骨于蒼山殘生無與于
殺身餘識終同于結草

蘇文奇賞

卷二十

表狀

二十

謝復賜看墳寺表

名書罪籍慚負明時思念私塋特還舊刹九泉受賜
荒隴生光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無補愚
不自量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日上遺先
臣之憂舊恩已移沒齒何覲豈謂詔書一出舊物復
還山隴絕芻牧之虞松楸變焦枯之色骨肉感涕里
巷咨嗟伏遇皇帝陛下性仁無私聖孝不置覽二帝
初潛之地劬一夫失所之懷號令所加存歿咸賴臣
衰病已久報國之日不長子孫在茲教忠之心未替

蘇文奇賞

卷二十

表狀

主

賀冬表

消長有時德刑並用慶一陽之來復知萬物之向榮
中賀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以用
人而考治忽自正身而刑家邦何勞五物之占坐知
歲美不待八音之奏始驗人和臣率職海壖馳誠天
闕默誦萬年之慶遠同百辟之歡

蘇文奇賞

卷二十

表狀

主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奏議

議學校貢舉狀

不古實何
以知人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
聞素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
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
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
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
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十

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
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
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
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
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繇學且天
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
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
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
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
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
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
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
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
初不繇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
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
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
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
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
舉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
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
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
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
趨焉。若欲特設科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
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
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
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
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
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
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顧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剽竊窺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蘇末青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弊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謫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入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勝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易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

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緡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
性命不可不知亦不難知
蘇末青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殲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
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
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
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
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
陛下不以疎賤聞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
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
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
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五

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
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
令減價收買也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
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
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
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
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
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
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
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六

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
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
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
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
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
又無拘收督迫之費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
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
謗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
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
俸兵憂減餼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
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
形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
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
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
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
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
之用曷若留貽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
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
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
以深計遠慮創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裨於

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鷓鴣。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鑲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詔。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述堯舜而羣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七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纔然改命。曾不矜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八

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稿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遁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九

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日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誦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很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十

好利者亦
何樂與人
之

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譏惡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然議而後行事。若不縣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應未奇賞。宋王十朋議。士

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繇中書。然議不必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闕。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益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圖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潛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後復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

亦不必
乎神宗甚
能持子

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衡。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遺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宋王十朋議。士

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場皇甫瑋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

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謫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蘇文奇寶 卷二十一 奏議 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我禾黍何嘗言長我梗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意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

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其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蘇文奇寶 卷二十一 奏議 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操瓢乞食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遽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

蘇文忠公書
卷二十一
奏議
七

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繇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羊。羊不啻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斷兩稅而取均輸之利。何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恩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

蘇文忠公書
卷二十一
奏議
八

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
然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
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
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
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
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
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
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
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
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七

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
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
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
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孳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
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
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
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
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
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羸而壽
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羸而無害及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七

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
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
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
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
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僊仆無日天下之
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
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
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
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
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
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
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
宗初卽位權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樞廣上
意故建中之政其弊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盛
杞爲相繼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
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
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木至以言乎
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
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
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

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奇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各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其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况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

蘇東青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圭

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陞步可圖其得者既不

蘇東青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圭

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酌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必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題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七

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問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

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初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七

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上則臨
難幾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
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始哉若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
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者於經典晉
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
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
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
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
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
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
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
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
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
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
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
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
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
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
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奉

宋人主鑑
高宗皇帝

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
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
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
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
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其述所以
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
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
赦之於終特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奉
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
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
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前思之經月夜以繼書表成復
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
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
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
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
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
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
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
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
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五
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
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
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
條例司遣青苗使欲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
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忝不
識忌諱適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
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
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
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

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
不自溺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簡詳如
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
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
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華僻追還使者而罷條
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
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絃
而姑勸以徐知鄰難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
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
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
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
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
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
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日民二曰軍三曰吏四
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下舉而
無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
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
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開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
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
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

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侍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勝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扶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令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適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幸

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從義修德。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克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克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綽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克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幸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奏議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于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前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守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大寶以後姦臣僭峙于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于十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鄆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

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于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于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見以灌輸河非餅竭則器恥辱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饉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餓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于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

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無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十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矣非

蘇本奇賞

卷五十二

奏議

主

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斛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以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關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費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權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

臣係上章輒欲禁權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官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課日增完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蘇案陰消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間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計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又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勅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令上層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

蘇本奇賞

卷五十二

奏議

四

貨許諸色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勅勝明言出自聖意今所在雕印散勝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饑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于鹽奔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慶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利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夫且

奉天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五

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

民人人受賜貧民有永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提賊賞錢未必少于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大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仇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愍獨使從

奉天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六

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勅雖不下與行下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于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擄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關食之人苟營饑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因民稍有

畏忌而民斂于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
骨髓之思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元恩不以
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忌盜竊不
已必爲強劫強劫不已必下戰攻或爲豪傑之資而
致勝廣之漸而況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
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
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
臣聞大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
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饑旱臣愚且淺雖不
敢望于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
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
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蔡文奇賞

朱子

奏議

七

徐州上皇帝書

元豐元年十月 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
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
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
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
聞而陛下擇焉臣在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
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
餬則輿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
因爲陛下盡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

蔡文奇賞

朱子

奏議

八

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載籍然後又
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
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
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
于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
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踴發突
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
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
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
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糧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

非徐城
漢王先入

是事人

相表裏而積三年糧十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陽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止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諸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九

下戶處丁
皆可用

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得屏今三十六冶中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于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于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于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于徐此故徐人也嘗屯于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于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藏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通逃淵藪盜賊每人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

此意可師
卷三十三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十

爲盜民則乎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于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

蘇文奇賞

卷二十二

奏議

七

尊重難犯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于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部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開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

蘇文奇賞

卷二十二

奏議

七

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于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得其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于卒史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丙吉出于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主

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于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

從事于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錢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致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于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海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遙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于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主

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千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備之子陸
不驗海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且募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馳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入除本州諸軍外更于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為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于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為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身勢弱以成戍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

藝情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忠公

卷三十三奏議

未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
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
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
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
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爲名
實欲重歛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
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幸先帝升遐聖意所欲
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
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于後法中散

蘇軾奇賞

卷二十二

奏議

七

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
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攤戶
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
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
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
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爲他用故更
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朝廷若
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
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
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

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
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
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
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于官常苦幣重
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
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
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役胥與
民爲姦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覓出應役一年
半歲卽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
中買田募役卽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
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永無休
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
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
繫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
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等畫欲于內帑錢帛中
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十河
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
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
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以驅命償官且猶可募
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

蘇軾奇賞

卷二十二

奏議

木

一項可募一畝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
合行事件書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今來雖以一項二項爲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
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
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
吏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
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
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

蘇文奇言

卷二十一 奏議

七

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
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
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
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
縣太遠即久遠難以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
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
仍及所定項畝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及所定
項畝數目亦可自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

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
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
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
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召人投名應役第二
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
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
第等不及即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
保如充役七年內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
役

蘇文奇言

卷二十一 奏議

辛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
得支錢仍不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
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勒本
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攤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
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
令召募得行

係官田者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
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
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
留寬剩錢斛以備他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
三二十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隸今官以
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
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常
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
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鑠薪日減日
盡末奇賞

卷二十一 奏議

幸

士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爲田產乃是長
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
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于萬世者徒
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爲魏立征稅之法號爲
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
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爲已任及威事隋文帝爲民
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爲人臣尚
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爲
武王周公之事而況蘇威區區人臣之孝獨足道哉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升太極擢恩
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卷二十一 奏議

卷二十一 奏議

幸

乞留劉攽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瘡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攽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詠譴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東坡書

卷三十三 奏議

章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脇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割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人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問人情安便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庾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于取人戶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為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割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古臣伏

蘇東坡書

卷三十三 奏議

章

一
小
書

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
益弊民日益貧則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廢穀帛
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
時痛心疾首流涕大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
聖恭已任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
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紆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
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
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
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
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雖食
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
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
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
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
也又官吏無狀于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
或闢棧賣酒牌于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
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
間四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
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
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奏議
五

揮猶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免于設法網民使快一時
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
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糴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
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買無窮之怨或云
議者以爲帑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
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
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
之以爲古者藏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
雖戶賦口歛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爲非豈可
遂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
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況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
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裕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
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
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
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
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
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
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
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
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奏議
五

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

三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已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

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

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

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

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

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

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一 奏 末

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徒貢舉非其人

律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

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

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

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

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

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與十科爲七

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

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于此若但取諫官之意

或降或否則其意安在臣願戒勅執政但守法度信

實罰車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
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奇書卷之二十一

光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子成典刑
可惜文亦
數重

元祐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
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
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于世然
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
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于熙寧
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
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
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
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居今已退老南
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
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
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
雖老朴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
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為
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
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
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蘇文奇書卷之二十一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三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奏議

辨試問劄子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病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三

奏議

十一

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于仁其所謂媿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絮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鐵而知心目之可亂

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今言臣者不止三人文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三

奏議

十一

尸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臣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于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待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如

此也。狀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瑣，盡陳本末，臣前歲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卽與臣論當今要務，所欲行者，臣卽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

將安出？臣卽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奪文書賞。朱子主條陳四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計年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史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利錢解約三十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十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書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承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于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夾其是非今者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

蘇文忠公

卷三十三

五

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衆用所長也臣爲中書令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成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繇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在矣不識忌諱雖賜誅戮先且不朽臣愚思恩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蘇文忠公

卷三十三

木

乞錄用鄭俠上房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
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於習俗若風節不兢則朝廷
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
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
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
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
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
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
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與大獄鄧綰

蘇文奇賞

卷五十五

奏議

七

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
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
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
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于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
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
江湖往而不返若濫先朝露則有識必爲朝廷興失
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
惜臣等嘗議其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
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并
考察旂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

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奇賞

卷五十五

奏議

人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于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倖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

蘇文忠公集卷之九

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蘇軾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名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于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

蘇文忠公集卷之九

數餒餓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賦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甯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

即所謂以
民爲貴也

蘇文奇賞
宋主上

奏議

主

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
阿里骨並稱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
妻董璫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計稱嗣子偽書累
章溫溪心等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
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
授節鉞阿里骨與汝上矣汝能臣之如董璫乎若此
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
又何求若其不服則覺端自彼降命未下曲不在吾
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
之鬼章等各符所欲宜亦無思當時執政不深慮此

怒之心著于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
會諸城郡延五寨好滿不獲勢脇必從猖狂之後求
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敕勵
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
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
速會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路前
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
之謀必將爲恭狼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
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
不獲必叛雖輸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
主斷之于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
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
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
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
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
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與往返商議之間遽復
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
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
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
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

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

蘇文奇賞

卷十三

奏議

主

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戒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沉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西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易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

蘇文奇賞

卷十三

奏議

主

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以往無取尺寸之地而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期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師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言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于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于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奏議

主

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是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于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于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收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招其信臣而諭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

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歸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助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于中國其衆仇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仇之亦淺此等衣中國為緩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仇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奏議

主

乞約鬼章行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取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華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爲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訴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脇諸蕃未奇實未主主奏議

主

羗誅不附已者羽翼旣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一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欲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卽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質勢未能動而心平欽璉在其肘腋

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欽璉等合而討阿里骨約趙純忠卽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卽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旣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蘇文奇賞

宋主十三

奏議

本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臣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以爲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臣愚今詳君錫所駁極未爲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卽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也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回毋俾後害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爲進退不可一一指爲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略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爲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爲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

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者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去訖

奉文市案

卷二十三

奏議

手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捉
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竝令兵
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
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
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
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
取上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
慥乃敢號令衆人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
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
賜行遣取進止

論特奏名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
士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
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
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
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
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于今日一官之
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關
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
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均之重縱未能分減豈
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
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
切不行兼不注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亦只是
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
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
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
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
言但恐朝命已行卽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
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贖貨以爲

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謂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卽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奏議

革

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經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二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烟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惟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爲授官之後卽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憚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爲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奏議

奏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奏議

幸

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群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幸情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惟箔夾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懾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刑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于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專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

畫出身世
一甲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奏議

幸

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于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于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于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譙正論治道

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于前年十月內會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

蘇文奇賞

卷五十三

奏議

主

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卽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

者卽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奇賞

卷五十三

奏議

主

述瑛參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

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靡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群臣又是日饗燕與日同度太史奏言賞早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爲福故宋景公一言災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災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奏末奇賞卷二十三 奏議 未惟恐不及臣視災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于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稱職奏末奇賞卷二十三 奏議 未

奏末奇賞
卷二十三 奏議
未

先職無所告訴諸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入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殺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見戲然卒不問岑探聚眾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于薄罰重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某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果止于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爲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倖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奏末奇賞卷二十三 奏議 未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分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奏末奇賞卷二十三 奏議 未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

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偷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爲仁乎大抵爲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于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舊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爲然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五發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但僅有存署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亦舉爲虛

蘇文新

卷之二十一

陳議

十一

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橫流之災必倍于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監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方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修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于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爲欺罔實駭群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分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爲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爲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

蘇文新

卷之二十一

奏議

十一

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爲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僇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爲哀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三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奏議

章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四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劄子奏議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

蘇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劄子

十

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

國而賢也
之心腸

希令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
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
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無
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
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
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
兩人實足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
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
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蔡意欲於本
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

蘇文奇書

卷之十

三

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
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
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蜀提刑時本路
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
庇玠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
之坎九出死力臣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
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
例加誣議所言利害不計相見近日王觀言胡宗愈
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
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摧

文庫編
四信書

蘇文奇書

卷之十

五

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杆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
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
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
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
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
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
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
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
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隸擢爲太中大夫司隸校
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
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
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
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
太宗征遼患羅泊泣口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
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
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特明主之深知
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
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
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
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

此等語
不恰

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夢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自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卽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平。乞他日賜指麾簡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祇人請命，激切戰慄之至，取進止。

貼黃郭舉人材凡，衆所共知。旣以附會小人得罪，近復擢爲監司者，蓋畏挺之之口，欲以苟悅其意。正如何時，王巖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苟龍知

澶州，妻父梁燾爲諫議，天下知其爲巖叟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爲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范純仁皆吞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卽乞付外核實。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爲然，卽乞留中省覽。臣當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蘇文奇賞

卷之十

五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誚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禍累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

蘇文奇賞

卷之五

六

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鞏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切無一言

得公鑑之

蘇文奇賞

卷之五

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切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諱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眾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蘇文奇賞

卷之五

七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幼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勅舉學官曾舉江寧府右理司參軍周種蒙朝廷差克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蘇文忠公實

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請疏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鑑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下翕然以爲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諺于知人至此人

以汗學校者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謹自幼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勅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揮切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

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誡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夔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擅財爲國歛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內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

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端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畧任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卽聽許崔台符王仲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平復呂惠卿覩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青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旣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蘇文奇賞
朱之十
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爲修城之漸其策旣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旣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郡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溫鵠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墮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准

南王謀反所憚獨放黜以謂說公孫永相若發家耳今種蠱小臣而敢爲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終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耻若捷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慙伏候詠譴取進止
蘇文奇賞
朱之十
賦黃岡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選而已今忽猖狂首建人議此必有人居中除主其事不然者種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望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實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

蘇文奇賞 卷之三十 劄子

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實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踏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實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繇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

可恨也
不知唐
不知李
不知隋
下所以

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於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

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賊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

蘇文奇賞 卷之三十 劄子

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論行違恭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恭確詩言涉謗譏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來非敢爲確開說但以此事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爲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五

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爲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勅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爲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榜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止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

蘇文奇賞

卷之四

五

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淮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戢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齋利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齋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送有行止經論僧伴話並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

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本國母指揮令齋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為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頻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閣黎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為壽而不遣使來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為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

蘇文奇賞 卷二十四

末

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役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戢者甚眾訪聞徐戢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江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船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舉今來引至高麗僧人必是徐戢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階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本國母令齋金塔

壽介以為高麗國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壽介無禮莫斯為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為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介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為可乞賜指揮施行

蘇文奇賞 卷二十四

七

一高麗僧壽介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閣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船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右證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免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此事公
可將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侯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當

蘇文奇賞

卷之十四

奏議

十九

撈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秉私捨施僧院卽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荅云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福建海商往還故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謗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

者姓顏人齋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舶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諸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奸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添爲不可

蘇文奇賞

卷之十四

奏議

十九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候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喜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

蘇文忠公

卷之十四

奏議

主

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斗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潁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芡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

蘇文忠公

卷之十四

奏議

主

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

嘉慶八年
諭旨

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視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免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糴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沾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水，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

蘇末青賞

卷之十四 奏稿

主

二十八日，典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獎勵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

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為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

蘇末青賞

卷之十四 奏稿

主

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浚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開關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囿隙地側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蘇末青實 卷之十申 奏議 主司

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皆云龍山浙江兩關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為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有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

對助

水既清徹無絲於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湖又况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而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蓄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河千頃無凶年矣用此計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刻剗得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葑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澁縣主簿監

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
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開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
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
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
曰荊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開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
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荊山河而北出
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
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鈴轄司前創置
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
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
蘇文奇賞 卷之十四 水 三六
則鹽橋一河過閘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閘援
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
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
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
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
水入茅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曾
開淘此已然之明效也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綠潤
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
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固竭
之患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於

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門一所
門外水關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窻一所一集
水關一所一菩提寺前門一所皆自清湖
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
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
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
鑿爲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於承天寺東之
行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
橋河口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鹽橋
又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
蘇文奇賞 卷之十四 水 三七
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
關曲折之間頗作石堰貯水使民得汲用
備火災其利甚溥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
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傑相
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
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
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
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
軾同學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
簡又以磚石培堦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

成。然而本州父老農民觀此利便相率詣臬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埋塞幾半水面日減芟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又復減價出糴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

蘇文奇賞

卷之十四

奏議

三

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猷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減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芟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澇漣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芟草埋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卽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菱葑卽許人刻貨但使人戶常憂刻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

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饑民興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強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堅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蘇文奇賞

卷之十四

奏議

三

一今來所創置鈴轄司前一關雖每遇潮上閉開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開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開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湖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壅塞開洶擾擾之患爲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鈴轄司前一關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開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鈴轄司前開。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爲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

潤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法據理並令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遷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爲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菱葑之地方許

蘇文市賞

卷之三十四 奏議

五

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不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給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鬻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爲疆界緣此卽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不得以鬻割爲

界如違亦許人割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封盡變爲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卽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卽許人

割賃其割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檢

蘇文市賞

卷之三十四 奏議

五

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縣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衙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菱葑卽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葑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菱葑不切除治卽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闕

以上六條並刺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竹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

一半載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并於前來所賜本路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并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仔細利害不敢一一素煩天聽伏乞候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四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四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五

奏議

奏浙西灾傷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灾恤患尤當在早若灾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賣當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灾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開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畧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

或

改

它不先事處置之禍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計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戒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解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任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民齊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繇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請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及百錢足。

蘇文忠公

卷十五

奏議

七

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任糴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埝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欠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瑋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棹撈漣云，半米猶堪炒噉，青稬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糴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糴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糴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

蘇文忠公

卷十五

奏議

七

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紕帶金玉鑽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糴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湖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糴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斛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騷擾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斛出糴救饑如合准備印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救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糴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思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有之不可不豫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相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

蘇文忠公集卷之五十五

奏議

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兄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救濟其饑貧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非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沿道被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早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饑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饑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

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
人爭奏災傷正合豫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
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一去年災傷伏蒙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
一盡用其錢收買銀絹命下之日米價斗落今
災傷連年民力重困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
多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指日待熟而淫雨
風濤一舉害之窮苦更倍去歲伏望觀察特與
寬減轉運司上供一半所貴米價不至翔湧和
糴得行且免本路錢荒之弊

蘇文奇書

卷十五 奏議

六

一杭州所出米穀不多深慮常平收糴不足有悞
來年支糴乞許于蘇州秀州奇糴

一檢准編敕節文五穀不得收力勝錢然元降指
彈止于今年四月終伏望愍念兩浙連年災傷
五無麥項至候秋熟六月中爲止

右件如前臣亦知京師倉廩之數不可耗缺所以
連奏乞減額斛者誠恐來年饑饉又成二聖不
忍坐視流殍必於他路般運錢米賑濟爲費且
倍而已饑之民豈復有錢買米並須依散有出
無收不如及早寬減上供米斛却收銀絹實數

縱有損折所較不多伏惟深念熙寧之災本緣
臣僚不早肇畫奏請以致餓死五十餘萬人至
今瘡痍未復呻吟未已特望宸斷早賜准備實
一方幸甚

蘇文奇書

卷十五 奏議

七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奏即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十聖聽皇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

蘇文忠公

奏

八

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青買燈四千枝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

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

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竊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捕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

蘇文忠公

奏

九

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日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衡前差顧利害與

亦此一段

孫承傳亮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至其事者是以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日昏所以累章

奏文書

卷十五

奏議

十

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如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誦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收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頌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

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開命悸恐以禍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解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峻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唯復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

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過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必致當途怨怒愈為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太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望聖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蘇文奇書 卷二十五 奏議 主

漸通水去
以此并得
重臣等司
水利水易
言也

進軍鏢吳中水利書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大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輒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况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澁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

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
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澁雖暫通
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
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
縱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
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
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弭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
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鐸有水學故召
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
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

蘇文奇賞

卷二十五

奏議

古

謹繕寫一本繳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
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
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憫惜乞下臣言
與鐸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
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錄單鐸吳中水利書

切觀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
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
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
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
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
開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
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
茫然猶適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
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

蘇文奇賞

卷二十五

奏議

主

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
汪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松江以至於海
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絲是震澤之水
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
或又曰孫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
節宜歛金陵九陽江之衆水孫分水銀林二堰直趨
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孫宜歛販賣簿木東入二浙
以五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因給官中以廢去五堰
五堰既廢則宜歛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
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孫荆溪而入震澤蓋

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同，而宜欽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震澤之水收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枉其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奏議 末

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枉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其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

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遠，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稿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年，其田卽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奏議 末

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蠡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漏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歸荆溪，入震澤，注于江，歸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

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淤菱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縣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菱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菱蘆生菱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奏議

七

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闊外可得二丈餘餘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闊外可開水面二千丈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開闢菱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繇華亭青龍入海則一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

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濱一十四條曰孟濱曰黃汀曰蔣濱曰歐濱曰魏濱注曰支子港曰蠡濱曰牌一曰蔣濱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十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礮斗門每濱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汎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奏議

七

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鈔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觀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甬不通其言

然則然矣。雖言吳江。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運河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壅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爲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奏議

三

隄可以作田。圖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漏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漏湖。泄漏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各存而實亡。累有知者。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漏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一。爲彼田戶皆豪民。不知

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怙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彼豪民計。構不行。儼開夾苧干通流。則由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壅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奏議

三

也。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遁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喻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卽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卽水穴。以危亡現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汗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鈔命屬史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

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恐相視回中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既謂怨口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恐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為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唇睫之隔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焚蘆遷

沙上之民次踞吳江岸為千橋大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對門石碑提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漬及開通舊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園鄉里寧欲使只就深水之中疊成田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園以狹水道當春夏滿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方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剝橋疏通河港置對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畧港漬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于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溝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為一圖則纖悉若視於目前之聞也既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鎮而龍泄水入海昔因鹽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築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大龍哉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愿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漏湖有二潰一名白魚灣

一名大吳潰，泄漏湖之水入運河，經運河入一十四處，跔門下江，其二潰在塘口潰之南，又有一潰名高梅潰，亦泄漏湖之水入運河，經運河入跔門，在吳潰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觀奏請開海口諸浦，鑄切開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

蘇文書寶

卷十五

主南

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跔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漲，積水最為先防也。然鑄觀合開三州諸溝潰，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畧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使為舊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跔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英亭于白鶴溪，白魚灣大吳潰塘口潰宜與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潰

蘇文書寶

卷十五

主

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潰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潰潰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潰溝潰，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工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夾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放網運，何耶？鑄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壅塞，故運河之水嘗應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堰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後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書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

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益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瀦水以灌漑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瀦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鐔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瀦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瀦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奏議

手

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道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使知不涸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不如古者、凡如此也。鐔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縣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後梁溪卽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役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蘇東甫賞。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益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瀦水以灌漑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瀦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鐔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瀦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瀦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

蘇東甫賞

卷十五

奏議

手

九
卷
五

一、濱水膏。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鏐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畧，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鏐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交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垵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奏議

宋

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

管水入江。

一、次開葵亭千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

長塘湖、涌湖相連，悉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

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西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舊。

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龐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

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鏐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鏐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奏議

宋

廢至李氏時，亦嘗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司，置解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壞低狹，凡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汎漲，則閘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洫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

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
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
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
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
荆溪而繇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
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於海中治百瀆之
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
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述究也難者曰雖復五堰奈何
五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鐸答曰繇五堰
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復堰使
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
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奏議

幸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
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
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
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
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
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
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
慈別擇能者持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奏議

幸

薦宗室令時狀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
州蘇軾狀奏臣右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
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
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
河間東平之德散向之支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
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
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興以來累聖
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
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
共之故爭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
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
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僉書
穎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
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
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
雅健博貫子史益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
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
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
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

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蘇軾奏

卷十五

奏議

七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

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即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蘇文新黃 卷七十五 奏議 高

省吏不惟
窮之抑也
無官

果爾則
人亦不如
矣

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贖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繼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要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益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奸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何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賣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賈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其

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執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藉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領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

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每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不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六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奏議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劉委實大
送此通之
雖不可以
照小之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辦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六奏議

劉委實大送此通之雖不可以照小之

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郎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疎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

如此論者
論人思過
矣

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饑瘦伶仃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下有缺文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削敗壞祖宗法度而

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
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
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
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始肯須住
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爲名公
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
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
皆赤露妻子流離性令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
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
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六 奏議 三
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
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
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
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全部轉運司
許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
皆窮困骨立亦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
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
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全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
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
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

卻言緣倉司糾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
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糾子仍只存
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糾子四十人皆詣臣
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
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糾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
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
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
賂輕齎密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糾者不受賂
必無寬剩糾而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
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六 奏議 四
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
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今部所立條約而歲
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
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
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
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
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
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
船爲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爲准
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爲條未敢

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繇一例行下
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
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
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
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船罪施行庶
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
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
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
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
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
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
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
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蘇文忠公

卷之六

奏議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棧到岸檢納稅錢如有
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
名稅錢者各徒二年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
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
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鑾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
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

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餽納及納稅錢
卽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
依例喝覈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
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
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
船爲家既免折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
也押綱綱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欄無
繇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
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

蘇文忠公

卷之六

奏議

易務導洽司堆垛場議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
八年略無絲毫之効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
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
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
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
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路稅務日急一日
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
南商賈久開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
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
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爲非臣不敢避妄言之

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爲是，卽乞盡理施行。少
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本州已具轉般倉斛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
致闕誤。事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斛子
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行
倉法後，欠折愈多。若斛子果不取錢，則裝發更無
斛面兵稍未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斛子不
免取錢，則舊日行用一貫者，須取三兩。買方官收
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勢須宛轉託人，戚則隔洛爲

蘇文奇賞

卷之六

七

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廢罷，且依舊法。

又貼黃臣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法
支用錢米不少，又添差監門小使，臣支與驛券，又
許諸色人告捉，搆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錢五十貫
爲賞，又支係省上供錢二萬貫，召募綱梢如此之
類，費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數年，必無
所補。臣今所乞，不過減却淮南轉運司違條收稅
一萬貫，使綱梢飽暖，官物自完，其利甚大。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
蘇軾狀奏。右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竊
謂欠折之本，由於綱梢貧困，貧困之繇，起於違法收
稅。若痛行此一事，則某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七八。
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
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
立斛子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請罷，
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假以事權
而助其耳目，則餽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
贏而爲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爲額，
不當以起發之數爲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填，
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
有萬般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
運斛子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爲額，而發運司獨不以
到京及府界實數爲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
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殿罰。則發
運使自然竭力照檢矣。凡綱運弊害，其各有五：一曰
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裝不公；二曰諸倉專斛作
弊，出入斛器三日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

滯四日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刻雇夫錢米五日、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剽取、非理曝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資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欺綱梢於百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雖綱運而遠赴新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辟京朝官兩員、爲勾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船爲廨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人員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毫爲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存政舉、必大有益、伏望朝廷留念、餽運事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奏議

九

貼黃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收錢糧綱不得點檢、結押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東南、兩貨盡入綱船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

然自祖宗以來、編收皆不許點檢、當時不聞商稅有虧、只因導洛司既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又自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立隨船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爲害、今若依編收於行、不惟綱梢自須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商賈全集於京師、回路貨物無歸、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奏議

十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
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
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
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
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
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用之令
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
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臣竊爲聖世病之
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
蘇文奇賞 卷上木 奏議 主

聖訓令免稅估押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旱
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
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今元祐初年雖云災
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
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諒者或欲立法如一
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
之法小爲通疎而臨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
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日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
乃爲通濟謹具逐條如後

天聖附令

蘇文奇賞 卷上木 奏議

主

諸商販斛斛及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
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麵之物及木鐵爲農具者
並免收稅其買諸色布帛不及疋而將出城
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並准此

元豐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
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穀麵及木鐵爲農具者並
免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易者准此

元祐勅

諸典販斛斛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
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卽災傷地分
雖有舊例亦免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并麴及木錢爲農具
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易
者准此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
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
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六 奏議 圭
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
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
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元祐七年南郊

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
於龍明寺前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車太
廟馳還人以龍自太皇太后明旨中使傳命
申教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
道中

奏正主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

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

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
屬車間時楊雄待昭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
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
齊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六 奏議 圭

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敎坊鈞客作
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
常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
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虔越古今四方來觀莫
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
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
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勾官人施行取進止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薄等事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依例收買金薄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爲高麗契丹之與臣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爲吏人上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蘇文忠公奏議卷二十六

五

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爲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爲穩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韙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本有害也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糾救豈貴如彼比之皮

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使公按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一項指揮所買策府元龜敕式並不曾賣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蘇文忠公

卷二十六

去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准太學條三學生凡
有進獻文字及書啟贊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
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
皆得進狀許血於所屬官司投下即無更令官吏看
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
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緣本監起請遂立上
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啟文字永知公卿此正舉
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

蘇軾奏

奏主本

奏議

七

此舉以始
蓋言非或
不能細心
至是

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
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
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
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略有疎略未盡
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
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員之優者教養之官所
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
尋下本監防當准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
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
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內舍生其

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蘇軾奏

奏主本

奏議

八

臣按正隆贊表 戒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
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
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
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
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
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
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
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
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
不幸仕不遇明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
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
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
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
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
之流未易悉數可以進苦口之藥石誠害身之膏肓
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後臣等每退自西
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
之相契卽如臣等之同時若臣等論頌牧之賢則漢

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
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
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
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消
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其面反覆
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蘇文忠公

卷三十

奏議

七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第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摺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肢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寬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聞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辯利害於疑似間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肯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謹奏

蘇文忠公

卷二十六

主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哀世昏王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爲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開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

蘇文忠公

卷二十六

主

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閤官。自有傳運使權。無所關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非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

奏議

卷之六

三

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候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未盡。而袖手

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罷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山宮。問寒心者。數月終。卒不敢復言。其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一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畫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錄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不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觀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有改變。故謹進此說。敬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

奏議

卷之六

三

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
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甫

卷三

五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切見北虜久
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
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日
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管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
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
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
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
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
故蓋是將校不肅歛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
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
飲博逾濫三事不正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
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
進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
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
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
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
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
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

正以爲
不擇力

先發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軍
猶當雜用禁施至於平日保境簡禦小寇卽須專用
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
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
邊縣以備敵實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
招刺宜穀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
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
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
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置淵
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
蘇文吉實 卷二十六 奏議 十七
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
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帝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
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
舖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
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
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
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羣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
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
本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提等部領社人與北
賊鬪敵趕起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冉

因保甲
弓箭社
宗皇帝
聖旨見
今具存
昨於熙
寧六年
行保甲
法準
熙寧七年
再準正月
十九日中
書劉子聖
旨應兩地
供輸八戶
除元有弓
箭社強壯
義勇之類
並依舊存
留外更不
編排保甲
看詳上件
兩次聖旨
除兩地供

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提趕上所獲首級并冉昇亦所
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
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
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
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
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
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劉子聖旨應兩地
供輸八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
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
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
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
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
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
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
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
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識且臣竊謂陝西河
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
皆是人戶組業田產官無絲毫之助而驅捍邊疆
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遠未盡其用近日

州文安縣及其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騎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捐循其人去訖輒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州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

蘇文忠公

卷二十六

奏議

手

法之後更收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卽擒獲不至恟恠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繇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去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到下項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每戶選擇強壯一下克弓箭手貼黃所謂軍政不修皆有實狀不取一一奏聞

又貼黃所有龐籍奏得聖旨已具錄繳連在前又貼黃前項所奏元豐二年再萬等捉殺北賊係熙寧六年朝旨廢罷後兼再萬等不係兩地供輸是合行廢罷地分人戶

又貼黃高強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戶添差人數卽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係甲雖上戶亦止一丁所以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社長社副錄錄事各一名爲頭目並選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

蘇文忠公

卷二十六

奏議

手

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

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克急脚子並輪番一

月一替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

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

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

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理稍遠不聞鼓聲去處卽

急差急脚子勾喚若強盜入村聲鼓勾喚不到

此項款取
諸罰錢恐
不足

及到而不入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
一經罰錢三十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
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十
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
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
錢十貫折克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
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
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
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桿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
蘇本奇賞
卷二十六 奏議
圭
罰錢五百弓箭前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
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
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
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
本社監勒係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
其所給曆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
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所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
及隣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盜因鬥致死除依條官給緡外更
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
充
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隨時記主管須遇社
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衷私
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
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怪擾
已上並是歷年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
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衷私施行今泰詳
蘇本奇賞
卷二十六 奏議
圭
增損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為與強虜為隣各自守獲骨肉墳
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
人為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
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
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致化外賊盜既知逐
社人勾上村堡空虛即皆生心窺伺公私憂恐
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為患苦臣
竊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為恐其因循武藝
生疎緩急難用今來弓箭社人戶既處邊塞與

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鬪爲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繇生疎飲乞應弓箭人戶今後更不克保甲仍免冬教顯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克本社守關頭目

一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之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六 奏議

七

數日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勾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

妙在因色
一更改則
應變而共
人亦不難

與此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常以難格論賞者卽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龐籍奉請並是因舊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承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生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卽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克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六 奏議

七

貼黃保甲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克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卽無已克保甲而不克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克保甲只是流罷重疊虛名卽非幸免
又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腳供賦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

欲知其實

一今來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胆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爲驅使今來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既免冬教即保甲司卻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

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片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

引縣
北邊
鄉兵

髮與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自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買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之面及逐社任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貼黃所乞免折科却行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乞以回易庫錢帖支保甲按賞錢爲五千貫令安撫司支用計費錢三千四百一十七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未足以起上氣但臣不敢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邊事大此三萬餘人久遠必大段得力更賜擘畫錢物應副成就或於近裏州軍趙那克剌免役六色錢與本路被邊州軍添看諸色役人其弓箭社人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然歸戴願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朝廷詳酌又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軍官吏相度利害尋皆供到有利

無害經久可行保明文狀在本司訖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六

奏議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六 終

蘇文奇賞卷二十七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

制勅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勅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
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焉
具官傅堯俞篤學博行久聞於世歷事四世挺然一
節懷道不詆十年于茲朕欲開仁人之言置之講席
非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歲太
宰益修厥官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七

制勅

所以繼也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勅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茲邦計將優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微之意焉可

蘇文忠公集

卷七

知楚州田爲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勅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異時吏或不更郡縣而任判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格爾屈無華試于劇郡吏民宜之其卽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可

蘇文忠公集

卷七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秘閣較學知福州
勅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
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爲
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廣育才
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總之妻壽安
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勅崔氏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家婦夫亡子天憐然
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
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
歌之韓愈幼孤養於嫂鄭僉喪之甚若崔氏者可謂
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
於孝婦者有所愧焉可

謝卿材可直秘閣福建轉運使

勅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勛功興事也將以觀士之所守而進退之惟愛身者爲能愛民惟知義者爲能知利以爾臨事有守信道不同治郡有方奉使不擾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之風釋此大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增重於使權無輕遠人謹視貪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蘇東坡書

卷二十七 制勅

本

趙偁可淮南轉運副使

勅具官趙偁汝昔爲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飢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可

蘇東坡書

卷二十七 制勅

七

王誨知河中府

勅具官王誨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
宜之河東吾股肱郡方唐之盛世有賢守風流未遠
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可

唐文粹

卷二十七 勅

八

邵剛通判泗州

勅具官邵剛詩云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四獄訟之事
固儒者之所學也汝官于上庠既習其說矣其往哉
之可

唐文粹

卷二十七 勅

九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

勅具官張禧、疆、塲之政，以首庸計功，所從來尚矣。爾既應格，則賞隨之可。

蘇東坡書

卷二十七 制勅

十一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勅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收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可。

蘇東坡書

卷二十七 制勅

十一

范祖禹可著作郎

勅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
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
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
作之任。頗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
奮筆於其間。則善惡貨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
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荷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
往祗厥官。無曠乃職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七

制勅

主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

勅國家蒙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董
其私。置傳以導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衿而
服簪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閒平之盛德。歆向之異
材。皆湮沒而無傳。故嘆息之何及。尚賴本支之茂蔚。
爲邦國之華。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
爲質。禮敬以自文。持滿矜高。蓋得諸侯之孝履。信思
順合於大有之賢。小心自將。沒齒無過。方朕不言之
際。遠茲永逝之悲。日月有時。寃安告具。貴以旌旄之
寵。仍兼將相之榮。豈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庶邦之
義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七

制勅

主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勅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
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至俗吏
爲之則多收美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爲
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
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蘇文忠公

卷二十七

制勅

十南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勅劉元年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容爾百年之故老乃
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仕秦柱下
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
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蘇文忠公

卷二十七

制勅

主

范純禮可吏部侍郎

勅其官。范純禮。嗚呼。維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配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計。朕惟瑚璉。不可以藝用。驥驥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少進之。益觀其能。往欽哉可。

蘇文忠公

卷二十七 制

七

克鞏通郡防禦使

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爾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攷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蘇文忠公

卷二十七 制

七

劉夷閭門祗候

惟我神考篤于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識朝廷之儀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之可

蘇東坡集

卷十七 制

太

王安石贈太傅

勅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四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已意裋批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平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不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蘇東坡集

卷十七 制

七

陳薦贈光祿大夫

勅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其我神考（京宮二十餘年之間山陵既成人物改謝顧臨在廷一二臣外間有者朕惻然傷之永懷其人具官陳薦剛緩本訥器遠任重密勿左右以責難為愛君周旋藩輔以卹民為報國淪喪本幾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追榮之典猶足以寵緩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蘇文奇賞卷二十七 勅

注

蘇文奇賞卷二十七 終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八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制勅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連

州團練使

勅某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勅

十

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頌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乃父祖以為邦家光可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勅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羊羔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可知矣其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爲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李承之知青州

勅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勝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其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其師蓋公公曰治遺貴清淨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鼎可

贈韓維曾祖處士和國公

勅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溫之兄弟同時並列三省者在國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億事仁祖始參大政篤生三子咸秉國成豈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人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盛矣曾孫之貴蔚為三壽之朋逮予續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凡文而靖直且溫旋觀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

烝嘗之休惕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卽

贈韓維父億冀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人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疚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時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某少稟異材進繇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篤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聲戟互設朕欲責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為北

土之藩輔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五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勅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奇才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開務安斯民以稱朕意可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制勅

木

除范純仁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強固則精神折衝故爲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志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惜民之蕭暫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制勅

七

賈種民知漢陽軍呂升卿通判海州
勅賈種民等天下有道士知分義流品清濁各有依
處如種民升卿亦不汝棄往服寵命益祗厥官可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
簽書公事

勅元兇在位民不莫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
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
穿窬之智詔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
喜殺以聚歛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
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
害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
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
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
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
俊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
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
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賊狼籍橫彼江東至其復用之
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
謀馴至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
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
文止爲欺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
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

勅昌齡等古以人物掌選而士不濫進以經術斷獄而民無怨言何修何飾而至此今吾一之以格律而不免於異議何哉昌齡以儒學進有聞於人庶以世家用能宿其業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十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丞韓敦

立可通判齊州

勅具官某等朕於士大夫苟便其私而無害於公者益未嘗不聽矧以養親爲詞而求易地固朕之所樂聞也往服厥職各祗乃事可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十一

兩浙運副喬執中可吏部郎

勅具官喬執中士知愛身。則知愛君。知馭民。則知馭吏。故端靜惠和之士。施之內外。無適不宜。朕察汝人矣。今自部使者入爲天官屬。無易其守。以稱朕命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七

楊伋落待制知黃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

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濮州

勅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賴。講愬公行。若廷尉治獄。不苛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奸宄自消。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具官楊伋等。以患失鄙夫之心。而竊乘君子之器。欲與羣小。共分告織之功。專務巧詆。以成疑似之罪。試加覆視。寬狀了然。公議不容。彈章交上。聊從附下之罰。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寬恩。益務循省。台符改服。我下云往。莅安陽兼修馬政。勉思來效。毋重往愆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七

趙高摩勒轉朝議大夫

勃地充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將要師德郭元振儒臣也而樂於守邊疆場未寧則以外爲重而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其官趙高少以宏材輔之博學虛心大對方觀操節之入惟敏西陲遂膺羊陸之奇恩威並著戎夏又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舊典收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十四

鮮于侁大理卿

勅具官鮮于侁儒者耻爲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流弊之末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罔釋紛張延及無辜朕益厭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回雖古于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冤民不然者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

十五

吳處厚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通利軍

勅具官某等漢口黎陽控引江河久廢爲邑吏民不悅比詔有司修復故壘因舊而新務適厥中平徭均賦使民宜之明哉朕意以慰父老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七

張問秘書監

勅具官張問汝策名三朝宜力四方既有聞矣而篤老之年克已復禮稱道不亂朕聞而嘉之起之鄉閭列之朝會問國故事與民疾苦足矣不必勞以事也優游吾東觀以爲士大夫之表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七

范子奇將作監

勅具官范子奇夫以百工之事較之一路之民爲輕而自部刺史入居九卿爲重爾久在外服奔走之勞按視之勤亦少休乎今宮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失可以寡過若予予工毋廢厥職可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制勅

木

高公綽公紀並防禦使

勅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尚有十世矧先王御狄之勳而聖母負哀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其官某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腑逮事厚陵没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水施當俟可爲之會臨寵而擢庶保無疆之休可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制勅

元

穆衍金部員外郎

勅其官穆衍士能用其長以自表見者朕未嘗不試也。要之必觀其始終然後能決其進退。在此選者可也。往服朕訓以永終譽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人制勅

主

蘇頌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定之士必以無詭爲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殺市紛然敷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再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達叔向愛直得太古之遺遭罹閔凶亦既祥禪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懷墳墓易若蹈威綽之前軌顯揚君親行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人制勅

主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等設法既復民知息肩矣然在官者皆農
末也三峽之民刀耕火耘與鹿豕雜居正賴良使者
察其侵冤使政煩而吏貪者此等豈能遠訴乎朕以
大臣薦故擢用汝若遠民無告非獨汝咎薦者可不
勉哉可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勅賜

王

呂繇庚太常寺太祝

勅呂繇庚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行
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爲未足也而錄其子鳴
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
勉之矣朕不汝忘可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勅賜

王

呂大臨太學博士

勅具官呂大臨太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爲法而恃法以爲治可乎漢之郭太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疏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爲乃稱朕意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主

劉寔知陳留縣

勅具官劉寔縣劇而難治故有司難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史以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主

蔣之奇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勅具官蔣之奇按治嶺海統制南極聲教所暨聳聞
風采自唐以來不輕付予朕既擇其人復寵以秘殿
之職使民夷縱觀知其輟自後以見朝廷重遠之
意其於服從畏信豈不有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勅

圭

吳安持知蘇州劉瑄知滑州

勅具官某等兩河之洛朴其弊也悍而輕犯法三吳
之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爲能去其已甚
濟其所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訪之左
右咸曰汝宜往服朕訓因俗而治可依前件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勅

圭

黎珣知南雄州

勅黎珣嶺海之遠吏輕爲姦非良守令民無所赴告
往祗厥官如在近甸則予汝嘉可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制勅

美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勅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
定矣朕惟憂謏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
已失而勤誦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
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
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
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
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
大願乎可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制勅

美

燕若古知渝州

勅具官燕若古汝何以才選奉使東方官省而歸因以得郡蓋可謂異恩矣巴峽之險邑居偏陋負山臨谷以爭尋常獨渝爲大州水土和易商農會通賦役爭訟甲於附近毋以僻遠鄙夷其民欽哉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幸

蕭士元知隰州趙承寧知永靜軍

勅具官某等文武異用而其道同軍國異容而其情一爾以才選往莅厥服惟少私寡欲則民自靖惟奉法循理則吏自畏祇率朕訓欽哉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幸

朱光庭左司諫王觀右司諫

勅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昔之諫者常有不容之憂然有志之士猶且不顧忠義所激憂患可忘今朕恭已無爲虛心以聽汝等所論益無虛日朕亦有拒而不聽聽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盡所欲言言而不從朕則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負朕可不勉哉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三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勅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余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而況於左右輔弼之臣歟具官鮮于侁邠之老成人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出入館殿蓋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吾爭臣之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書之史冊足爲美談若乃進則詭詞退則焚草衺世之事朕無取焉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三

王巖叟侍御史

敕具官某爾以御史論事稱職擢居諫垣而能秉心
不回忠言屢聞考其所爭之義皆有可行之實予維
寵嘉之茲復命爾往兼執法樂於從善朕志亦可見
矣易口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爾
謹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我純一之政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書

錢總幹事中

勅朝廷之政根本於中書而樞機於門下出入考慎
然後布之天下一成而不反後世有述焉雖用人惟
均而至於封駁之任其選尤重其官錢總文學議論
世其先人典章憲度博通前世詞命之富多而愈工
風力之優煩而不亂其服新命益修厥官使爲政者
難於造令而承流者無所議法則惟汝賢可

蘇文奇賞

卷二十八

制勅

書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八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九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文選

制勅

林希中書舍人

勅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況誥
命之出學者所師流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水
朝華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
異端所汨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為先故難其人
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學強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
之風流述間正始之議論往踐外制為朝廷常潤色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十
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講典刑之變務究所學
朕將觀焉可

司馬光左僕射追封溫國公

勅執德不回用安社稷為悅以死勤事坐致股肱或
虧方予訪落之初遽與殄瘁之感其于歸典豈限葵
章具官司馬光超軼絕塵應期降命蹈履九德湛淵
六經逮事仁宗以論思獻納任言責明我英祖以安
危治亂鑒古今粵惟先朝廷登近弼方事獻可而替
否不肯枉尺而直尋紬繹新書優游卒歲乃心無不
在王室不起何以慰蒼生顧惟眇躬肇稱祀祧雖未
能求諸野而得傳說亦庶幾選于眾而舉臯陶激濁
揚清方甄明于流品制法成治永振惠于黎元而懋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二
道之悲天不得于一老惴慄之歎人皆輕于百身茲
大享千合寢仍不預于小飲師垣一品降之九原開
國于溫用旌直德納棺以從式勸具僚念涕泗以無
從想話言之猶在俯惟英爽歆此寵靈可特贈溫國
公

朝散郎殿中侍御史林旦淮南運副使軔

淮甸之民。薦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發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于朕聽。朕惟救荒之政。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繇郎官。以才任御史。習于揚楚之俗。其爲朕往視之。均徭薄歛。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三

內制赦文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赦文

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祗遣輔臣往嚴像設敵愾臺之仙宇架龜洛之仁祠時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祥而效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休云於戲好生育物旣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終成神考之志資爾有衆宜體朕懷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四

內制詔勅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元祐三年閏十二月

勅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關計員至相倍徙上有久間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勅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于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蘇末奇賞卷二十九五

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

太后皇太妃準此

賜鎮江軍節度使簡拔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康國公判大名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許

詔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勅韓絳覽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四世元老國之長城端笏垂紳不動聲氣風采所及自然折衝軒冕丘園其實何異矧今艱難之際日有水淵之虞黃髮在廷未敢言病豈宜獨善遽欲即安尚分北顧之憂勿起退歸之念強食自輔體我至懷

蘇末奇賞卷二十九

本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幼韓絳功成身退人臣之常禮至于非常之遇則必有無窮之報朕待卿于形器之表而卿自處于範墨之內未爲得也朕意不易卿無復辭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七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元年十月二十日

物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鸞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諮也苟得黃髮之叟備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母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八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

元祐二年三月十一日

勅孫固視國如家。忠臣以忘老。視民如子。君子可以忘勞。卿被遇三朝。出入二府。德望並隆。中外所服。故起之詞館。付以留籓。使上有矜式。民有依怙。屬任之意。豈輕也哉。釋位謀安。引年求避。此疎遠小臣之事。非所望于卿也。尚體至意。勿亟懷歸。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九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乞開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勅韓絳爲天下計。則賢者常勞。爲人臣謀。則老者當逸。今朝廷待卿之意。酌處其中。奉朝請于琳宮。所以系民望。釋負荷於留籓。所以慰雅懷。勉及清和。亟還朝署。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十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元祐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勅百祿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况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中書與在有司固當處歸于至當而卿遽欲以此去位非古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士

賜龍圖閣直學士新差知秦州呂公弼乞改授

宮觀小郡差遣不允元祐二年四月三日

勅公弼朕顧懷西方思得賢守使邊有備而民無擾以卿耆老練達德宇淵靜泰又舊治吏士服習臥護諸將無以易卿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士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命辭免恩命乞知陳州

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十三日

勅堯命連蹇三黜栖遲十年士無賢愚爲國太息如珠玉之在泥土麟鳳之在網羅朕所以拔卿于久廢之中用卿于期年之內天下拭目欲觀所爲而乃引微疾以自言指使郡而求去豈獨于卿有報國未遂之歎亦將使朕獲用賢不終之譏勉復舊曹以全大節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圭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勅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爲請稱德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爲辭斷之于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二月二十五日

勅彥博卿歷相三宗名聞四夷位極一品書考四十自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固當以國爲家以天下爲身以安社稷爲悅而不當以君丘園爲樂也朕方待卿而爲政請老之言所未欲聞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圭

內制批荅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許

斷來章批荅元祐元年十一月

省表具之政如農耕以既獲爲能事言如藥石以愈疾爲成功若耕不獲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爲

蘇文忠公

卷五十九

三

本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荅二首元祐二年二月九日

二十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于功名而有厭于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二月二十六日

蘇文忠公

卷五十九

去

朕修身以承六聖虛已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卽于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職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亂之効于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為吳郡見
三公下封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于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祗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于股肱何以荅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七

賜文武百僚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

樂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先王之禮樂因情而立文君子之哀樂自中而形外夫有莫大之戚則有無窮之悲先皇帝天覆四方子養萬物至今窮髮之表尚餘流涕之民而況宮庭之間母子之愛僅畢三年之制遂講八音之和所未忍聞非不欲作卿等謹于率禮篤于愛君徒欲亟舉舊章顧未深明吾意三復太息難于電從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太

原缺第十九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聖母在位。正身虛已。仰成輔弼。雖疎遠小臣。所欲畢命自効。而卿乃以小疾求去。縱無意于功名。獨不惜此時乎。勉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乂安。然後謝事歸老。豈不臣主俱榮哉。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辛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爲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爲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者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冲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壬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荅二首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于安逸非卿忘身殉國不能從我于艱難召用之初中外相慶指紳莫不競勸父老至于涕流中道而歸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于社稷母使庶人之議及于朝廷

二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君子安身崇德如山嶽之鎮開物成務如江河之流若山嶽之鎮動搖不安江河之流行止自便則物將交病人亦何觀朕之望卿無以異此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圭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二首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喬木粵自拱把至于棟梁傑然群材之中夫豈一日之力卿擢自仁祖迨茲四朝光輔朕躬允有一德不獨卿無心而事自定抑亦民既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朝廷豈無豪傑之士猶當養以歲月待其德望之隆卿雖欲歸勢未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二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著龜不求備以取人則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圭

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用能寧輯我家情共爾位政在元老無異詞胡爲厭事而未歸不復爲國之長應方今官冗財匱歲艱民貧天步雖安國是未定若方勤于樸斲而達易于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欲未聞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

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覽表具之夫有烏獲之力然後可以付千鈞有和扁之功然後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非所以寵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為不智有其材而辭之為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往思其憂以稱天下之望

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書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

辭免恩命不許斷未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為強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為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為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溜青慙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辭

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書

祝文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天人之交應若影響而賜不順咎在貌言失之戶庭
害及寰宇求治雖切不當天意之中聽言雖多未聞
民病之實刑罰有過賦役未平一人之愆百姓何罪
避坐徹膳猶當許其自修悔旣轉災無或救之將墜
于神蓋反掌之易而民免擠壑之憂仰瞻雲霓待命
旦夕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

乃者常賜爲災歷時愈熾念咎責已寧丁我躬求哀
籲天竝走群望果蒙膏澤之賜一拯流亡之餘我愧
于民敢廢無災之懼神終其賜願必有年之祥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元祐二年九月

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
憬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元征擾邊至熙寧中
董種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為
民除蠱孽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
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
旋聞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
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于八月戊戌生獲鬼章頡利
成擒初無渭水之恥却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寬謹當
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于偃革以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九

夫

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樂語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
事協紫銜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
伏以某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端之早孤
潛炊相助歎張鎬之沒典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
曄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
萬甲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續鳳將從老子以
俱仙東坡居士尊組千峰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
餅共傾九醞之仙醪等香而來弄天風之引步此興
不淺潮江月之升樓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九

无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筠穿階畫掩門太白猶逃水仙
洞紫簫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
鑑人萬戶春風為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九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啓

謝制科啓一首 嘉祐六年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
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興
評刑內自顧于無堪稟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
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
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諱于採聽而
略于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于考

蘇文奇賞

卷三十

一

試而掩之于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
由而深知委之于察舉而要之于久長所以爲無失
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
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
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
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
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
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
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于萬人之中求
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

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
第以効其博通之實至于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

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
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
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
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迫人少而自信治經
獨傳于家學爲文不願于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
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竝遊始不
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
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

蘇文奇賞

卷三十

二

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
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
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
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
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自德爲至甄收一闕本作
以堯舜之道致我君以伊周之業爲已任恐一夫不
獲自盡亦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舊堯
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

又

軾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群起子奪相乘不意聖恩

之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
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其生
于遠方性有愚直初承父兄之餘訓教以修己而治
人雖爲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
許過深言發譴生事勢宜爾追尋策問之微意實皆
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
曰無悼後害竊以制策之及此又念科目之謂何器
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仰對言多迂闊罪豈容
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
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其選懦不勝將求二者之
蘇文奇賞 卷三十 主

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某之不才過
乃由此然而計切憤悱爲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
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皆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
誰當以奮發而爲意此蓋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
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爲無
憂紛紜之所恃以爲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拔感恩
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
制策所興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
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于寬
容豈其特君不可爲之深言抑其群臣亦將有所不

悅某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
之至

謝館職啓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覲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璠璣。難得而易毀。故僅積以養其全。知棟樑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于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于遠郡。或尚滯留于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爲陳迹。或擯斥于罪戾。僅齒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于寶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慙愚可爲危懼。是以一參賓幕。

輒路危機已嘗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已任欲辦大事務兼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于頑鄙過寵知懼庶不至于惰媮

蘇東青賞

卷三十

太

御中書令人啓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起丁敗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逮參法從。有躬。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所。必欲致治在于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范武子。晉益可使奔秦。崔瑗進而廉儉成風。楊籍甲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援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索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願于青黃。爨下無心于宮徵。謨蒙收拾。已出優恩。薦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戰。

越不知所裁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八

杭州謝執政啓

紹興四年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嬰于寵劇庶漸卽于安閒顧此蠢愚亦蒙微待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于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儻知遇

蘇文奇賞

卷三十

九

杭州到任謝執政啓

元祐六年

人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若邦乃裕陵之故國人醉事簡地沃泉甘豈惟暫養于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十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 元祐七年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
兼容釋汝穎之清閒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
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爲條教自然獄市
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禦侮
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疎更收一木之用軾敢不益
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
一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 元祐八年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
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
伏念軾愚忠自信村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訖無成
効嵇康性福傷物頻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
昔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悼
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變和天
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
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意比方回終
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奚周

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于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于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于刑書故儒術不通于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于學而其所以爲學者亦無施于民遊庠校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捐詩賦場屋後進挾聲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公貴賤之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主

間亦因遂闕下之士有學古之意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煥弊常竊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極先王之隆典伏惟某官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爲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爲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什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肯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于策足以盡人之材講求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于古不牽于今非有苛

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于捐舊嗜普所徵于今遂忘載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爲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秦竊有客大懼辱賢才之舉翻然如界之羽翼追遠繼以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祖遂一名方將區區于簿書米鹽之間碌碌于塵埃筮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願力報之末由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由

謝三內翰啓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開黨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于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淨剏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傑之望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罔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于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于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蘇文奇賞

卷三十

主

聖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原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之心蓋以多士爲急滅烽火而鼓以將帥爲藩垣抵璧捐金而以公卿爲帑廩蓋樽俎有折衝之恃則藜藿無見採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于爲已才已効于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霞雪自前茲爲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哀枯過辱緘封永敦爲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蘇文奇賞

卷三十

末

謝韓舍人啓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姦。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于察。爲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于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于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

蘇文奇賞

卷三十啓

七

拙不至于相滯。衡者哀憐老儒。故爲特奏之令。閭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塗。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已。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率于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竊譚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謝賈朝奉啓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擄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盡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山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淚下墓道。昔補今袴。尚能鼓舞于民。謠仰佩之。精力占難盡。

蘇文奇賞

卷三十啓

大

賀韓丞相啓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
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天將
欲措世于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同心而
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膺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
聖之后眷示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
于師曠孰敢爭能期六轡于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
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臺
廟申伯之望堂室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藁
爾種羌之叛命慨然當寧以請行威聲所加臚職自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尤

異爲國善調寢興謹奉啓起居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乎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
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于鼓舞
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
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昂稟
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嚮梁公之一人加以
經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
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
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化而善也猶風之靡草
是皆隨試而有効安見爲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尤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
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緊疎逃所獨詠歌
惟民罔知今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
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
君以愛人歡聲格于九天垂氣消于萬彙在昔小國
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況以禹湯大信之
誥有夔契同寅之言慈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
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
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其與苟好謀則必
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

遭時休明。賦命衰薄。登粗蒙于選選。比久幸于退藏。
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收。歎日蕩之波臣。
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擢屢未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
補息。剝影彫朽。冀朽出。節見日去。盆望天。恨未力之。
將。彈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
理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端端。天淵靡外。亦吳。
躍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
鈞屏營下情。無任。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主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一主不廢
排一有用
之身而
及去而
有補于
家教及
也

伏審抗章得謝。輝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
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相笑。而道不勝欲。私于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于前。
妻子之計。推荷之于後。至于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于。
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祿于當年。有其言而無。
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捨行藏。仲尼獨許于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于賢。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主
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屢。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
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力辭于未及之年。退託以。
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
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賦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憎。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
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憫與。
情。

賀趙大資少保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摺紳登觀。開壁。嶺。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于還故鄉。難莫難于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稱他邦。寔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孤裴而蓋袖者有之。至若首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于大用。命乃係于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足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絕無可恨。方將蘇文奇賞。卷三十。格。主。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追祭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載荷知有素貧。祿忘歸。慕鸞鶴之高。解眷。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其窮。

賀歐陽樞密啓

代大中公作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爲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于內者。皆効節于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于外者。皆受制于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爲。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于。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爲。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爲。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群。心。武。夫。悍。卒。自。以。爲。能。盡。其。才。賢。士。大。夫。皆。以。爲。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賀呂副樞啓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
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
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臣先寢
謀于長孺汾陽元老尚收觀于公權樽俎可以折衝
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
天亦厭于凡才上復思于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
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面言而中病
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
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圭
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
皆望于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于古人其若
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
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吳副樞啓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
卽欲裁問少通勤奉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問是以
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
喧繁總兵權于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
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
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于都會則具爲効也
速而所及者廉委之于樞機則其成功也速而所被
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
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圭
固將以未獲之事盡付于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貲之
軾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賀范端明啓

右賦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秘閣之嚴實近
市之養仍惟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
謂生死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
言方其犯雷霆于一時豈意收功名于今日惟天知
我終口不言傳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
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彌亮四世如華公
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
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聖使遺民復
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校三老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圭
之几杖更延耆壽未作元龜賦無任歡喜頌詠微切
之至

賀楊龍圖啓

右賦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通退疎動觀
聽咸謂國家之鉅竈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
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
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
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言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
歷觀古人之効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于
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所招之詩左師觸龍語
體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
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圭
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
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
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
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辭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
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于世而常若不勝節遺于
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鈐衡守誠
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効而不爲虛名
軾城家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
篇若有補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
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上魏州大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權凡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號國舊邦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于二陝鶯花不謝于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溉之饒被女郛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產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栢賸給中都至于事簡訟稀瀟灑有道山之泥魚肥鶴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巨賢不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一路之轉輸則入六

蘇文奇賞

卷三十

五

亦寫漢

答范端明啓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摺紳雲集于奉常端冕天臨于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于人之存否素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邁五胡之亂平陳之後扣獲雅音天寶之中遂維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丈人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既以身而殉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于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事關于治忽必幽贊于

蘇文奇賞

卷三十

五

神明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于健爲郡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視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于再三豈發明于萬一

荅王太僕啓

伏審祗奉明綰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
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
學配前人豫章雖老于中林瑚璉終升于清廟萬事
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清塗
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
之至但切下懷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圭

荅彭舍人啓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
董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
然而憲臺省閣無預于文詞儒館學官不關於政理
惟此六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
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爲文士
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真才來膺妙選伏惟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馬
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實多對策決科嘗魁天下
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奧從言動之司亟掌
蘇文奇賞 卷三十 啓 圭
絲綸之美璫璵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杞梓異材
固爲後日棟梁之用軼備員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興
誦之言少荅函封之辱真爲欣佩莫究頌言

荅喬介人啓

其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采爲末而以體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棄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慨慷。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河之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其官名重儒林。才爲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齊邦家之意。

蘇東坡

卷三十

重

慶過蒙疏示深服。爲謙願慙。哀病之餘。莫究欣承之

荅李知府啓

伏審厥奉。具思遠近。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于禁嚴。井絡提封。旋出分于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惟知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聞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軼倦游。滋久寤寐。懷歸空詠。其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蘇東坡

卷三十

重

荅丁連州朝奉啓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
改易既恬則霽猶習蛙蛇自疑本僮傭之人難復見
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以聞名而自
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
逢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于
集苑而有力于虛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
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
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蘇文奇賞

卷三十

書

荅試館職人啓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延秀儒林黨友
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于閒暇無事之時
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
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
之于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
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
仕行浮于名詞今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
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
私軼哀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
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覬寵以書詞永爲
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蘇文奇賞

卷三十

書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書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一

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鵲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塋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

詞法太美
此所以
爲公

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萍昧懷悅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二

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人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自

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而小人受其偏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其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徇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王

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著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計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難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

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賦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繇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獫無行之徒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賦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王

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說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濶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顧觀者塞其門觀者數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

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塞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緇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傳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事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月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必

蘇文忠公

卷三十一

書

七

飾鄙陋之詞道曠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荅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日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湮沒不傳意欲爲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惟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遠因之以飢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土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舊得不得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卽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蘇文忠公

卷三十一

書

八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九

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養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皆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

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烈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繇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剛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太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十

上韓樞密書

軾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軾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常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賀啓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爲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士

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
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

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出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畧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郎行蓋十餘年其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相繼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已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繇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爲後嗣之累則凡忍耻含垢以全人命其爲子孫之福審矣軾既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軾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爲謫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悔不佞皇太后土實聞此言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士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
盛名作牧如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
乎聞之曰騏驎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
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
卓絕而效見明着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
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
而容賧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
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
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野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主
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
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
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
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
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
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
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
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
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
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

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
一目之明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
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
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
拜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十四

上劉侍讀書

載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
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
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
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
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
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
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
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
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
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
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
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
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
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
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
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
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
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
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書

主

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
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
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
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
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
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
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朔
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
君白起之徒所以殲身殘民自戰而有之者也奮臂
而取幽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
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
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
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
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
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
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
也故請問於門下以輟澤見其風采不宜軾再拜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書

主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
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
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
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
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費因
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
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
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長而其閉門而拒之也
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
蘇東坡書
卷三十一
七
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
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
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
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父與於州縣之小吏
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
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
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
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
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
以其疎賤而便參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

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
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
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
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繇紹介不待辭讓
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
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
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
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嫻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
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
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
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
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
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
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
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
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
好名太高而不責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
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
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
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

愚者人曰
不思從性

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為僞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礙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繇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僞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歡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九

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暮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濫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效其能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辛

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竟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雖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各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繇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

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爾莽其故
出於此二者歟休惟明公才畧之宏偉度量之寬厚
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
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
其慰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
者而未敢言焉不宜軾再拜

文音賞

卷三十一

主

主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甯以爲
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
以久安未可以隨欲而往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
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
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
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
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
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
今之所謂富民者鄉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鄉
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
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
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
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
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
試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
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
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
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
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產空空餽以上計之長

蘇文音賞

卷三十一

主

主

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
名爲廉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
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
於不足則遞取其次焉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
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
千者也夫爲王民自變盜釜餽以上計之而不能滿
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
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一千四百分爲
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
強惡者願入焉隨發贖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書 三

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
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畧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
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
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
官自買水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鄉非相公果斷而
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
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
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甚放矣其行不行
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
千金軼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
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
急迫之中行寬大閒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
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
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
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故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
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
之春則陛下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
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
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韓丞相論災傷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獻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惟魯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遺左。最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賦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過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額不足。以薦銖銖。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簡按。則飢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暮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許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許之亂俗也。故有不于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許之門。而今

蘇東奇實

卷三十一

書

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許之人。本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賦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不深者。賦以為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為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各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畧得其實。賦以為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中下第五等上中下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其餘委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備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九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下戶。應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

蘇東奇實

卷三十一

書

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許之人。本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賦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不深者。賦以為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為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各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畧得其實。賦以為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中下第五等上中下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其餘委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備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九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下戶。應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

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與賣則著所割後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作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實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爲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爲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試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燕土何

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赦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爲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蘇文甫實

卷三十一

未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
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
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
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
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
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惟河北京東鹽
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
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
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書

堯

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
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
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
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
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
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
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
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
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繇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
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

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嘗罷又欲
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
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
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
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
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
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二錢竈
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
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
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書

手

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
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水之憂而官錢在暮
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
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
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
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
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
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
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廩庾之
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

朱文公集

卷三十一

書

三

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錢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收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廢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朱文公集

卷三十一

書

三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諱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裁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飢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畧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爲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累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

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更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
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
縣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
賦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清憲兩司官吏皆以見賦
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姦
何賦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卽此小小海客
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糶商賈不行賦既劾奏通之又
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
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
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賦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
蘇末奇賞 卷三十一 書
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
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賦之疲懦畏人不免小
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簡舉成法自朝廷行
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
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
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
復增賦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
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
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賦奏
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

卽乞一時行下載竊度事勢若不用愚計來歲恐
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沒過計事難施用卽乞
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
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悚戰不宣

出於此法
本守此法
其妙其理
論述古而
規摹亦宏

楊州上呂相公論稅務書

賦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為義不當在外獎飾過
分。悚息之至。賦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施
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東。東養民亦粗似所
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賦常
在外。為朝廷採。擷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
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
示。俞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痍也。近復建言。綱
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敕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
楚泗轉船。倉斗子倉法。必已闢覽。此事若行。不遇歲
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綱
稍飽暖。餽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
運卒。保完背類。使臣人員。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
事乎。其餘綱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續上其
事。又賦自入淮南。界間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
甚。行路客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
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
旅不肯。從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聚。費用坐竭。
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
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底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

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賦知揚州
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為虐。不已原其情。蓋為有
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利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
議。羞汚士風。莫此為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耻
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之外。刻剝不已。行路
被其虐矣。賦且乞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
賦已買田陽羨。歸計已成。紛紛多言。深可憫笑。但食
及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効區區。庶小有益
於世耳。不宜

蘇東奇賞

卷三十一

美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然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諤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鑲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枿木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創以爲廢或糟滓潰爛細計未輸之賊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及特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

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求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為不然社年轉中丞詳定放欠以為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日月以為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獨天子一切寬貸之意有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

蘇文忠公

卷五十一

奏

增悲悚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廨宇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
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
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
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
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
益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
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
告故朝廷以軾言爲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
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開糶而稅

蘇文忠公

卷三十一

書

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斗至八九十
錢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災可畏軾用印板出榜
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
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
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不肯出
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
裏外九縣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
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兌充軍糧
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致三萬石尚少十
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

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
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
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
廨宇雖不及元計錢數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
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
宇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
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飢設使不因
修完廨宇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
度牒猶不爲過而况救飢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
蠢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鄙民必不忍拒此請意

蘇文忠公

卷三十一

書

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以一面告
諭商旅今儲峙米斛且水陸脚乘以便度牒之至深
望果斷不疑于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
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熟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
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慙惶狼狽未
易據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于事兼軾近者奏
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各起軍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
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
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納
絹錢常于歲前散絕今尚關太半剗削之急益不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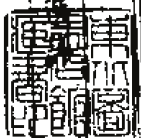
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察察，則督迫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望更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祇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民，而散弊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蹙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為蠹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為募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聖

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人。兩年人戶重有此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載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然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書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



與章子厚參政書

軾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審台候何似。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聖

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慨然。今日不獨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剝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

賦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
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路河人海者無異
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
定之日但有漸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
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
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
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
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
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孫有七女
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書 上

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
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開遂有飢寒之
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
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
不出聞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
會見無期臨然冀千萬以時為國自重

又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通中裁謝不審得
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
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剋名今
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
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
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
沂州葛城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
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
岳洗雪而無繇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
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
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
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
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
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
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
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
妖賊事如棐言不謬方欲為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
力者為其弟也乞勸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
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

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裴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裴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冀言見望也試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驚勇如裴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欲盡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裴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裴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裴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帶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烏散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囑召無賴烏合之衆可招

自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劫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裴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與孫知損運使書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久騎情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北者覩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繼繼爲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七

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涵浸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雛兒驚忍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奸利之人謀之必先使比賊小小盜邊託爲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狃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及稍加優異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强者耳

與劉宜翁使君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聞剛福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剜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軾鄙亂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遄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七

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軾雖不肯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大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

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振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嶠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與朱鄂州書

軾啓近遜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事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故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歸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中中吟嚶良久乃死有神仙鄉百姓石揆者連縱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劉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令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

管機切聲
之類是乃
肝膽也

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
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
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隣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
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
數人此風便華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
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明之人非木石亦
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
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
之罪以殺胎卵為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
兒病為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况
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
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為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
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
者皆堪為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
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
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客州遇飢年
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
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暮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
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
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為民自重不

宣軾再頓首

蘇文忠公

卷五十一

上

與謝民師推官書

賦啓近奉違辱辱問訊其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賦
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
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
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
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
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
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
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
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
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
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
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
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
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
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
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
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

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
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賦本不
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
然賦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
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
卽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圭

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懋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遇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

蘇文奇賞

朱子

下

倦落其業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搢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得薦人也爵祿祗世人主

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貴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諮非古也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人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沮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一軾頓首

蘇文奇賞

朱子

主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猶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慨然若與之爲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牕戶蕭然思於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卧、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明、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蔽、於、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徇、介、寡、合、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輪、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道、靜、意、之、書、

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與王庠書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軾以藥物眷意甚厚自
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
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
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
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
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
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
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明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
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者述文
蘇文青賞 卷三十一 書 六

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畧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
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
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
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
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
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
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
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
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
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

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嫺親中乃有王郎
乎三復來疏喜朴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
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
同必不爲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
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
舉手啓少謝萬一

蘇文青賞 卷三十一 書 六

末

謝歐陽內翰書

宋歐陽不

賦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
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
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
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承縟之文將以
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
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惟僻而不
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鑊之金石以傳久遠
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
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
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
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
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具必得天下
之奇士以塞明詔賦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
稱道及東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權
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
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
子之議論故怙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
之所排使得指笏踈起端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
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

亦終不能有所爲賦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
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執之幸亦執事將有取
一二焉不宣

蘇文忠公集卷五十五

主

謝梅麓圖書

賦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
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
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
節之審夫以終身之事而決於一詩豈其誠發於中
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
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
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
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
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
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
差之毫毛輒以積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
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
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
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
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
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
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
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賦長於草野不學詩文詞語
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

以矯其弊人之幸過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蘇文忠公

卷三十一

五

謝范舍人書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有收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金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視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其遠矣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關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

人得者之多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二

書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美

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荅張文潛縣公書

軾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繇也子繇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老

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見綴

荅李應書二首

抄得文集
註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通中得二書皆未果荅
專人來又辱長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
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
冗後當稍收歛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
增富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
爲人至論指遂良不諱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
勳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
而無人君大畧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書 未
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
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
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
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隱乎足下
相待甚厚而見譽過富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
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
以下者皆慙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
以得患禍者皆緣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
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
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

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
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
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
未塋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
然後塋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塋服不變除
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塋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
得已而未塋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塋豈有不
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旣塋而表其墓何患焉
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書

未

又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濶畧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繇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荅頌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過中再辱手書待過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蘇東坡書

蘇東坡書

蘇東坡書

辛

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剝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瘳石有暈岸有通以取媚於人皆物之病也總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東坡書

蘇東坡書

辛

荅劉巨濟書

華人所著
可與解者

賦落人來辱書累幅承起若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
情懷半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
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前拔誠
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
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
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侯聲勢低弱不能力為發
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
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
故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

蘇文奇賞

卷五十二

五

已作應用文不幸為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
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解
不為笑以此益羞為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為今足
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
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
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勸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
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荅李琮書

士君子集
此論論不
可不存此
也

賦落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
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
左右往往更益悵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
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
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
賦凡百如昨想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
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
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
當須一起開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

蘇文奇賞

卷五十二

五

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
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
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
賦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
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
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偽似有本
末天常正月與賦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
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
之死黨內稍有謀畧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
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

邊情不妄
宋事據可
為

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第為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唇齒之憂貌畏而心賊去年乞第領兵至羅介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第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第戰但翔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赦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機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巡歷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

嶺林木沮洳賦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為錢若干布算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驍運使及一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絲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辦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為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番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

總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迭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卡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叢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斷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為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克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

樂

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瘴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視良為。沈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除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畧然大畧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承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為之義也。就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

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為誦病也。知荆公見稱經義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聞覺經紙示及得暇為寫下。卷今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為慮。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恕不謹。賦頓首再拜。

蘇軾書

卷三十一

荅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肯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屢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相造。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各。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件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急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孫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恨後焉。

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毋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繇面言臨書惻惻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爲謝不宣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卑

蘇文奇賞卷之三

蘇文奇賞卷之三

尺牘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與司馬溫公二首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託附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以爲不朽之美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伴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凋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下

二

謫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通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噴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瞻瞻無期臨書惻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上韓魏公

軾再拜近得泰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兄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輩文章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二

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人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婦孺弱弟自謀口腹不服決不能葬軾與其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矣公若猶憐之不取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

釋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贖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于冒左右無任戰越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其近者經蹂躪獲詩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任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不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為以遜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八

四

如親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
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夫去否伏冀自重
不宣

承別紙示諭題藥有毒平地生出酸鄉土偶作崇服前晏兄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顧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惟詩書以為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感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當歛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二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八

五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頑靡雖非落落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此口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錄瞻奉伏冀萬萬為國自重

三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海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夫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唯然如此殊乖素

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四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以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蹙起。以慰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以爲後世法矣。官守所廢。不獲躬前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一

木

答范子豐二首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鵲。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一

七

二
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栽。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心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耳。

答范純夫三首 翰林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風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二 惠州

某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金之良藥公又知之不在多囑也子孫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孫長千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以到恐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一

人

要知六郎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意重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士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其孫頗甚長成旦夕到此矣

三 惠州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子邁與子別三年携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

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我卜我君居匪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千霄昔我伊何誰其齒宙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沐如沂邦人勸我老我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麾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炊我廬子孫遠至笑話紛如剪髮垂結覆此瓢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投紙筆求作字每調之曰子乎訴滯乎今皆在萬里欲復見此豈可得乎有純夫書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一

九

難長人此詩慎勿示人也

與范元長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造其慰思仰比謂至梧州
追及又將相從沔賀江已而水乾無舟遂作番禺之
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
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
及如先公及少游真爲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用
言之痛隕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許舍弟處必遂
一見昆仲未聞惟萬萬強食自重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人曠

奇

與劉貢父三首 徐州

某啓久不奉書直是懶墮耳更無可藉口蒙問所以
然但有愧悚厚薄之說旣無有公榮之比亦不然老
兄吾所畏者公榮何足道哉人心真不可放縱閑散
旣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欲寫此書久矣可笑可笑
兄被命還史局甚慰物論然此事當專以相付乃爲
當耳示諭三宿戀戀人情之常誰能免者然吏民之
去公无難耳何日遂行惟萬萬以時自重謹奉啓

二

某啓向聞貢父離曹州適中附問必已轉達卽日不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人曠

土

審起居何如聞罷史局佐天府衆人爲公不平某以
爲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與人合甚於世事南司解
舍甚佳浮沉簿書間未必不佳也至於進退毀譽固
無足言者貢父聰明洞達況更練世故豈待言者耶
但區區之心不能不云爾某蒙庇無恙但秋來水患
僅免爲魚而明年之憂方未可測或教別乞郡脫去
又恐遺患後人爲識者所譏已附詔使奏牘乞以石
甃城脚週迴一丈其役甚大且艱但成則百餘年利
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後旬一宮觀漸
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值如此奈何奈何將面言

以散蘊結乍寒惟萬萬自重不宣

三

某啓近辱教并和王仲素詩讀之欣然有得也久不
裁謝爲愧多矣向時令挾綱人候信者附書信不審
達否卽日起居住勝詩格愈奇古可令令子錄示數
十首否僕蒙恩粗遣水退城全暫獲息肩然來歲之
憂方未可量雖知議開曹村口然不敢便恃其不來
有一事須至于清聽去歲曾擘畫作石岸用錢二萬
九千五百餘貫夫一萬五百餘人糧七千八百餘碩
於十月內申詔使仍乞於十二月已前畫旨乃可幹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一 主

辦雇募人匠計置物料正月初下手四五月間可了
雖費用稍廣然可保萬全百年之利也今已涉春杳
未聞耗計日月已迫必難辦集又聞有旨下淮南京
東起夫往澶州其勢必無鄰郡人夫可以見及前來
本州下南京沂宿等州差人八千人并本州差夫三
千五百人共役一月可畢以此知前來石岸文字必
不遂矣今別相度裁減作木岸工費僅減一半用夫
六千七百餘人仍差三千五百餘人以常平錢召募
糧四千三百餘碩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
之策然亦足以支持歲月待河流之復道也若此策

任事之難
如此

又不行則吾州之憂亦未可量矣今寄奉簡一本奉
呈告貢父與令姪仲馮力言之此事必在戶房可以
出力萬一不當手亦告仲馮力借一言此事決不可
緩若更下所屬相度往反取旨則無及矣況所乞旨
百餘紙祠部其餘本州皆已有備若作而不當餘行
遣官吏亦未晚惟便得指揮閏月初便可下手爲佳
某豈曉土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不得不爾每自笑
也若朝廷選得一健吏善典刑除害者見代一郡之
幸也然不敢自乞嫌於避事爾言輕不足以取信惟
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棄爲魚鼈也僕於朝中誰爲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一 主

可訴者惟貢父相愛必能爲致力仍乞爲調其可否
詳錄付去人回不勝日夜之望未緣會面萬萬以時
自重人行奉啓不宣

與劉仲為

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軍營
 頻請朝聽悚息待罪利害具狀中此不縷陳鄰近諸
 路皆時有北賊小小不申報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
 定一路絕無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承指揮開禁
 山事此正事本司舉察方欲從長酌中處置奏聞次
 走馬者聞之遂以為已見耳此弊所從來遠矣起稅
 為永業者已數百家若驟以法繩治起遣其人搔擾
 失業有足慮者自某到任後明伐開耕者四五人無
 不依法編管前此皆置而不問縱有本縣察解到亦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一
 平治小了耳其人開耕已成業者見別作壁畫旦夕
 回申次

與滕達道九首 杭州

某啓近因使還本狀必達比日想惟軒旆已達大原
 鎮撫之餘起居佳勝某此月出都今已達泗上淮山
 照眼漸聞吳歌楚語此樂公當見美也吳中有幹幸
 不外方暑千萬為時自重

二 以下俱寄州

某再啓東武今歲蝗災尤甚而官吏多方繩以徵文
 獨放絕少自到任不住有人戶告訴既非檢覆之時
 已奈乞體量減放仍已申聞去訖或更得明公一言
 尤幸也新法隊伍已團結次然有州縣不得干預之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一
 說自古豈有郡守而不得管兵者其他不便未可以
 一二數也咫尺無緣一見以盡所懷昨日得舍弟書
 王殿丞又恐却赴任果爾則碎命又未可知也窮蹇
 圖事無適而不齟齬好笑好笑

三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
 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
 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
 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曉曉不
 已則憂慮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

天下守令
皆得此五
亦一策

病衰晚舊日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
對公之主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
萬怨之死罪

四

某啓專使至遠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所喜比來起
居康勝不足云也。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
承見教益務開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後以省事
告此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
樂殆不可名此法尙秘惜不肯與公共之不可廣也
畫本亦可摹爲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

蘇東坡書

卷三十三

尺牘一

末

吳書謾附去冬至後齋始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
自反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
也

五

某啓所示文字輒以意裁減其冗別錄一本因公之
成又稍加節略爾不知如何漕司根鞫摺摺微煩於
公尤爲便也緣此聖主岐然知公無過矣。非特不以
師乃可喜也。但靜以待命如乞養疾之類亦恐不宜
荷異眷不敢不盡。璋師羅漢堂記俟談思量仍作你
語莫不妨否然廢人之文章未必喜之如何

六

某啓公出義皎然天日共照又舊德重望舉動當爲
世法不宜以小事紛然自辨若如來喻引罪而乞寬
司僚於義甚善卑意如此

七

某到黃彼聞公初五日便發錄信陽路赴闕然數日
如有所失也欲便歸黃州又雨雪間作向僧房中明
應下排數塊熾炭讀前漢書戾太子傳贊深愛之反
復數過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嘆中而公書適至
意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蘇東坡書

卷三十三

尺牘一

七

八

某啓示喻夏中微恙卽日想全清快近聞元素開閣
放出四人此最衛生之妙策其一姓郭者見在野夫
處元素欲醒而野夫方醉爾頒示二小圖皆新奇蘇
合酒亦佳絕無蒙恨惠慙感可量今日見報蒲傳正
般出入書院何耶張夢得嘗見之佳士佳士

九

某大歲所買田已早損一半更十日不雨則已矣奇
窮所向如此可笑可笑耘老遠去此意豈可忘老病
憔悴得公厚顧翹然增氣也

與李公擇七首

某再拜。幸叔丈向有徑山之約。今已不遠。無緣一別。且乞致意陳令舉。有書來云。相次去奉謁。相聚必款。東萊所乏茶。與柑。橙。而君地生焉。可各致少許。爲贈。若要瓜。壺。到任後當寄獻。呵呵。李君行時不及奉書。兼醉後揮抹。殊鮮禮悚。

二

某再拜。舍弟得信無恙。但因議公事爲一倖。所怒日夜欲傾之。念脫去未能。爾子孫拙直之性。想深知之。非公孰能見容者。然實無他。爾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爲一農夫而不可得。豈復有意與人爭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六

三

子孫近爲棲賢僧作僧堂記。讀之凜然。覺崩崖飛瀑逼人寒冽也。

四 以下俱黃州

某啓。春夏多苦瘡。赤目。因此杜門省事。而傳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實無甚恙。今已頗健。然猶欲謝客。恐傳者復云云。以爲公憂。故詳之。鄭公雖已逾八旬。然者舊彫喪想當爲國慶。惟公擇茅老進用。皆可。

喜然亦彙征之。漸殆恐未爾。知首料臺閣殊不閑。果爾甚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極佳。亦當走書道此也。所要新詩實無一字小詞。墨竹之類。皆不復措思。惟於飽食甘寢中得少三昧。一笑一笑。文編一閱。灑然自失。濯喧埃而起。衰思也。

五

某再拜。論養生之法。雖壯年好訪問。此術更何所得。然此年流落瘴地。苦無他疾。似亦得其力。爾大約安心。調氣。節食。少欲。思過半矣。餘不足言。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六

六

某頓首。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似此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佳。京尤宜此策也。一笑一笑。

七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

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癯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于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蘇文奇書

卷三十三

尺牘一

辛

與錢穆父

南

今日得憲轍亦以聞盜恐軼至衢陸為戒度亦未遽爾也惟浙西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十三日本雨暴風幾至掃盡災傷既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僕與中玉事有當面議不可以尺書盡者屢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云冬初方過浙西雖子功且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勸之勿云僕言也如何如何吾儕件事十分周備僅可免過小有不至議者應不見置也米價稍平更一月必貴日夜蘇文奇書

卷三十三

尺牘一

辛

與王定國八首 以下俱黃州

某啓自到黃州卽屬岸人日伺舟馭消耗忽領手教頓解憂感仍審此者體氣清強且能自適至誠知未決東西計其迂直驗易相去必不懸絕而得一見乃是不肖大幸不識果安從某寓一僧舍隨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思念答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謁人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聊以自娛耳

二

某啓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關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蒂芥然後知定國爲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甚幸甚幸恐從者不由此過故專遣人致區區惟願定國深自愛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臨書悵悵不知此人到江猶及見仙舟否怨怨不宜

三

某作書了欲遣人至江州李奉職言定國必已從江西行必不及矣故復寫此紙通中發去聞得此中次

先切

第人皆言西江漸近上水石湍激險惡不可名大不如衡潭之善安然業已至彼不可復回也若於臨江軍出陸乃長策也貴眷不多不可謂山溪之險而避陸行之勞也衆議如此切請子細問人毋以不贊之軀輕犯憂患也前書所有惟恐定國不能愛身蓄色願常置此書於座右如君美材多文忠孝天稟但得不死必有用於時雖賢者明了不待鄙言但目前日見可欲而不動心大是難事又尋常人失意無聊中多以身色自遣定國奇特之人勿襲此態相知之深不覺言語直突恐欲知他日不計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圭

四

某再拜通中領手教知已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頓解憂懸又知攝二千石風采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寓寓粗遣但八月中喪一老乳母子由到筠亦拋却一女子年十二矣悼念未衰復聞堂兄中舍卒於成都異鄉罹此觸物悽感奈何奈何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潤數年索我閱風之上矣兼書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張公比得書無恙但以厚之去婦家事無人幹頗牢落子由在筠甚

苦局事煩碎深羨老兄之安逸也非又冬至已借得天慶觀道堂三間燕坐其中謝客四十九日雖不能如張公之不語然亦常闔戶反視想常有深益處定國所寄臨江軍書又已收得二書反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嘗誦此語也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思念舊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嘗庶幾髣髴於此也文字與詩皆不復作近爲莽老乳母作一誌文公又求某書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人讀一

五

輒書此奉寄今日馬舖李孝基送君謨石刻一卷求其後有定國題字又動我相思之懷作惡久之數日前發勾沈達過此亦云與定國熟船中會話半夜強半是說定國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怡神遣日實去桂不甚遠朱砂若易致或爲致數兩因寄示稍難即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亦有一二奇士當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稚川乞岫嶠令竟化於麻州不可不留意也陳嘆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又

當來此人不惟有道術且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以某觀之惟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但閑得百十息爲益甚大尋常靜夜以脈候得百二三十至迺是百二三十息爾數爲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真氣雲行體中痺冷安能近人也知有煞賣鵝鴨甚便此間無有但買所縛魚及猪羊鴈亦足矣廩入雖不繼痛自節儉每日限用百五十自月初日取錢四千五百足繫作三塊掛屋梁上平明以書杈子挑取一塊卽藏去杈子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可謂至儉然猶每日一肉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人讀一

五

蓋此間物賤故也囊中所有可支一年以上至時別作相度日下未須慮也兒子正如所料不肯出官非復小補也信必亂書無復倫次不覺累幅書到此恰二鼓室前霜月滿空想識我此懷也言不可盡惟萬

萬保齋而已

五

某啓馬公過此嘉便無好物寄去收拾得茶少許謹充信而已新詩文近日必更多君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著鞭多讀書史仍手自抄爲妙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今又下手作書

傳迂拙之學聊以達旦且以爲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卻詩傳又成春秋集傳聞知之爲一笑耳桂州通中有和仲奉和詩四首不知到未且一報之

六

某頓首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爾必深悉此意無狀坐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沒身而已

七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壻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刺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伸意

八 離穎州

某啓高休至辱書憂愛矣比日起居何如書意欲一相見因鄙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馭瘴之術惟絕欲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禦瘴而作也某其餘坦然無疑雞肉魚蒜遇着便吃生病

老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要也君實嘗云王定國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遂能如此乎老人知道則不如公頑愚卽過之朝夕離南都別上狀愈遠加愛不宣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八

主

答黃魯直二首 徐州

參差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尙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邁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蘇。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怨怒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評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出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二

某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

黔。決當往見。求書。乃先容嘉其有奇志。故爲作書。然舊聞其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人有程遵海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益師之。此兩人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黃魯直。共窮殆未易瘳也。

蘇東坡書

卷三十三

尺牘

五

答秦太虛

軾啓五月不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適中復辱教感愧益甚北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諭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三

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閒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聲塵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

讀書太

此意也公打過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復通問程公闕須其子履中來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衰衰多言矣初到黃原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特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三

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報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滯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棋檣桺拂極多大多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吾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終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

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未要
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也若得見及
少遊卽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記渠
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三

尺牘

至

答張文潛二首 惠州

某啓久不奉書忽辱專人手教伏讀感嘆且審爲郡
多暇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疾久已掃除但凡害生者
無復有則真氣日滋骨髓除形神卓然復壯無三
年之功也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有所覺此理
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
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肉百日似易聽也百日之
後復展百日以及暮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未
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也蒙遠致兒
子書信感激不可言子孫在筠甚自適養氣存神幾
於有成吾儕殆不如也聞淳父魯直遠貶爲之悽然
此等必皆有以處之也某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
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句是也瘴癘雖薄有然不惡
與小兒不曾病也過甚有幹蠱之才舉業亦少進侍
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爾會合未期臨書悵惘惟
萬爲道自重不宣

二

某啓屏居荒服真無一物爲信有枕柳方杖一枚前
此土人不知以爲杖也勿謂微陋收其遠意爾荔枝
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羅浮曾一游每出勞人不

東坡全集
卷之四
守閑戶有
寂寥子只
道十宜不
似又和詩

如閉戶之有味也。水不輟服，無咎竟坐修造，不肯暴
之也。愧作家有婢，能造酒極佳。全似王晉卿家。醜香
但乏可與飲者。爾羅浮有道士鄧守安，雖朴野，養鍊
有功。至行清苦，嘗欲濟人，深可欽愛。見邀之在此，又
頗集醫藥，極有益也。曾子開、陸農師俱不免以知點
定非智力所能避就也。小兒承問，不欲令拜狀煩覽
也。

蘇東坡書

卷三十三

尺牘

手

答李端叔

北歸俱北歸

其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與復公相
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
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
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死於道路，豈我痛哉？
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鬢髮已皓，然然
顏極丹，且澁僕亦如此。爾各宜闕齋，庶復相見也。兒
姪在治下，頗與教有一書，幸送與。不成字，不罪
不罪。

蘇東坡書

卷三十三

尺牘

手

蘇東坡書卷之三十三終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四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尺牘

與錢濟明三首 以下俱惠州

某啓專人遠辱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閨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之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厚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悵悵惟祝倍萬保重不宣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一

二

某啓得書來乃知明畧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爲聞兒子追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釋厄而愈勝也舊有詩八首寄去已寫付卓契願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於舊帛亦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

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載之其語錄中并順又不
知安在矣吾濟明刺舟求劍皆可笑者也

三

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湯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間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設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無一留者獨拜蒸作之餽切望止此而已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二

答廖明畧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
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故
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
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
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
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
之微尋已變滅終不足道區區愛仰念有以廣公之
意者切欲作啓事上荅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二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主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論極過
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誼頌藹然至今不忘爲民除
穢以至蠶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見子能言也聖主
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作
不已

與陳伯修二首

某謫居粗遺筠州時得書甚安長子已授仁化令今
挈家來矣某已買地結茅爲終焉之計獨未覓墓爾
行亦當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
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遇
輒盡之爾惠示佳茗極感厚意然亦安所施之扇子
極妙奉養村陋凡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于心
千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也

二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四

某近日甚能剝心省事不獨省外事也幾於寂然無
念矣所謂詩文之類皆不復經心亦自不能措辭矣
辱示清風堂石刻幸得榮觀仍傳之好事以爲美談
然竟無一字少荅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
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大江見數
百里間椰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
丘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譚文之南方之瑚璉
杞梓也恨老爾頗相歡否毛澤民高文恨知之者少
公能援達之乎徐得之書信已領當遙中荅謝也

與鮮于子駿

希厚者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
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
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
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
暇耳近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
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闕令東州壯士
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
取笑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五

與張嘉父五首

某啓君爲獄吏人命至重願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
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
者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若能留意於此遠到
之福也

二

某啓君年少氣盛但願積學不憂無人知譬如農夫
是蔗是蓰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敢以爲贈

三

某啓公文章自己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矣譬之百貨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六

自有定價豈小子區區所能貴賤哉潛雖伏矣亦孔
之章足下雖欲不聞於人不可得願自信不疑而已

四

某啓借示賦論諸文遂得厭觀殊發老思西漢一首
尤精確文帝不誅七國世未有知其說者獨張安道
嘗言之於神考其疏人亦莫之見也今公所論若合
符節非學識至到不能及此仰欽仰欽

五 惠州

某啓人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且密起居住勝
感慰交集者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

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雖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

與陳季常五首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爲帶來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肯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甕但不惜不須更爲遺恨也

二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荅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脰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驚驚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饑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聞萬萬自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常聞故及

三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開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觀縷

四 翰林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閑人不覺切切過日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子繇同省日夕相對此爲厚幸公小疾雖平不可忽善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書之座右也藥物有彼中難得須此幹置者千萬不外如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如得一會何幸如之柳一已在此一訪值出未見也儼居在蒲池寺去此稍遠數日頗有新事左揆已出陳州君實代之蹇老知和州授之廬簽餘不能盡報去劉莘老中丞旦夕授也黃安中龍直知越州靜菴不啻割事最妙最妙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九

五 惠州

軾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軾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間命便遺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

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軾書必不沉墜也子繇在筠極安處此者與軾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十

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繇近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宜軾再拜

答毛澤民

紙啓比口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
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
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閒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
也敬佩厚賜不致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
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
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
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
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
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
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
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
人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唯有脫悞其間亦有他
人文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上

與陳傳道

某啓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
也聖俞昔常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
項作神道碑墓誌數篇碑蓋破旨作而誌文以景仁
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又未有暇開都下已聞板想
卽見之也某項件虜使頗能誦某文字以知虜中皆
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前公欲使虜知通好用兵
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亦嘗言此事故終之
李六丈文集引得聞當作何所示集古文留子孫處
有書令簡送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上

荅李方叔三首

秋試時不審已從吉未若可以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癖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令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輔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龍右虎皆未甚曉更悶爲考之

二 北歸

北年於樹人中驟得張泰黃冕及方叔履常童意謂蘇文奇賞。卷三十四 尺牘 圭
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聞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益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迫過皆不廢學可令參侍几研

三

某啓北辱手教爾來所履如何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飄然一布衣亦幾不免純甫少游又安所獲罪於天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掩口以安晚節也不訝不

荅龐安常 翰林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也故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爲冬直爲春蒙爲夏酋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豈腋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蘇文奇賞。卷三十四 尺牘 市
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龜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不一報某書

與王魯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夫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離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亦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猶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大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庄門喫瓜子炒豈。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庵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十五

與程正輔五首 惠州

某親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親。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廣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爾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繇。一書告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二

某今日伏讀赦書。有責降官量移指揮。自惟無狀。恐可該此思命。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幸甚。又見赦文云。訪聞諸路轉運司有折科二稅。過重致民間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十六

輸納倍費。涉於陪赴者。令提舉司舉察關提轉先次改正。依條折科。訖奏此一節。非常赦語。必是聖主新意。主上自躬聽斷以來。事從仁恕。如孫載不奏災傷。衝替廬壽等州。罷配買茶之類。皆非有司所及。乃天衷英發。卹民之深意。恨遠不盡聞。然亦得北方故人書。皆云。仁聖日躋。兼有昭裕二陵。德美某雖廢棄。曾忝侍從。大恩未報。死不敢忘。聞此美政。不勝踴躍。正輔忠愛之深。想同此意。然惠州近日科折秣米一事。正違着此赦文。甚可懼也。赦文云。訪聞折科二稅。過重致民間倍費。涉於陪赴者。令覺察改正。今惠州秋

田大熟米賤傷農而秋米六萬餘碩九分二釐以下
納人戶賣米衆人皆云今年米實無價若官中價錢
緊急人戶更不敢惜米得錢便賣下稍不過三十文
足二斗已上方納得一斗豈非救文所謂折科過重
使民倍費者乎謂之倍尅顯見聖意疾之甚矣救文
旆在衢路讀者已有此謗可不懼乎謹按編勅支移
折變令轉運司相視豐歉務從民便詳此勅意專移
便民豐則納米歉則納錢今乃返之違條甚矣某切
謂提刑提舉司當依救文檢坐此條改正施行昨日
惠守詹君申轉運司乞指定第一等丁米二萬九千
餘碩納錢其餘第一等以下稅米及第二等以下米
三萬餘碩並從民便任納米錢詹欲某與兄一言時
已致書具論矣此雖少蘇疲民然亦未依得今來救
敕也如赦救意第一等人戶豈可令倍費乎某恃兄
洞照不避僭易請兄與傳蕭二公面議共行下一文
字云所有今年折科秋米並只依見在市賣實直估
定其第五等人戶並聽情愿任納錢米更不拘前來
元科數目如此方依得今來救文外編赦指揮而一
路之民遂少紓也但聞得東路州郡大率米多支少
故運司常有積滯腐敗之憂不可不爲之深慮若能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七

權利害之輕重取舍從宜則拘多補少固自有衡何
至作此違條害民之事乎昨日書中所陳役人見錢
奏乞一半折米此公私兩利之策也大凡人戶去州
縣遠者及下戶稅米零碎者皆願納錢只爲州郡估
得價高大抵官吏皆畏懼上司但加三以上估價滑
胥俗吏結爲一片靡不如此須是上司痛加約束則
此風庶幾或可革也致人戶只願納米今運司既慮
米多支少歸於腐敗所損不小卽須權此利害不知
估價稍低而常得見錢以救運司闕乏與空估高價
而令人戶只願納米積滯腐敗終爲糞土者得失孰
多若能痛加打罵郡中俗吏令中平估價則人戶必
有大半願納錢者豈非運司大利乎今惠州每年支
米不過九千九千之外累百鉅萬雖未腐敗而無可
支遣與糞土何異若上等人戶必欲納又不失高價
則須是州縣言枷賠棒以膏血償填縱忍爲之柰救
文何某不避僭易欲兄專爲此一到廣州與傳蕭面
議反覆究竟權利害二公皆仁人君子也必商量得
成卽願三司連銜入一文字專牒逐州知通大畧云
今年秋熟恐米賤傷農所以聽從民便任納錢米又
緣逐州米多支少恐有腐敗積滯之憂深慮倉專科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七

殺等意欲多納正色用俸計會司屬及行人等高估米價令人戶納錢倍費只願納米致將來納多支少積滯腐敗不委逐官專切覺察須管一依見在市賣中價不得輒有絲毫加擡仍具結罪保明申上如勝來到日已曾高估者許改正裁減務令便民訖申其高估于繫人並與免罪如經逐官保明後却察探得知依舊高擡大估比見賣直價有加分文致人戶不願納錢將來積滯官米卽官吏並須勘奏乞行朝典若蒙採用籌蕘一路生靈受賜也特眷知如此率易死罪死罪此事切勿令人知出不肖之言也切告切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九

三

某舊苦痔疾蓋二十一年矣今忽大作百藥不効知不能爲甚害然痛楚無聊兩月餘頗亦難當出於無計遂欲休糧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遽爾則又不可但擇其近似者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少許取飽胡麻黑脂麻是也去皮丸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麤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久不退轉輔以少氣術其効

始未昌。此事極難忍方強力行之惟患無茯苓不用赤者告兄爲於韶英南雄尋買得十來斤乃足用不足且旋致之亦可以一面於廣買去此藥時有僞者柳子厚云盡老半是也若松根貫之却是茯苓亦有効與茯苓同可用惟乞辨其僞者類有干頤實爲老病切要用者敢望留意幸甚幸甚密此中雖有亦多僞如有真者更求少許既絕肉五味只啖此麤及淡麵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但易知而難行爾弟發得志願其堅忍是因災致福也

四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十

某再啓承諭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蘊結之懷非一見終不能解也見勸作詩本亦無固必自願作爾如此候蟲時鳴自鳴而已何所損益不必作不必不作也吾兄作一兩篇見寄當次韻爾兼寄佳釀川考大詩所用物意兩重增感激也問所幹亦別無事恐三四月間告求一兩般家人至筠及常州至時當拜書于扣也

五

遺事已用澄心紙廷圭墨寫成納去尉掾子孫一句不須出彼自不知也必欲去者摹刻時落之并有江

月五首錄呈爲一笑吾儕老矣不宜久鬱時以詩酒
自娛爲佳亡者俯仰之間知在何方世界而吾方悲
戀不已豈非係風捕影之流哉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主

與程全父 三首

某啓龍眼晚實愈佳時蒙分惠感作不已錢數封呈
煩聒增悚增悚白鶴峯新居成從天俸求數色果木
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確
稍大不傷根者

柑 橘 柚 荔枝 楊梅 枇杷 松 栢

含笑 梔子

設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

二

某再啓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主

軀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筆硯已五年尚寄
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爾有新
作遙中示數首乃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
惠州比此間海氣鬱蒸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
也寄親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
糖水精麪等物一一銘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
忤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甌携來者已竭有便可寄伯
枚否不必甚佳者不罪不罪

三

某啓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

尤重流轉海外如逖空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
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策。常置左右。目
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
道比來幾熄。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
某與小兒亦粗遣困窮。日甚親友皆踈絕矣。公獨收
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悻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
愛。爲祝。船回奉啓。布謝萬一。不宣。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五

與程秀才三首 以下俱僞耳

某啓。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
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
侍下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患。不須留戀也。僕
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孫。亦悲愴久之。今則
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
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
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
亦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
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
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宣。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尺牘

五

二

近得吳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
矣。前會豈非夢耶。僕既病倦。不出。亦無往還者。閭
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
濛濛。真埤埭獐洞也。惠酒佳。絕舊在惠州。以梅醢爲
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三

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
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

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忤。
感忤丈丈惠藥米醬薑糖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辱書。
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與章子厚二首 以下俱黃州

某啓。僕居東坡。作陂種稻。有田五十畝。身耕妻蠶。聊
以卒歲。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不識其狀。而老妻識
之。曰。此牛發豆斑瘡也。法當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
而効。勿謂僕謫居之後。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猶解
接黑牡丹也。言此發公千里一笑。

二

某啓。閒居無人寫得公狀。及圓封。又且不便於郵筒。
不以爲簡慢也。丈丈尊候。間愈康健。不敢拜書。江淮
間歲豐。物賤。百兩易致。但貧窶所迫。營幹自費。力耳。
舍弟自南都來。挈賤累繚繞江淮。百日至此。相聚旬
日。卽赴任。到釣不數日。喪一女。情懷可知。碎累滿眼。
比某尤爲貧困也。荷公憂念。聊復及之耳。其餘非尺
書所能盡也。

與章子平 四首

某少事試于聞京口有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荆公最雅素荆公用事化絕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要不仕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可請此人否如何乞示及月給幾何度其可足即當發書邀之如已有人或別有所礙即已矣其孤高窮苦故謾爲之一言不罪不罪

二

葑齋初無用近以湖心疊出一路長八百八十丈濶五丈頗消散此物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爲田者當如教楊榜示之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八續

未

三

某啓公見勸開西湖今已下手成倫理矣想不惜見助賊罰船子告爲盡數剗制多多益佳約用四百隻也仍告差人駕來本州諸般全然關兵也至懇至懇

四

續養生論乃有過而作論卽是方非如中散泛論也白木一味舒州買者每兩二百足細碎而有兩絲斜入亦珍之然其膏潤肥厚遠不及宣湖所出每張二

斤五六百足極肥美當用此耳若世所謂茆木不可用細擣爲末餘筋滓難擣者棄之或留作香其細末曝日中時以井花水澀潤之則膏液自上謹視其和合卽入木拍杵數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不入一物此必是仙方日以井花水嚥百丸漸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此非有仙骨者不傳續養生論尤爲異書然要以口授其詳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四 八續

未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四 終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五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尺牘

與張君子三首 以下俱杭州

某啓別後公私紛冗有關上問敢謂存記遠枉書教
獎與隆重足爲衰朽之光比日履茲寒颼起居佳勝
某凡百粗遣但杭之煩劇非抱病守拙者所堪行丐
閑散以避紛紛耳湖山雖勝游而制民饑歉公帑窘
迫到郡但閉閣清坐而已甚不爲過往所悅然老倦
謀退豈復以毀譽爲懷公知照之深聊復及此未盡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十
展會尚冀爲國自愛不宣

二

某春來多病時復謁告乞宣城或一官觀差遣蓋拙
者雖在遠外尚忝劇郡故不爲用事者所容近藉言
陳師道因復見及又去年黥二凶人一路爲之肅然
今乃爲其所訟蓋必有使之者不然頑民不知爲此
也以此不得不爲求閑散以避其鋒素荷知照聊復
及之亦恐都下相識不知其縣以爲無故復求退欲
公粗知其心耳

三

某承欲令寫先塋神道碑如公家世不肯以得附託
爲寵更復何辭但從來不寫除詔書外只寫景仁一
志以盡先人研席之舊義均兄弟故不得免其餘皆
辭之矣今若爲公家寫則見罪者必衆唯深察悚息
不肖爲俗所憎獨公相視親厚豈復惜一運筆但業
已辭他人嫌若有所擇耳千萬兄恕應脫小園佳醖
物意兩重捧領慙荷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工

與楊元素三首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覲。

二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衰衰。不皇上問。愧仰深矣。比日切想起居佳勝。近聞小人輒贊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蟲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

蘇文奇賞

卷五十五 尺牘

三

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歎也。更冀順時爲國白重冗迫不詳及。

三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畧。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吳美公

某再拜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賀。輻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比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旣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兄。自亦知之。

蘇文奇賞

卷五十五 尺牘

四

與楊康公赴登州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聞戶擁衾眠目塊坐耳。楊大公惠醢一壺少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可觀爲和之并以奉呈子孫過彼可出示之令發一笑也

蘇文忠公

卷三十五尺牘

五

答劉元忠二首 以下俱抗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議公之有子也此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爲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爲謝取笑取笑未繇披奉千萬節哀重

二

先公傳人欲作以實事哀哀未暇成當卽寄去也所嬰白雲居三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名號也然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蘇文忠公

卷三十五尺牘

六

與蔡景繁六首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
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開之一拊掌也惠及
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航可
到聞益奇偉曩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大篇或可追
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二

待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
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爲不肖光寵
異日常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尺牘

七

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
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嘆春間行
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
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三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
可憂之狀而無憐甚矣臨臬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
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
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茂索涼州凜
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

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四

黃陂新令李頤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
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
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
舒榮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五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
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藕膠油膩急
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尺牘

八

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
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
不恤況謾傳耶無繇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
未聞惟萬萬爲國自重

六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
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
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
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
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卽付徐可也

答楊君素二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以爲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其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二登州還朝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栢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援脚銅缶一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九

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答舒堯文二首 湖州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往反益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又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爾和荅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十

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得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敢鄉衍相如高談馳騁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耶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二登州

軾啓午輒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頰爾

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敘事精
緻要非翫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
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為將
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
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
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為兩屬之國則犧牲主帛焉得
而給諸不敢當即承來命少資嗚嗟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尺牘

上

答畢仲舉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

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

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

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

是天相予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

知命罪咎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

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

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

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

蘇文奇賞

卷十五 尺牘

上

居食者也菜羹菽飯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

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

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閒居之賜

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闕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

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

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

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

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

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

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

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期而先得其所以，不爲無害，僕嘗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寬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吳鄭靖老 以下僞耳

某啓：近舶人回，奉狀必達。此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汚池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而壁少休也，但勞費窘迫爾。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諸史滿前，甚有與語者也。借書則日與小兒編排整齊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願公念之，有可照底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有舊契，因見道區區，餘萬萬順候。自重。

與王敏仲五首

某啓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酸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縣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爾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繩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茹苦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棧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覲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更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簡招之可詳陳也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直望仙爾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清

師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知物之意故密以告可
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二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攻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蔥豉三物濃煮即無不効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無黑豆開五羊頗有便乞爲致碩得爲作豉散飲疾者不難不罪

三

聞某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某豆大以小竹針室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四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安坐以照而已所云途中避

近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觀

五

某啓兒子乏人亦不相辭令嗣也不罪不罪又有少
懇見人說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間舟行繇端康等
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言輟一舟與之否今又有
一家書欲告差人賁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
遣不已屢當患禍老矣何以堪此特公舊眷必能興
哀恐悚恐悚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七

與陳大夫二首

某啓蒙惠竹簞剪刀等仰服眷厚歐陽文忠公云涼
竹簞之暑風遂得此味近日尤復省事少出去歲冬
至齋居四十九日息命歸根似有所得旦夕復夏至
當復閉關却掃古人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妄想既絕
頽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謂延年却老者殆謂此
乎若終日汲汲隨物上下者雖享耄期之壽忽然如
白駒之過隙爾不敢獨享此福輒用分獻想當領納
也呵呵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八

某啓多日不獲請見伏惟尊候康勝借示繡佛奇妙
之極當繇天工神俊非特尋常女工之精麗者也凡
目瞻禮一洗塵障幸矣謹却馳納少服詣謝次謹奉
啓不宣

與范夢得三首 以下俱杭州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爲愧中間安上處及通中
捧來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宦粗遣春夏間殊少事
近日併覺冗全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
爾無狀館中清佚至爲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
何以爲樂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
在中和堂望海樓閒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
發一笑

二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此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九

道但親友疎闊旅懷牢落爾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
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
路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
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無緣言而惟順時自愛

三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遊義相期春予無
窮既別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安否某已次陳
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與江惇禮二首

向示非國語之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所
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
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
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正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
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畧須面見乃盡言然迂
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二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益衆不肖固當愛卿老朽
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或從諸公之後時掛一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辛

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
示亦當在心有所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與監丞事

示諭趙宗有化去久矣爲一悵然終南昔嘗久居住
來郡號二曲三邑山川草木可以坐而默數也當時
李庠彭年監官與之往還甚熟斯人今亦不可得也
關中後來豪俊爲誰乎某日夜念歸蜀爾終當一過
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也君自名臣乎才
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
所廢求此閒適豈可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彭
年讀之益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多感慨可念
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惻然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尺牘

三

與趙晦之二首

南事方殷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以處之矣
開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
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況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
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二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爾與鹿豕木
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
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問不罪免
瀆藤旣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謫
居旣久安土忘懷一如本是黃州人元不出仕而已
王定國近得書亦甚泰然今有一書與之告早爲轉
達張安道近得書無恙只是喪却兒婦亦稍煩惱公
後來已有子未因書略示及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尺牘

三

與段約之

某啓辱書累幅教以所不及爲賜大矣某平生與公
不相識一見便能數責其過此人與此語豈可多得
也蜀江湍悍卒夫牽挽最爲勞苦若一一以錢與之
則力不能給故不免少爲此爾事有疑似人言良可
畏得公一言則已無緣親拜厚意詎奉手啓上謝不
宣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尺牘

三

荅賈耘老四首 以下俱離黃州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聞此日動止佳勝
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
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
目昏當是爲兩荷葉所困未可專荅詩也其髮少加
白耳餘如故未繇一見萬萬自重

二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
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
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爲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尺牘

三

早未送相子來揚州

三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滕元發乘小舟破巨
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個沒興底張鎬相
公見時且爲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
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
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四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

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大時輒一開看能飽人否若
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
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
以付之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韋

與陳輔之北歸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倦不及起見媿卽深矣熱甚起
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
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出望外
也力疾書此數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宋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拜賜之間報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道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人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奇惠佳紙名舞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作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无

與陳承務

孤拙困踣言無足取足下獨悅之少年瑛銳所在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无

與李先輩黃州

某啓辱示感作此石一經題目遂恐爲世用便有戕
山竭澤之憂爲石謀之殆非所樂也願密勿語世所
少者豈此石哉臨行忽忽不果奉別幸自愛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去

與徐十二黃州

今日食養極美念君臥病麪酒醋皆不可近唯有天
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本草養和肝
氣明日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爲宿血之臟過三更
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
若肝氣和則血脉通流津液暢潤瘡疥於何有君今
患瘡故宜食養其法取養一二升許淨擇入淘了米
三合冷水三升生薑不去皮槌兩指大同入釜中澆
生油一掬穀當於羹面上不得觸觸則生油氣不可
食不得入鹽醋君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皆可鄙厭
也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
也朝奉公昨奉狀且爲致意區區遣此不一一羹以
物覆則易熱而羹極爛乃佳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手

答吳子野 以下俱黃州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
為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
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風清掀天對岸即武昌諸山
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可相
見也。

二 揚州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
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
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
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
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
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
易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攷之則文公前
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三

與姜唐佐

今日雨霽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發建茶之
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中無肉當共嗜菜
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遇某啓上

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三

答蘇伯固 以下俱此編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槩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勿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玉局教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其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孫想已在巴陵得宮觀指揮計便沿流還詣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蘇文奇賞 卷三十五 尺牘 十一 痛想安復矣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六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尺牘

與朱康叔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怪幸甚幸甚其令章憲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六

尺牘

十一

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云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近偶觀書嘆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答虔倅前括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才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宣公之教主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寤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宣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六

尺牘

三

答呂熙道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納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六

尺牘

三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繇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蘇東坡詩

卷三十六 尺牘

四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顧掛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二

知腹疾微作。想卽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此爲辯秘之秘之。

蘇東坡詩

卷三十六 尺牘

五

荅劉無言南遷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
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尺牘

七

荅王勿安二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見姪書
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勿安見仲待遇加厚聞之
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
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荅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二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
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賓之譽願爲掩諱之也許
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廳謹不
敢薰汚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茆而老焉若未卽
真構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房舍客伏臘相
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尺牘

七

與王慶源七首

陵州連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
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
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所謂
居間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
正此謂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兄以安
健無事多子孫為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
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
將珍重

二

奉文奇賞

卷三十一

大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裁削索然貧儉始
至值歲饑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
近始肅然聞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棄但
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
載也

三 徐州

久以官冗不暇奉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
起居佳勝卽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道了當
欣買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

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
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嘆至於都
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
民間蹙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
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為辭至懇
至懇

四 黃州

窮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
謝事古今所共賢二疎師傳淵明縣令均為高退昔
人初不為優劣也謹以此為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
橋果木成陰卧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
味矣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
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目斷絕方作舟
行何時得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美
何及乍熱惟萬萬順候白重

五 黃州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閒廢百事
不舉但慙忤而已卽日體中何如春愛各佳某切累
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
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近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

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
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
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面會
惟萬萬自愛

六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住勝叔丈脫履
縵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
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
歸陪杖屨復講昔日江上携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
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尺牘

七 杭州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
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爲郡粗
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
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官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
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
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衛庶歸鄉日猶
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瑁替聊表遠意玳
替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潘傳正 黃州似黃州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與
錢使欲老弟苦勸公早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
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
客貧親相知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
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
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辭言爲然且看
公公甥面少留意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尺牘

十一

與吳元修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端成行。東坡荒廢。春笋漸老。餅餠以入。未限間。此當俟駕。即老兄別後。想健甚。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佳。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蘇文奇賞

卷五十六

尺牘

主

與王序四首

軾啓。二卒遠來。承手書。累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慰深矣。軾罪責至重。上不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適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珍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釋手。每執以告人口。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

蘇文奇賞

卷五十六

尺牘

主

軾少時本欲避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起。近所見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爲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軾爲君患痔。

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時保練

二

軾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日每見增歎世之無以少荅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以自慰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夫子尚困場屋王賢良屈爲州縣皆造物有不容者海隅風土不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詳盡察之察之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六 尺牘

市

三

承欲往黔南見黃魯直此古人所難若果爾真一段奇事也然足下人違親庭遠適更請熟慮今謾寫一書若果行卽携去也

四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正其實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六 尺牘

主

皆命也。但平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入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荅宋寺丞 徐州

執自假守彭城即欲爲一書以問左右久苦多事竟爲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狀所能矜辨自少小爲學不過以記誦篆刺追世俗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以來雖所謂寡淺者亦復饜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繆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爲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而輕以畀之自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札瘥之餘百役毛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迫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若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爲好而已當有以告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意惟深察之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尺牘

七

與子安兄 黃州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堂設窗牖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背坐臨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報稱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累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責諸頭灌血睛作蕢敗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猪鳴矣老兄嫂圍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一

尺牘

七

與子四兄黃州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宦遊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孫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兄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尺牘

與子孫弟三首

以下俱黃州

或為予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早起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竹笋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若推之者或綴于莖心或綴于葉端稍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孫養生之說勢故以此為奇

二

某近絕少過從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傾者漸少殊可自幸昨日偶見子華歎老弟之遠外人之家見囑聞過必相告近者舉劉太守一事體面極生不免有議論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或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或受囑於拙自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尺牘

三 杭州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安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須要好朱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明塔中有舍利兄接得即塔自開其中舍利粲然如花兄與弟誦谷之僧遂分為三分僧先吞兄與弟繼吞之各一兩兩細大不等皆明瑩

而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甚明。故閑報爲笑。

蘇文甫賞

卷三十一

尺牘

手

與千之姪二首

離黃州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畧到彼葬却老妯。二姨子繇乾妯也。住二十來日。却乘還舟。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而莫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蘇文甫賞

卷三十一

尺牘

手

萬萬自愛

二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付邁 惠州俱惠州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況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乃吾之望也慎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安其形骸爲善也臨書以是告汝付邁

付過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蘇文忠公

卷三十六

尺牘

主

與姪孫元老二首 以下俱偕耳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知識卽尊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任得安訊老人任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瘁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不至藥物鮮醬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爾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覲看往京凡百加關防切祝切祝今有一書與許下諸蘇文忠公 卷三十六 尺牘 重

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付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萬萬自重不一

二

姪孫元老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其學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第一第後所學少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黃州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葬義如此豈復有所情況得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蹟之甚出口落筆爲見僧者所箋注見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勞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卽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蘇文青賞

卷三十六

尺牘

書

惠州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歲靈仙牛膝二味爲未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歲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蒙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鵝鵝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人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加藏牛膝酒及熱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卽每歲收懷皂莢芽之極數者蘇文青賞

卷三十六

尺牘

書

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請見

與富道人 寄州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
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特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
惡矣僕方荷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
右或異日歸田却否請感愧之至于萬悉之不一

蘇文忠公

卷三十六 尺牘

七

與胡道師二首 黃州

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法書古畫輒喜不自勝九
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余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
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
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求余甚急余戲之
曰子聚可皎徹之徒何不與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
二安常與吾輩游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二

某啓再過廬阜俯仰十有八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
棲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

蘇文忠公

卷三十六 尺牘

七

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
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如夢寐秋聲宿雲了
無消息目前矣幸甚幸甚

與陸子厚 以下俱惠州

某啓別來歲月及爾許也涉世不已再惟憂患但知
自哂爾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
慰之極惠州百凡不惡杜門養病所獲多矣念君棄
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
訪果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
似有所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
忘者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之若得他一兒子孫襲
錯其所未至則某可以并受賜矣因足下致懇可得
否韓朴處士多從傳同年游近傳得廣東清幕迷帶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尺牘 手人
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有鄧道士名守安專靜
有守皆世外良友也世外之道金丹爲上儀鄰次之
服食草本又次之而胎息三任爲本殆無出此者嵇
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
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綬以五絃僕今除
五絃不用外其他舉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椀
醺然徑醉作書奉荅真不勒字數矣桂酒乃仙方也
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
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錄不飲爾道家少飲和
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愛不宣

卷之三十六 終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七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書

與參寥子 密州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日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
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大
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遇以結夏
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請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
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書 一
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
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
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併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
可錄以寄太虛也

與佛印二首

以下俱黃州

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接賢遷師處又領手字
春與感作威作無量數日大熱猶想山間方適清和
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處已難
下筆而龍君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少寬
少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爲山靈勒回
俗駕今僕蒙犯塵垢垂三十年因而後知返豈敢便
點泥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
此豈非宿緣哉向熱願時自愛

又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書

二

某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
寫王維到禹錫碑本有意思下筆又觀此二碑格力
淺陋非子厚之比也張惠蒙到惠幾不救近却又安
矣不煩留念奇拄杖甚荷雅意此本體用本自足何
用更點綴也呵呵適會人客書不盡所懷續奉狀也
正輔提刑書告便差人達之內有子孫書也

與東林廣惠禪師

翰林

古人字體殘缺處多美惡真偽全在模刻之妙根尋
氣脉之通形勢之所宜然後運筆虧者補之餘者削
之隱者明之斷者引之秋毫之地失其所體遂無可
觀者昔王朗文承梁鵠書鍾繇鑄謂之三絕要必能
書然後刻況復摹哉三者常相爲利害則吾文猶有
望焉爾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書

三

與泉老一首

某啓今日忽有老人來訪姓徐名中鬚髮如雪云七十六歲矣示兩頰雖非奇特亦有可觀予然一身寄食江湖間自傷身世潛然出涕不知當死誰手老矣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妄生然亦爲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救何妨輟叢林一席之地日與破一分粥飯養此天寵之士盡其天年使不似仆道路豈非教法之本意乎請相度一報如何卽令人製衣物去此人雖不審其性行然決是讀書應舉之人垂死窮途之士百念灰冷必無爲惡之理幸望慈憫攝受不罪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四

與古上人一首

去歲吳興倉李爲別云云詠詠居官還斷盡遠聲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沈沈佳勝扎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欲付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瞻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易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五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璚能集句已謫讀數冊遇詩遇文章
力奇健深增嘆服僕嘗觀其休齊已詩尤多凡陋而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益時文淵弊故使此二僧爲雄
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斯人知而鼓
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貺聊奉廣耳

蘇詩

酬上帝青詞

臣聞報應如響天無妄降之灾恐懼自修人
之壽致傾微懇仰祈大鈞臣兩遇禍災昔錄請溢早
竊人間之美仕多收天下之虛名溢取三升叨臨八
鄉少年多欲沉湎以自殘福性不容剛愎而好勝積
爲咎厲遭此艱屯臣今稽首投誠洗心歸命誓除驕
慢永斷貪嗔幸不死於嶺南得退歸於林下少駐桑
榆之暮景庶幾松栢之後凋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蕃育。民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効。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修勅厥心。驕淫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不降罪疾于下。則惟雨暘常以訖。我黍稷禾菽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矜其忍。翦棄其命。罔予遺。今秦民既不獲于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尙克有夏。走十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既不獲。乃曰維熒惑鎮星。次于井。秦民其亦感受多罪。茲用印下。辭官爲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蘇文奇賞。卷三十七。八。

徐州祈雨青詞
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中於他郡。田廬漂蕩。父子流離。饑寒頓仆於溝坑。盜賊克盈於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饑民於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早已成。冬無雪而春不雨。煙塵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麥已過期。獲不償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羣望。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專。是用稽首告哀。籲天請命。若其賦政多僻。以謫見于陰陽。事神不恭。以獲戾于上下。臣實有罪。請其敢辭。小民無知。大命近止。願下雷霆之詔。分勅山川之神。朝隣寸雲暮洽。千里使歲得中。熟則民猶小康。蘇文奇賞。卷三十七。九。

疏文

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

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蘇軾先於紹聖之初謫往惠州過南華寺上謁六祖普覺大鑒禪師而後行又謫過海南遇赦放還今蒙恩受前件官再過祖師塔下全家瞻禮飯僧設浴以致感恩念答之意爲禳災集福之因具疏如後

伏以竄流嶺海前後七年契濶死生喪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常倍他人今茲此還粗有生望伏願示大慈愍出普光明憐幼穉之何辜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七 疏文 十
除其疾恙念餘年之無幾賜以安閒軾敢不自求本心永離諸障期成道果以報佛恩

薦蘇子容功德疏

伏以自昔先君以來常講宗盟之好俯仰之間四十餘年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學士之首雖凌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敢緣薄物以薦一哀伏惟三寶證明云云

蘇文奇賞

卷二十七 疏文

上

修通濟廟疏

南國大川洞庭極險上游羣祝通濟最靈實能開機陰陽宰制生死盛吸江吞海之氣有分風孳流之權舟橫中流如幕上之巢燕人依大庇若仰德之嬰兒自非無知孰敢不敬而此廟結構已久理葺正煩大招商濟之徒肇興重榮之役期成功於不日共微福於來今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疏文

主

蘇州請通長老疏

指衣冠以命儒蓋儒之衰認禪律以爲佛皆佛之粗本來清淨何教爲律一切解脫寧復有禪而世之惑者禪律相殊儒佛相笑不有正覺誰開衆迷成都通法師矣本縉紳實西州之望業通詩禮爲上國之光爰自幼齡綽有遠韻辭君親於方壯棄軒冕於垂成自儒爲佛而永始棄儒繇律入禪而居常持律報恩寺水陸禪院四衆之淵藪三吳之會通願振法音以助道化所爲者大無事於謙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疏文

主

柴片羅漢薦歐陽婦疏

大覺現身本無實相應真隨感分化地方指安養之
歸途破阿鼻之疾苦當五代末有禪月太師以詩句
爲佛事以丹青爲道場名高身隱寓西蜀以杜門遁
契神交夢天台之飛錫故留真跡以鎮淨方今有禮
部員外郎歐陽學士爲其亡女十四娘捨所服用重
別裝新禮部尚書蘇端明親製頌文更加題讚伏願
亡女歐陽氏善根不墜惡趣永離冤親兩忘福慧雙
証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疏文

古

薦雞疏

罪莫大於殺命福無過於誦經是以善緣未忘肉味
加之老病因此蒿藜每翦血毛以資口腹懼罪修善
施財解冤爰念世無不殺之雞均爲一死法有往生
之路可濟三塗是用每月之中齋五戒道者非悟空
兩日轉經若干卷救拔當月所殺雞若干隻伏望佛
慈下憫微命令所殺雞永離湯火得生人天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疏文

古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人生得此
不遇如此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開
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
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
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
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疏文

去

祝文

禮部錄溪祝文

無聊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穰者已秀。待雨而實。
三日不雨。則穰者不實矣。災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
不雨。則災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
且望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
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
齋戒擇日。並走群望。而精誠不飲。神不顧答。吏民無
所請命。問之曰。就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疏文

去

乃用太侵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
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
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
仁且勇。計其神宇。無所不能焉也。吏民既以雨望。公
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聞之。尚饗。

祈雨龍祠祝文 杭州

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桑
神事雨陽匪農不力雨則時膏召呼風霆來會我庭
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太

祈雨吳山祝文

杭之爲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
病旱故水旱之請贖神爲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降
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得爲愧神以不倦爲德願終
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左

春祈北嶽祝文

西起太行東屬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吏謹刑政
農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其繁
賜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藝文彙賞

卷三十七 祝文

二十

祈晴吳山祝文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築塲爲塗
卧穰生耳農泣于野其恐安視生爲楚英沒爲吳蒙
烈氣不泯視此海濤反雨爲賜何足告勞有潔斯醴
匪神執號尚饗

藝文彙賞

卷三十七 祝文

二十一

祭常山祝文二首 徐州

洪維上帝。鑒斯民屬於山川郡望。亦如天子以斯民
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咎
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
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
其灾。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
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閏月辛丑。若時
雨沾洽。雖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
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
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圭

又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
歛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
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糜黑黍。
不滿困麓。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饑腸誰續。
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猶嗟我侯。雷應響速。帝用嘉之。

惟勅命服祈而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祗載。敢辭屢瀆。
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圭

謝雪祝文 徐州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爲大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
莫知自剌雨則號晴旱則譟雪神旣不譟又滿其欲
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折銚麥牲酒匪報
維以告潔神食無愧吏則慚慄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手書

謁文宣王廟祝文 湖州

竊惟吏治以仁義爲本教化爲急故以視事之二日
祗見于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
忘其舊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手書

謁廟祝文 杭州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祗飭蒞政之始
見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
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五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二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潮生變弱如目之有翳。賜久
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
六池化爲膏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敗卹之
餘資興開鑿之利勢。自日奏功所患者涵雨千夫在
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
前導以破堅冰。葦解折而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
山而爲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
樂以爲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五

謝吳山水神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煙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執視而歎維愚無知
妄謂非難禱于有神陰假其便不愆于素燠出幽贊
大堤雲橫老葺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祠事告終
來哲所繕神宰相之罔喘民願有酒之報我愧不腆
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三

謝晴祝文

吏既不德致災害民一雨一霽輒號于神風日雪止
農事並作神則有功吏亦知作凍餒之蘇其賜不貲
嗟我吏民爲報之微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五

辭諸廟祝文

載得罪于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辛

禱雨后稷祝文

維神之生稼穡是力殫身為民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召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尚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七 祝文

壬

祈雪祝文

水旱輒求。惟吏之蓋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雪。虧寸而已。如蟠輿。藉救以勺水。嘉肴青酒。既謝且祈。願終其賜。盈尺爲期。

卷二十七 禮文

三子

蘇文奇卷之二十七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八

明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既有父母國有
是公。有書範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
之足念
得之。之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

蘇文奇賞

祭文



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鰭
鰾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
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與其復用至其
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
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
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喙而天莫
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
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
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
千里以寓一氣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其私

祭魏國韓公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益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殷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邨二帝山陵天下悽涼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二

三鎮慨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遠是邨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謚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執政改訛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柳子玉文

荷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園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却寒島瘦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就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疎來詠謫居窮山遂侶狸狔夜衾不絮朝甌絕餽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饒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昇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觀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雲窻飢坐清閑間奏沙河夜歸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二

霜月如畫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纈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誼友惟媵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頤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雷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祭歐陽仲純父文

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俟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四

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怡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悵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計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五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昭告于凶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
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誠君甚口秀眉忠信
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
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黃脫口成章繁莫
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
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執我黍今熟
其饋啜滴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
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
桑粉仁施草木信及靡庸昂然來歸獨立無群俛焉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六
復去初無戚忼大哉死生悽愴蒿君沒談笑大鈞
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
日月有朝必暉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
子墳嗚呼哀哉

祭劉原父文

嗚呼古稱益友多聞諒有一而已固全其德惟公
兼之需然有餘惟其至明以有衆無譬如鑑然物至
而受罔有不照斯以爲富先民之言久遠絕微繼以
百家其多如茨衆人助學有不能獲公徐收之其廢
則百瀕之爲淵放之爲川抽之無窮循之無端有聽
其言茫然自失如江河注漂蕩汨滴有讀其書釋然
解頤紛紛雜亂咸得其歸其博無際其辯無偶既博
既辯又以約守昔公在朝議論絕倫挺然不回其氣
以振談笑所排諷論所及大夫庶士歛衽以服自公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七
之亡未幾于茲學失本原邪說並馳大言滔天詭論
蔑世不謂自便口因其理豈不自有人或歎嘻孰能
誦言以告其非公自平簪灼見隱伏指撻譏誚俾不
克立公歸于原誰與正之酌以告哀莫知我悲

祭徐君猷文

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富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軼以蠢愚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絕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訣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拊棺一慟嗚呼哀哉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八

祭蔡景繁文

嗚呼哀哉子之為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欽以靜順子之事君惻然歔歔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耻就餘餒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隕我遷于黃泉所遠擅惟子之故不我籍憐孰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富貴無能俯仰埃壙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切亦頽然頓發韶軋天哀子窮以是餽賸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九

我困于旅愧莫子賦歌此莫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司馬君實文

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特與人鮮偶常奇公事
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
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
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專談仁義輔以
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資我若
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下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
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
何為視民所宜有參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
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十

象說

祭范蜀公文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哇而種之有德皆賢既歷
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
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濶公獨壽考天寶
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
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暇凡百
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
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
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鬱則無聞豈以閭里忠義
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計聞先友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十

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
云亾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黃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如聞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驚雲騰入爲御史以直自繩身爲玉雪不汗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緼姦民情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屢稱謀之左右有問莫應君聞不悅與道降升吾豈羽毛爲人所鷹抱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疎綰妻子脫粟玉食朋友我遷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錐刀相仍有斐君子傳車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魯無君子斯人安承納幣請昏

蘇本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主

義均股肱別我而東衣袂僅勝一隊永已吾將安憑
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陵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乙卯朔八月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淳父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

蘇本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主

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問道困于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囷盡發其秘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展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情踰疾不頓申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戈獨何爲涕流于中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或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淮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于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莫空歛不拊棺葬不執紼我愧于胸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鵠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爲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于幽宮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古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杭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兗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歸此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獎澗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日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承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賴人賴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賴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古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近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嗚呼！盛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圓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十一

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理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欬歎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莫必躬豈無他人莫罵我罵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十一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聚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宋

徐州祭枯骨文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暴骨。見之酸辛。爲卜廣宅。陶穴寬溫。相從歸安。各反其真。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宋

祭古塚文

閏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築室於所居之東南發一大塚適及其頂遽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

終是木
同而曾
頓有主
未偶一
結

茫乎忽乎寂乎寥乎予大夫之靈也子豈位冠一時功逮宇內福慶被于子孫膏澤流于萬世春秋遊盡而託物於斯乎意者潛光隱耀却千駟而不顧祿萬鍾而不受巖居而水隱雲臥而風乘忘身徇義而遺骨於斯乎豈吾固嘗誦子之詩書慕子之風烈而不知其謂誰歟子之英靈精爽與周公呂望遊於豐鎬之闕乎抑其與巢由伯夷相從於首陽箕頰之上乎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辛

塋者也子之富貴不獨美其生而又有以榮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誌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姻親族黨節春秋悼霜露雲動影從享祀乎其下今也僕夫樵人誅茅鑿土結廬乎其土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將徙吾之宮避子之舍豈惟力之不能獨將何以勝夫必然之理乎安知百歲之後吾之宮不復為他人之墓乎今夫一歲之運陰陽之變天地盈虛日星殞食山川崩竭萬物生死歛及飄忽若雷奔電掣不須臾留也而子大夫獨能遺骨於其間而又

惡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時邈相望於山河子為土偶固已歸於土矣余為木偶漂漂者未知其如何魂而有知為余辨阿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祭文

哀詞

鍾子翼哀詞 并引

軼年始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曰吾南遊至虔有
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樂從吾遊同登馬祖巖入天竺
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
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
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軼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
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
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
作此詞君諱某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哀詞 圭

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
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藉民財爲戰
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
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
爲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
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
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雨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
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礮斷而其君子抗志礪
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永於德淵自慤濯貧不怨天困

不求入老愈深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
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
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醪此
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壑確先君北歸君老於虔
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旣平墓木幄三子有立務書
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
俯仰變滅過電電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蘇文奇賞

卷三十八

哀詞

圭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九

雜著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代侯公說項羽辭 并叙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直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羽弗

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聽賈還漢王不釋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乃起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全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羽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卽辱國之誅漢王嘻噫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

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念天下大計未獲卽成之此吾所以日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者也顧爲之奈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駿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顛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使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

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養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即飭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謁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噴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薦歟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卹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患楚也大王試幸聽之

蘇文奇賞 卷十九 雜著 王又

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路將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周思歸之士收豪傑之衆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而諸侯建七廟定八號爲萬世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之節爲魯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歟自歟不暇凡所以運奇決勝爲大王之勳敵者在

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效於實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愼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韓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與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太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卹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警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日東向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警之欲蒞臨其父聊快於

蘇文奇賞 卷十九 雜著 王又

一時況與之歸耶。侯公曰：「秦大王幸賜聽臣言，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懼，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於今？然而爲之八年，智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爲漢。雖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傳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五
敵偶然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傳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已資推遣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爲無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棄說大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暴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關，失不

願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何以爲信？信大王以世爲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而增歿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爲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遷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爲義帝編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六
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寡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寡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爲窮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關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

大王於漢有足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鬪之臣意天溺
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
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敵軍獲
侍畧沐者三年於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
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救駕迎之孤恐久稽
君王且暮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
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
忿與瑕繼平管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
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
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
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七

慨對使者爲陵陳去就之義救陵無還途伏劍而死
故天下皆賢智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
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
幸赦還之臣竊意其發生於無聊不勝悲辱之積一
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同漢
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
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
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
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
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
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
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國將世爲西藩
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
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旣至漢王大悅軍
皆稱萬歲即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
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天情未盡
飛舞似雲
飛之過不
及代及公

擬孫桓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效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累布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臯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歿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遺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敵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汚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還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卧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

蘇文奇賞

卷十九 雜著

九

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纒息董卓之禍復興惟泥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此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還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曆數陰構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藉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挫於攻取巧於取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吾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語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

蘇文奇賞

卷十九 雜著

十

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上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際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讐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肖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皂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左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

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十一

耶甘言重禍幸勿復再

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艸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嘗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誦且誦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

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主

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馳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餘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數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而後出之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慮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讐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伎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旱其傷淫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淪佐闢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壽末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十三

人之言愛惡兩指廣大恬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職門易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倫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遠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饕餮則爲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問養生

途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歲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枯槁而與之上下如路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蘇末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十四

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譙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糞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以時省觀焉

藥訓

稽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朱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慚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既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吟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藥末奇實藥末九離諸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舌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麤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麴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惡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日三日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駝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荅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今味無味之味五味備今茯苓麻麥有時而匱今有明無則已者與我無既今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

是為愧今

藥末九離諸

末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抗雜以卉藥而爲餅與之香嚼之辣搗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七

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芻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芻半日取所謂釀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捺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槽中熟捫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芻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槽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白鶴新居上梁文

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鵝觀一峰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出沒仙聖飛騰而往來古有齊宮號稱福地鞠爲茂草奄宅狐狸物有廢興時而隱顯東坡先生南遷萬里僑寓三年不起歸歟之心更作終焉之計越山斬木泝江水以非來古邑爲鄰遠牙墻而南峙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床頭方將開逸少之墨池安推川之丹竈去家千歲終同丁令之來歸有宅一區聊記楊雄之佳處今者既興百堵爰駕兩楹道俗來觀里閭助作願同父老宴鄉社之雞豚已戒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太

兒童戲比隣之鸞鴨何辭一笑之樂永結無窮之歡兒郎偉拋梁東喬水參天梵釋官盡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兒郎偉拋梁西嫋嫋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夜深燈火亂長堤

兒郎偉拋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舍南親種兩株楮

兒郎偉拋梁北北江江水搖山麓先生親築釣魚臺終朝弄水何曾足

兒郎偉拋梁上壁月珠星臨蕙帳明年更起望仙臺

縹緲空山臨雲伏

兒郎偉拋梁下鑿井疏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號
萬丈丹梯誰羽化

伏願上梁之後山有宿麥海無颶風氣爽人安陳公
之藥不散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除凡我往還同增
福壽

蘇東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七

蜡說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
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
奠始歿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猶
虎之尸誰當爲之致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
葛帶榛杖以表老物黃笠草屨以奠野服皆戲之道
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告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
道蓋謂是也

蘇東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七

鳥說

鳥於人最難伺人音色有異輒去不留雖捷矢巧彈不能得其便也聞中民狙鳥性以謂物無不可以性取者則之野爭望飯楮錢陽哭豕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飯而去鳥則爭下啄啄盡哭者復立他豕裂錢棄飯如初鳥不疑其給也益鳴爭乃至三四皆飛從之猶狎迫于羅因舉獲其鳥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從於所伏者幾何不見賣於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爲智猶不若鳥之始虛於彈韓非作說難死於秦天下哀

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主

河之魚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違去怒其柱之觸已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遊而不知止因游以觸物而不知罪已乃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蘇文奇賞

卷三十九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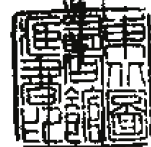
主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九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

史評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



巢由不可廢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楊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溷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

一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其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幸直以忌身則鯀蓋測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誅厥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遺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

二

管仲分君諸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
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
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
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
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
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
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
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蘇文奇賞

卷四十

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
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予
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夫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
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章堅王錫楊
慎於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蘇文奇賞

卷四十

四

楚子玉以兵多敗

爲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入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以將多爲賢也如進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五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亦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

此語甚好
亦見聖之時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六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蓋傳者妄也予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遍視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誣自滋一洗亦古今之大快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七

司馬穰苴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八

孟嘗君賓禮狗盜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秦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九

顏蠋巧食

顏蠋與齊王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冠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為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入玆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入玆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知蠋之巧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十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見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子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錯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蘇文奇賞

卷四十

士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闘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蘇文奇賞

卷四十

車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荀子踈謬

荀子有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故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醉夢中語。青即藍也。冰即水也。今釀米以爲酒殺羊豕以爲膳而曰酒甘於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以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至以性爲惡。其踈謬大率皆此類也。

陳平論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傳兩
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
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向之說不得行歟
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爾全兵者
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歿不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趙堯與刀筆吏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
且待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
祖爲趙王置貴強相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
昌爲御史大夫至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
耳由是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爲高祖謀
哉其後呂后怒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獨不能爲
高祖謀其自謀亦不審矣昌謂之刀筆吏真不誣哉

鄰寄幸免

班固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鄰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推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子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碯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鄆商之賢不及石碯故寄得免于夷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七

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生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七

漢武無秦繆之德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夾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
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術白乙而使出
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以殺殺有
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
風雨也必歾是間余收爾骨焉漢武帝違韓安國而
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繆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
蹇叔之德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
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擒之則臣
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
耳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
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終亡可以爲後世
君子之戒

蘇文奇賞

卷四十

辛

漢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仇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于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荅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蘇東坡

卷四十

主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旣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飾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魯多君子何喜之有

蘇東坡

卷四十

主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一終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評史

寶嬰田蚡

寶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藏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於千仞鳥鳶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十一

漢武帝坐壘事

漢武帝諱巫壘之事疾如仇讐蓋夫嬖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何奴大宛已且爲巫壘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二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為惡廢則已矣何則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者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受討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

蘇東奇賞

卷四十一

三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影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井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設疲人於一戰者絕殊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歟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

蘇東奇賞

卷四十一

四

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一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庭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

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羗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楊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梁統議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罕戮。是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便謂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疎皆歿。非命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覲見之。故其贊曰。寒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七

邳彤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見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途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非。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旣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非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八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益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九

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私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嘆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旣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

曹表與亡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表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弑惟則別駕不然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十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遠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况肯爲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日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貧遊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十一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楊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褐巾自託私行請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日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澗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賡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鄭陸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十一

賈充叛魏

司馬景王既執王凌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見凌與逵共守笏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凌嘗謂充卿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逵之忠於魏久矣充豈不知也耶子乃知小入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反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者卒充也子少時嘗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卻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問殺子元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主

唐彬

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鄴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子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達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主

阮籍求全

阮籍見張華鶴鵠賦、嘆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鶴鵠之本意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十五

衛瓘拊床

晉惠帝爲太子、衛瓘欲陳啓廢之言、未敢發、會燕陵雲臺、瓘託醉、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之而止者三、因以手拊床曰、此座可憎、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審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聞此、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耳、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十六

石崇婢知人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着新意色不作廁中婢曰此客必是作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令執事廁中是始無知耶。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七

王衍之叔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太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服浩豈妄許人者耶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注

貴戚專殺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以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辛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
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
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主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
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
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
之心導然之亮以爲峻若徑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
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
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
又不從事見二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
人執以爲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謂召
峻固失計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
是錯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矯速馳行人梁楚之郊故
漢不敗吾嘗謂是錯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
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召王濬入朝仍發大兵
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
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
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
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爲反備既反而
後調兵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令諸侯之交此妄庸
人也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一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二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評史

鄒方回鄒嘉賓父子事

鄒嘉賓既歿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匿屬其門生曰若吾家君暇食大減節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歿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叛而子以

忠其子以
則孝非難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二

十

孝子稱之可乎曰孫封孫非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使鄒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鄒超小人之孝

鄒超雖為桓溫腹心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歿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歿後公若大損暇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還密計情大怒曰小子歿恨晚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蜡比然鄒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曰小人之孝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二

十一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若
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
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
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
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
乃不能堪遂作凌辱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
乃與與代之臣爭善也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
獨禁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僧虔胡廣美惡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
馬糞諸王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
云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此胡廣則糞有時
而不幸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爲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鳴陳倉雄雉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中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二

五

李靖李勣爲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論絳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辨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汝蕭蕭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黯以忠義弭淮南之謀望之確然不奪於恭顯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耶僕嘗謂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臂與一足未及於死也腹心之病則爲膏肓不可爲也李靖李勣可謂功臣終始爲唐之元勳也然其所爲止衛霍韓彭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少擊衆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情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勵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爲腹心之病大矣張釋之戒竊大之辨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孔子所謂有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可以喪邦者豈其然乎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二

六

韓愈優於楊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楊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提提仁義絕滅禮樂爲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救時反本之言爲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楊子蘇文奇賞

卷四十二

七

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柳子厚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永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哭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謂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就有士君子宵爲裴延齡婿者乎宗元與侄叔文爲交益亦不羞於延齡姻也恭爲延齡婿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二

八

樂天論張平叔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度支制詞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人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人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樂天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

劉禹錫文過不悛

劉禹錫既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富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如小人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唐制樂律

鼓乃已
惟唐樂
九難

唐初卽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璵等定樂
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共五懸而不擊謂之啞
鐘張文收乃依古所竹爲十二律與李祐等次調五
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而高宗時山東人櫻
延陵得律因李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不合黃鐘
請悉更制諸鐘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摩刻之
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時
議者以爲非是唐用肅宗樂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
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
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十一

歷代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察經
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
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
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
而不能接之以禮遂至於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
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
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火狄之亂已甚
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一
天下第能驅除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
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
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繼使
肅宗便叛肅宗繼使承王璿便反若不君臣不臣故
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
唐矣固各有同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十一

一相如長門賦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閒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詞褻慢及宮閒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爲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滅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於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主

夏侯玄論樂毅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達傳於世然以予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玄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如此可以發千載一笑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一

古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題跋 蘇文

書孟德傳後

子孫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有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見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宿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譬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何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孫之說

書淵明孟府君傳後

陶淵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而今晉書乃云漸近使之然則是閭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爲人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二

書南史盧度傳

余少不喜殺生。然未能斷也。近來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水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痛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水。按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兄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主

之相得也

山谷書
登覽人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四

書東臯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閉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醢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十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允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益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劉昌事

後事見杜牧來
州寧陵縣記

今日過寧陵聞縣令言前令晏曇立劉昌廟昌事跡
見杜牧集甚壯偉宋子京獨不信以爲無有子京信
李繁記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皆以僞爲真獨
不信杜牧記昌事可笑也

李繁作家傳記其父居鬼谷并與仙接子京亦曰
繁所記浮後不可信姑撫其實者如上崔胤記其
父晚無子起浮屠生胤乃名繼

書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
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闕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
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
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死
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
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
諱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
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謝庭式事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謝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學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日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以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自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官後娶子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楊袂倚市日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氏霸叛人對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日突突有紫光放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七

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景卿景卿與庭式書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景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八

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叅軍眉山尉有得盜蘆龍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賄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兄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九

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令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見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賦幼時聞此語已而外曾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頃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書鼎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濯歷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十

跋退之送李愿序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願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士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怙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收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主

跋子孫棲賢堂記後

子孫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蘇東坡

卷四十三

題跋

三

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墜田日廣至於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費惠以禦憚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憮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大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裨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病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當不以爲誚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蘇東坡

卷四十三

題跋

三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軼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爲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斷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觀此三經
要入虛事
沐浴

記佛語

佛告阿難使汝流轉心口之罪人能降伏此兩物即
去道不遠矣心既降伏目亦自定不須雙言但此兩
物常相表裏故佛云爾也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猶如
空華亂起亂滅而況我在此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
臾貴賤壽夭賢愚得喪所計幾何惟有勤修善果以
昇輔神明照遣虛妄以識知本性差爲着身要事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七

跋子孫老子解後

昨日子孫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職
子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
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
奇特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七

書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墮墓間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煎餅淤朝廷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便以當管營田恙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卽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本

書杜牧集僧制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死除臨壇大德制詞益宣宗復河湟時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諤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授君子予其知權不責其專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手

記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
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
轍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
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
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圭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
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經畧中耳。予偶讀淵明去來
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之。使瓶
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
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
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圭

書徐則事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
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
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
信矣遂請楊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
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
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

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汚故辭不
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
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圭

人肯置之齒牙哉

記導引家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又云眞人之心如珠
在淵衆人之心如瓢在水此善喻者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 題跋

圭

跋李氏述先記

東坡居士口賊以百倍之衆臨我我無甲兵城池雖
慈父孝子有不能相保者李君獨能鋤撥棘矜相率
而拒之非其才有所足恃德有所不忍遠惡能然哉
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當有絕人者非特此耳
士居平世微倖以成功名者何可勝數而危亂之世
豪傑之士湮沒而無傳者亦多矣悲夫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三題跋

手書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三終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四

明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

題跋

書孟東野詩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
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
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題淵明詠二疎詩

此淵明詠二疎也。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題淵明飲酒詩後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題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

書李白集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賈休齊已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者耶

記太白詩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艸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此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余在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記退之拋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劔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膠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辨杜子美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舛
缺離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
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
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
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偏僻然者也是篇句
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
意頗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
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餌之胡
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且禽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八
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
至尊子美蓋識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
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一二
數也嚴武在蜀雖橫飲刺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
杜鵑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
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
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
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
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歎子美詩跋扈紙上語又
云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

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
衷之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九

記子美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予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亦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書子美雲安詩

破胆南風
止二語非
於蜀上
亦不知其
妙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

記子美逸詩

爾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鹽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巖密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子與劉斯立得之。於管城人家葉子冊中。題云杜員外見集名甫字子美。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安得愁中却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興叔云天。與人拙得此詩。石刻與此少異。巖密松花古。竹膠竹葉春。柴門了生事。園綺未稱臣。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主

評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蠻貊。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主

書子美憶昔詩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怵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蘇文奇賞

卷四

甫

樣書子美詩

後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驅蓋愁思身廢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皆中夜聞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蘇文奇賞

卷四

五

書韓定辭馬郁詩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王錄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書題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逢陟麗譙別後嚙嗽山上望美君時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即席題之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我更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坐中賓客莫不欽訝稱爲妙句疑其銀筆之辭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品或以金銀飾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七

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用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九江雪兒李憲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卽付雪兒協奇律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六曾有人誤墜其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九仙館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後問郁嚙嗽山今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評韓粉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選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潔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密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七

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便醉作
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烏跡書飄然落巖間其
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
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
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蘇東坡詩

卷四十四

六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
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
生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亦士之所
以不窮也

蘇東坡詩

卷四十四

七

書淵明飲酒詩後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實不過軀軀化則實已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手

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許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危暴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朱泚偽命誅攷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宋奇賞

卷四十四

主

書太白廣武戰場詩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昔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余感之。因題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迹了未刊。方其盛壯時。爭奪有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況彼笑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沉酒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

蘇文奇賞

宋四十四

王

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書退之詩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始是同病也。

書黃魯直詩後

魯直詩文如蠅蚋。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蘇文奇賞

宋四十四

王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予自元祐之初僦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與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才子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書

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刺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予爲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季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斷作雖同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呼嘯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

蘇文奇賞

卷四十四

書

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鹹梅而其美常在鹽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四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五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文選評

題跋

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募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旼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歿其友往問蘇文奇賞 卷中五題跋 一 之側臥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歿而不亂也

題子明詩後 方魯直跋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眉之慕願山觀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吾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風心掃地杳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二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今年有孫汝楫登進士第東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魯直題

蘇文奇賞

卷中五題跋

二

題和王肇六詩後

僕文章雖不逮馮衍而慷慨大節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肅好士而獨不遇流離橫逐與僕相似而衍妻悍妬甚僕少此一事故有勝敬通之句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宋

書贈陳季常詩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明

書黃魯直詩後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
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

蘇文忠公

卷四十五

六

記董傳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才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
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
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
獨苦豈獨盡哉

蘇文忠公

卷四十五

六

書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
奕棋。此句可盡。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人。亦復愛
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瘞柱。豈免一
朶顧哉。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七

記少游論詩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
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
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八

題張安道詩後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
壁不知重掃待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調官筠州
張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
涕向人也元祐二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屬續問後
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
錄此詩留院中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題跋

九

書張去叟詩

張舜民去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
征回塗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
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
青崗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
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
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
上呼官軍漢人兀撻否或仰而答曰兀撻城上皆大
笑西人謂慙爲兀撻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題跋

十

評七言麗句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曉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鶴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葛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軾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十一

書蘇子美金魚詩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識此語。及作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十二

書李簡夫詩集後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
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
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
之貴其真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
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
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
淵明之真也熙寧三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
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
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
蘇文忠公書

卷四十五 題跋

主

四日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
尺頑軀走世塵十閤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
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
乃謂予請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
此等輩哉世子多譁蓋借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
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吾今復書此
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蘇文忠公書

卷四十五 題跋

古

記樂天詩西掖通東省詩

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揮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窓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窓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蘇文奇賞

卷中五題跋

五

書李主祠

三十餘年家國故千里山河幾曾慣于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皇離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旣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蘇文奇賞

卷中五題跋

六

題秧馬歌後 四首

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朴勤民恤農僕出此歌以示之
林君喜甚躬率田者製作閱試以謂肯雖當如覆瓦
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方今惠州民皆已
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焉此而
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衡州進士梁
君瑄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
傳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製一枚傳之吳人因
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本欲作乘道書又懶此間諸
事可問梁君具詳也試更以示西湖智果妙總禪師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七
參寥子以發萬里一笑尤佳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
二日軾書

又

林博羅又云以榆棗爲腹患其重當以梔木則滑而
輕矣又云俯軀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側於脛
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
轆子上打洗又完其頸矣

又

翟東玉將令龍川從予求秧馬式而去此老農之事
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願君以古人爲師

使民不畏吏則東作西成不勑而自力是家賜之牛
而人予之種豈特一秧馬之比哉

又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
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
憂斯傳其人以木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
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
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大

記劉景文詩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
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
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
畫數百幅耳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尤

書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
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沒於隰州哀哉哀哉處秀學道
難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余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
日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辛

記虜使誦詩

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詩可怪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題跋

主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間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怠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題跋 主

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舉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題跋

圭

記臨江驛詩

莊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題跋

圭

書羅浮五色雀詩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不
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瓊禽不隨俗謫
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
皇云久旱不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
城南所居余今日遊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
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
已而果然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集

書王公峽中詩刻後

載蜀人往來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老病流落
無復歸日冥蒙掩霽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蒙恩
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出先大尉峽中
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亦甲白鹽灘浪黃十之狀
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獻書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集

書馮祖仁父詩後

國家承千百餘年嶺海間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
既沒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真
楊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
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元
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毛

書程全父詩後

讀其詩知其爲君子如天倬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
謫之中不獨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污累之乃書以
屬過子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
月日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毛

題楊朴妻詩

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
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不朴言無有惟臣
妻一絕云且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
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
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生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
出門皆哭無以慰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
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又昔年過洛
見李公東之言楊朴妻贈行一絕因覽魏處士詩偶
復記之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元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
賦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較勘
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
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
拜時神像爲起勸躬堂下且使人遷予上耳語久之
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邪既出門
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
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
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
蘇文奇賞 卷四十五 題跋 手
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
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
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朱
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
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
何與公事而亦首定况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
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
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五 終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六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題跋 書帖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
言吾當卒以樂成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至夔
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
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踈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六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
發口其氣節高遠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六

二

題山公啓事帖

有明世教
六子

此卷有山公啓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
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爲可謂不然者
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六

王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
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
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
耳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明

題顏公書畫讚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為清雄。字間稱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卜大目。聽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為言此也。

題魯公帖

觀其書。有以得其為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況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為人而已。凜乎若見其。銷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斧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為人。邪正之粗云。

題魯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
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
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
哉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六

七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
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
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矜妙欲家藏之
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繇此書
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
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
鬬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六

八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音醒卽天真不全此乃
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
亦未免此事。

蘇文忠公

卷四十一

九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
所不及。況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蘇文忠公

卷四十一

十

題蔡君謨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還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畧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凋喪。舉世所惜。慈雅之嘆。蓋有以也。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賦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嘆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

跋君謨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未有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六

七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爲成書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六

七

跋陳隱居書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見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爲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其書法偶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蘇文忠公

卷四十六

主

跋歐陽家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適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達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竝列官品。當思報効。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氣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蘇文忠公

卷四十六

主

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跋陳氏歐帖

承示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薦爲者。初官亦少安之。

右陳敏善所藏歐公帖。軾聞公之幼子季默。編公之牋牘爲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者。當錄以寄季默也。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今君倚之書。益訥云。

許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彫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汨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蘇文忠公書

尤

雜評

楊凝式書頗類顏行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李國士本無所得舍險澁一字不成宋宜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留臺重而復寒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謨爲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

蘇文忠公書

手

王文甫達軒評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畫隨之。楊公凝式筆爲雄。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而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書贈徐大正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卽快活。今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言也。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七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題跋 書帖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一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性往或遇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二

跋太宗皇帝御書曆子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曆子臣得此可以爲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臣軾書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携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交蓋久故文忠謫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軾自黃遷於汝舟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泚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

跋蔡君謨書

僕嘗論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此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王外託勤儉而實無有此真可謂弱者世以李王爲健則宜以君謨爲弱也元豐八年七月四日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歿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湍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題陳履常書

此書既以遺荊州李翹叟繼而亡其本後從翹叟借來膽不輒爲役夫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後歸翹叟翹叟屢來索此卷云恐爲人盜去予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致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王晉卿所藏遺華經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
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
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
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
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書村介求字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
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
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善贈宗人錄

宗人銘貧甚苦。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璋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耻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賈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士

自語

昨日見歐陽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士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
訪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
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
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
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
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
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
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還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
之戒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七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

處處見歐陽文忠書厭軒冕思歸而不可得者十常
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爲後生汲汲者
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
景文出此書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効其抵
掌談笑使人感嘆不已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高

題歐陽帖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氣
由當爲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公得謝其喜
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蘇文忠公書

卷四十七

十五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子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
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執扇
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
可觀也矣

蘇文忠公書

卷四十七

其

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元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

四月延平陳瑾書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創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蘇文忠公

朱明十七

七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蘇文忠公

朱明十七

書歸去來詞贈契順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余分寓詩
自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
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過日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
天上行即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
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僦仆瘴霧望面墮足以
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
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若問不已乃日昔
蔡明達鄱陽一枝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達載
米以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
達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儉可以
援明達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
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
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十九

書舟中作字

將至曲江船上灘軟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桴然四
顧皆濤激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哀何也吾更衰
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二十

論沈遠米芾書

自君謨歿後筆法衰絕。沈遠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必有傳於世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三

書篆隸後

榮陽鄭悖方字希道。作篆隸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皆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承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天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疾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三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七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八

題跋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村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八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賈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八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
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
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
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小
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
盎中雉。登木門前劍啄誰。扣門山僧未開君。勿嘆歸家
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
至今以爲恨。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八

三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
于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
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
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
謀而同三。今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
四日。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八

四

書李崑老碁

南嶽李崑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崑老無就就教局
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崑老常用
門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
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
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
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謂也

蘇文奇賞

宋四十八

五

書賈祐論真玉

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言今世
真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者世以爲
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
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蘇文奇賞

宋四十八

六

論漆

漆畏蟬子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亟以蟬食之乃甦墨入漆最善然以少蟬黃敗之乃可不爾即堅頑不可用也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燭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廬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施師請所之仲謀欲往廬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施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卽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旣病登舟而歿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記赤壁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淡碧二島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遠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日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蘇文奇賞

宋南十人

九

書劉夢得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雅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答冲虛觀後有米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間吏蔡少霞書

蘇文奇賞

宋南十人

記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入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蘇文忠公

卷四十八

七

記浙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項頰。花白而圓。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簾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負綠小潛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覩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適遇何氏小圃。乞其藜藿。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蘇文忠公

卷四十八

七

書贈何聖可

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室。燈火青燐。輒於此間。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若欲同享。須擇佳客。若非其人。當立遣人去追索也。

蘇文忠公

卷四十一

七

書雪

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同我所喜。但舍外無薪水者。亦爲之耿耿不寐。悲夫。

蘇文忠公

卷四十一

七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蘇文忠公集

卷四十一

五

書蜀公約鄰

范蜀公許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衰衣弱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蘇文忠公集

卷四十一

六

書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恠驚我頌我謝江神豈得已有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蘇東坡書

東坡先生

書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蘇東坡書

東坡先生

文

書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
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
客過歲準備也

蘇文奇書

宋四十八

无

書遺蔡允元

僕隱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
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
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
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語切類故
書之以遺允元爲他日歸休一笑

蘇文奇書

宋四十八

寺

書魯直浴室題名後并魯直題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摩以來六祖師人物皆絕
妙其山川花木羽毛孟諸物盡工能知之至於人
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
俗人言也此排列於冠蓋之區而湮伏不聞者數十
年晚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世道興衰亦
有數如此等井泉甘寒汶師常不落第二陳季常林
下士也寓基簞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故予過
門必稅駕焉元祐三年魯直題後五百歲浴室丘墟
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錄而此書獨存嘗有來
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

杭州題名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
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子
瞻書

書贈王元直二首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撥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薺菜悵然久之

又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噫然徑醉。親執鎗七作薺青鰕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

蘇東坡書

宋四子

圭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陽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蘇東坡書

宋四子

圭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軼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
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
作一小閣踰爲澄潭使人過閣上雷吼雪濺爲性來
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啟閉之節用陰陽家說
寺當少留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蘇東坡集

卷八

七

書卓錫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浙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
至覺井水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
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楊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
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
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
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唯惠人喜聞
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蘇東坡集

卷八

七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于惠州艤舟泊
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
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
上達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
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
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錯
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玄
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疑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
士許穀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
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憇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
廵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
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
以明年三月復來

楊州士方
寺井通紅
水亦變

記游白水宮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
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
百仞山入九折折處輒爲潭溪者絕石五丈不得其
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
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便仰度數谷至江上
月出繫棹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
食餘甘羹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軼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于合江之行館得江樓廓微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本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鈸如雷霆進則必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書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三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曰自誠而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守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效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疑以智先法則法活道疑而法活雖度世可也况乃延壽命乎

蘇文新贊

卷四十八

圭

書訪

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歎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歟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遜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訪吾者或云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蘇文新贊

卷四十八

圭

書海南風土

嶺南天氣早濕。地氣蒸燠。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僇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水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剝。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竅。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

蘇文書賞

卷四

七

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帷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書上元夜游

已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日。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處。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闔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就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夫我則不

蘇文書賞

卷四

七

書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蜃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旋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不撫之而嘆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八

書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迴。重門洞開。林籬全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八

書

天華宮

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蘇軾曰南漢主建有甘露亭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峰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為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為黃龍洞此地即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僭遁羅浮為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為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為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為臨賞之樂急則為遁逃之所其計審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八

幸

書贈古氏

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樸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蔭脩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為一郡之嘉觀也

下直教
陰德風竹
丁夜通古

蘇文奇賞

卷四十八

未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八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九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雜記 人物

仁祖盛德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官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蘇文奇賞 卷四十九 雜記

真宗信李沆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餘年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與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九 雜記

英宗惜臣子

英宗皇帝郊祀習儀尚書省賜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已賜赦韓丞相琦以聞帝曰已放罪琦奏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帝愛惜臣子欲曲全其名節者如此士當何以爲報臣賦聞之於歐陽文忠公修云

蘇文忠公

卷四十九

三

神宗惡告訐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彼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書而賊已發不敢處之歟而投匿名者當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上殿論賊可滅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爲賊許不干已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者此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蘇文忠公

卷四十九

甲

永洛事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古萬屈上為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彭孫謫李憲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為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王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詰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為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于時將乞許觀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范文正諫止朝正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耳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谿洞蠻神事李師中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辟入梅山谿洞中說論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是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祇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權桂府耳吾誠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曹瑋知人料事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醜為三司副使疎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醜曰君相甚貴當為樞密使然吾昔為秦州時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貿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為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為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絲輕浮之物適足以驕墮吾民今父以此殺人茶絲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為中國患其當君為樞府之時乎蓋自今學兵講邊事醜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醜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密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去醜之孫為黃門督故知之

蘇文奇賞

卷四十九

九

呂公弼招致高麗人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為樞密院禮房簡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語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與其為原
之故不為
公之知

蘇文奇賞

卷四十九

十

黃寔言高麗通北虜

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南提舉黃寔言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鍍夷人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恐北虜有覩者以爲真爾由是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益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悞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所遇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雕肝船中遂記胡

蘇文奇賞

卷四十九

七

孫弄人語良有理哉并書之

范景仁定樂上殿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諸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楊雄之言可謂謬矣

蘇文奇賞

卷四十九

七

張士遜中孔道輔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勸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云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兗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蘇文忠公

卷四十九

七

杜正獻焚聖語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郡當具所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放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還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笑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其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

蘇文忠公

卷四十九

七

王欽若沮李士衡

李士衡之父壹豪恣不法誅歿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歿而振爲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王伯庸知人

余與狄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即先相武襄公張則客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盛度責錢維演詰詞

盛度錢氏婿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嫻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追皆權要之子蓋維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人惟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殿廷中時集方論自周種擅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

張安道比孔北海

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恧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效得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恧哉

以樂害民

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延慶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爲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園、基貢之、富彥國曰、君謨乃爲此耶、

馬正卿守節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擯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遂辭、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馬夢得窮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富推夢得爲首。

蘇文忠公

卷四十九

主

唐允從論青苗

僊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邨。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循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允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

蘇文忠公

卷四十九

主

本秀二僧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寃。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汨汨都邑。安有而不辭。始非浮屠氏之福也。

蘇文奇賞

卷四十九

七

妙摠

妙摠師。參寥子與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蘇文奇賞

卷四十九

七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魚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溪疑之意余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舊為靈異青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鬚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仙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蘇文青賞

卷四十九

奎

池魚自達

眉州人任達為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溪池中池以塼甃四周皆有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為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意精意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

蘇文青賞

卷四十九

奎

記授真一酒法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恍惚集手攜圭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盃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書既別恍然

毛

黃鄂之風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適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古耕道雖椎魯無它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進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開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毛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雜記修煉

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爲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故凡作而爲聲，發而爲光，流而爲味，蓄而爲力，浮而爲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爲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益嘗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

蘇文奇賞

卷之五十

雜記修煉

十

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預知可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爲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爲志氣，死爲鬼神，而升于天，此六華者，生爲體，爲精，死爲魄，爲鬼，而降于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箕尾而爲列星，敬之信之，審之行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侍其公氣術

楊州有武官侍其者，偶忘其名，官于二廣，惡地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盛，腰足輕，駿年八十九，乃死。初不服藥，唯用一法，每日五更起，坐兩掌相鄉，熟摩湧泉，無數，以汗出爲度。歐陽文忠公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見之，云：吾數年來，患足氣一痛，殆不可忍。近日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坐，閉目，拊兩縮穀道，搖兩足，如攝氣毬狀，無數，氣極，卽少休，氣平，復爲之，日七八得暇，卽爲之，無定時，蓋湧泉與腦通，閉縮淫，卽氣上潮，此乃般運捷法也。又忠

蘇文奇賞

卷之五十

侍其公氣術

十

寄子由食炙法

吳子野云。炙實蓋溫平爾。本不能大益人。然俗謂之
水疏黃。何也。人之食炙也。必枚蒿而細嚼之。未有多
嚼而亟嚥者也。舌頰唇齒。終日嚼嚥而炙無五味。腴
而不膩。足以致上池之水。故食炙者。能使人華液通
流。轉相挹注。積其力。雖過乳石可也。以此知人能瀟
食而徐飽者。當有大益。吾在黃岡山中。見牧羊者。必
驅之瘠土。云草短而有味。羊得細嚼。則肥而無疾。羊
猶爾。況人乎。

記養黃中

元符三年歲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
三辰一戌。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
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吾當以斯時。鑒養黃中
之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
默坐。以守黃中。非謫於海外。安得此慶耶。

單驥二醫以下俱

蜀有單驥者舉進士不第頗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驥入侍有問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驥爲朝官而兆死矣爾來黃州麻邑人羅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驥而加以鍼術妙絕然患難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疾甚神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耶驥安常皆不以賄謝爲急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針而愈聯爲記之

卷五十一

五

醫者以意用藥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繇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施牙爲掩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投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屑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情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食食比干之餒餘可以已佞猷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鯁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卷五十一

六

目忌點濯

前日與歐陽叔弼具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云目忌點濯齒便漱琢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裕陵偏頭疼方

裕陵傳王荆公偏頭疼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蘿蔔汁一瓊殼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兩鼻皆注亦可雖數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與僕言之已愈數人矣

服生薑法

丁晉公鄆錢塘游淨慈寺衆中有僧號聰菴七年八十餘顏如渥丹目光炯然問其所能蓋詠脉知吉凶如智緣者自言服生薑四十年故不老云薑能健脾溫腎活血益氣其法取生薑之無筋滓者然不用子薑錯之并皮裂取汁貯器中久之澄去其上黃而清者取其下白而濃者陰乾刮取如麵胡之薑乳以蒸餅或餅搜和丸如桐子以酒或鹽米湯吞數十粒或取末置酒食茶飲中食之皆可聽云山僧孤貧無力治此正爾和皮嚼爛以溫水嚥之耳初固辣稍久則

蘇文奇賞

卷五十一

雜記修補

九

否今但覺其美而已

治暴下法

歐陽文忠公常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効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公召賣者厚遺之求其方久之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米飲下二錢上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穀藏自止矣

蘇文奇賞

卷五十一

雜記修補

十

菱芙蓉說

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賢人李惟熙者爲人清妙善論物理云菱芙蓉皆水物菱寒而芙蓉暖者菱開花背日芙蓉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入輒殺入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舊說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之雙入皆殺人者失常故也木質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余嘗考其理旣沙爛散則不能蘊畜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此雖未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蘇東坡書

卷五十一雜錄

主

菊說

夏小正以物爲節如王瓜苦菜之類驗之略不差而菊有黃花尤不失毫釐近時都下菊品至多皆智者以他草接成不復與時節相應始八月盡十月菊不絕於市亦可怪也

蘇東坡書

卷五十一雜錄

主

接果說

蜀中人接花果皆用芋膠合其罅予少時頗能之嘗與子由戲用若棟木接李既實不可嚮口無復李味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非虛語也芋自是一種不甚堪食名接果

記嶺南竹

嶺南人當有愧於竹食者竹筍庇者竹尾載者竹筏爰者竹薪衣者竹皮書者竹紙履者竹鞋真可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耶

記竹雌雄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宜種雌，雌自根而上至生梢上一節二發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可不信哉。

蘇東坡集

卷五十一 雜記類

五

記海南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衆根實皆長生藥也。昔隨秋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花，乃開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埋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人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畝，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爲記。

蘇東坡集

卷五十一 雜記類

六

金穀說

吾嘗求田新水田在山谷間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是以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爲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葢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爲野草旅穀其理明甚庚辰歲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爲衛生之方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蘇東青賞

卷五十一

七

金鹽說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爲賈者尚餘十許陳平用四萬斤間楚董卓郿塢金亦至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以兩計雖人主未嘗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靡壞至少金爲何往哉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吾聞鹽亦然峽中大寧監口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尋常隨便液出不以遠近皆歸本原也

蘇東青賞

卷五十一

本

蜀鹽說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清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務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圓刃鑿山如益大深者至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爲井以隔攢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爲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水皆用機械利之所有入無不智後漢書有水轆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其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蘇文奇賞

卷五十一 雜記

尤

黍麥說

晉醉客云麥熟頭昂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此陰陽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嘉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況如南海無麥而用米作麴邪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當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上米作酒甘無味今在海南取舶上麴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

蘇文奇賞

卷五十一 雜記

手

馬眼橘說

黎子云言海南秣稭率三五歲一發頃歲脩人最重鐵脚橘今歲迴變爲馬眼橘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如歐陽公言洛中牡丹時出新枝者韓縝花譜迴有三百餘品若隨人意所欲爲者可奇也夫

蘇文奇賞

宋本五十一

圭

五君子說

齊魯趙魏秦者衣被天下蠶既登簇繅者如救火寢寢日不暇給而蠅已眉羽矣故必以鹽殺之蠅死而絲亦朝繅既畢緒蠅亦煮熟如啖蜚蠊囊中之液味兼鹽蠅投以刺瓜蘆菹以爲芥腊久而助醢醢亦幾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洛州人與論蒸餅之美紫米粟米餅之快若復加以關中不拓則此五君子者真可與相處至老死也元符三年四月十五日

蘇文奇賞

宋本五十一

圭

飲酒說

予雖飲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盞爲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醕又惡而賔途不免閉戶自醺醺既不佳手訣亦疎謬不甜而敗則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歎如窮人之所爲無一成者然醇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爲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書

蘇文忠公

卷五十一

七

漱茶說

除煩去膩世不可闕茶然開中損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病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解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浸漱之乃半縮不覺脫去不煩挑刺也而齒便漱濯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非餅乃人
不可當
飲思最任
風氣無所
入不爲害
乃不可

蘇文忠公

卷五十一

七

節飲食說

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書

蘇東坡集

卷五十一

雜記類

圭

記先夫人不發宿藏以下集

先夫人僦居於眉之紗穀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一甕覆以烏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甕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而已人以爲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間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間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吾官於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吾媿而止

蘇東坡集

卷五十一

雜記類

圭

記錢塘殺鷺

鷺能警盜錢塘人喜之。日屠百鷺而鬻之。市子自湖上夜歸。遇屠者門。聞羣鷺皆號。聲振衢路。若有訴者。予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不果。然至今往來子心也。鷺不獨警盜。亦能却蛇。其糞益殺蛇。蜀人園池養鷺。蛇卽遠去。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

蘇文音賞

卷五十一

雜記

幸

記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暇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批糠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常夢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間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爲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子嘗預聞其語。故錄之。

蘇文音賞

卷五十一

雜記

夫

畏威如疾

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以畏威如疾爲私記。

仙不可力求

王烈山中得石髓。懷之以餽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磨錯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寧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知退之性氣。雖世間人亦不能容。況叔夜特直。又甚於退之者耶。

桃符丈人語

桃符仰罵丈人曰爾何草芥而輒據吾上丈人俯謂
桃符曰爾已半截入土安敢更與吾較高下乎門神
傷笑而解之曰爾輩方且衛人門戶更何可爭閑氣耶

蘇東坡詩

蘇東坡詩

五

螺蚌相語

中渚有螺蚌相遇島間蚌謂螺曰汝之形如鸞之秀
如雲之孤縱使早朴亦足仰德螺曰然云何珠璣之
寶天不授我反授汝耶蚌曰天授於內不授於外啓
予口見予心汝雖外美其如內何摩頂放踵委曲而
已螺乃大慙掩面而入水

蘇東坡詩

蘇東坡詩

五

蘇東坡詩卷之五十一

蘇文奇賞五十卷

江蘇周厚
靖家藏本

明陳仁錫編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編取
東坡七集分體選錄一以時文之法批點之至於
志林之屬亦皆摘錄不知是固不以文章論也
風賦乃蘇過之作後人誤題其父仁錫因而錄之
亦漫無考證矣